

圣裔部汇考一

周

魏安厘王以孔子八世孙谦为相始封鲁国文信君
按阙里志八代孙谦史记作慎字子顺又名斌仕魏
为安厘王相以孔子后封鲁国文信君有三子鮒腾
树

按孔氏自叔梁至斌一世
相承以至九世始生三子

秦

始皇元年封孔子九世孙孔鮒为鲁国文通君
按史记秦本纪不载 按阙里志始皇并天下召九
代孙鮒为鲁国文通君拜少傅卒于陈下子随字元
路四传至吉吉生何齐皆承殷后为宋公

汉

高帝元年封十世孙孔聚为蓼侯
按汉书高祖本纪不载 按阙里志高帝元年赐孔
聚爵蓼侯传子臧孙琳曾孙黄俱嗣侯坐事失爵
按兖州府志九代孙树之子聚以将事高祖破项羽
垓下封蓼平侯

高帝十二年封九世孙孔腾为奉祀君
按汉书高祖本纪不载 按阙里志十二年冬十一
月行自淮南还过鲁以太牢祀孔子封孔子九世孙
腾为奉祀君

惠帝 年以孔腾为长沙太傅
按汉书惠帝本纪不载 按阙里志惠帝时以孔腾
为博士迁长沙太傅卒有子忠

文帝 年征十世孙孔忠为博士封褒侯
按汉书文帝本纪不载 按兖州府志文帝时征十
世孙忠为博士封褒侯忠字子贞生子武及安国武
字子威为临淮太守是为十一世生子延年

武帝 年以十二世孙孔延年为博士臧为太常安
国为侍中
按汉书武帝本纪不载 按兖州府志武帝时以十
二世孙延年为博士臧为太常安国为侍中延年博

览群书官至少傅将军

元帝初元元年赐十三世孙孔霸爵关内侯号褒成君

按汉书元帝本纪不载 按孔光传光父霸以初元元年为关内侯食邑霸上书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诏曰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焉故霸还长子福名数于鲁奉孔子祀霸薨子福嗣福薨子房嗣房薨子莽嗣

永光 年以孔澍为鲁从事

按汉书元帝本纪不载 按阙里志元帝永光间以十八代孙澍为鲁从事此孔氏任乡官之始

成帝 年以十四代孙孔福袭封关内侯

按汉书成帝本纪不载 按兖州府志云云

绥和元年诏封孔吉为殷绍嘉侯寻进爵为公

按汉书成帝本纪绥和元年春二月癸丑诏曰盖闻王者必存二王之后所以通三统也昔成汤受命列为三代而祭祀废绝考求其后莫正孔吉其封吉为殷绍嘉侯三月进爵为公及周承休侯皆为公地各百里 按梅福传福上书曰臣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政者职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职触罪危言世患虽伏质横分臣之愿也守职不言没齿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灭虽有景公之位伏历千驷臣不贪也故愿台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涂当户牖之法坐尽平生之愚虑亡益于时有遗于世此臣寝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愿陛下深省臣言臣闻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恶之报各如其事昔者秦灭二周夷六国隐士不显佚民不举绝三统灭天道是以身危子杀厥孙不嗣所谓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车存五帝之后封殷于宋绍夏于杞明着三统示不独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迁庙之主流出于户所谓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汤不祀殷人亡后陛下继嗣久微殆为此也春秋经曰宋杀其大夫谷梁传曰其不称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后也虽不正统封其子孙以为殷后礼

亦宜之何者诸侯夺宗圣庶夺嫡传曰贤者子孙宜有土而况圣人又殷之后哉昔成王以诸侯礼葬周公而皇天动威雷风着灾今仲尼之庙不出阙里孔氏子孙不免编户以圣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诚能据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孙则国家必获其福又陛下之名与天亡极何者追圣人素功封其子孙未有法也后圣必以为则不灭之名可不勉哉福孤远又讥切王氏故终不见纳武帝时始封周后姬嘉为周子南君至元帝时尊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位次诸侯王使诸大夫博士求殷后分散为十余姓郡国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孙绝不能纪时匡衡议以为王者存二王后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统也其犯诛绝之罪者绝而更封他亲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义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绝今宋国已不守其统而失国矣则宜更立殷后为始封君而上承汤统非当继宋之绝侯也宜明得殷后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远不可得虽得其嫡嫡之先已绝不当得立礼记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师所共传宜以孔子世为汤后上以其语不经遂见寝至成帝时梅福复言宜封孔子后以奉汤祀绥和元年立二王后推迹古文以左氏谷梁世本礼记相明遂下诏封孔子世为殷绍嘉公

哀帝 年以十五代孙孔房袭关内侯

按汉书哀帝本纪不载 按兖州府志哀帝世以孔子十五世孙房袭封关内侯房福之子也

平帝元始元年夏六月封周公后公孙相如为褒鲁侯孔子后孔均为褒成侯奉其祀

按汉书平帝本纪云云 按孔光传元始元年封周公孔子后为列侯食邑各二千户房子莽更封为褒成侯后避王莽更名均

按兖州府志元年追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封十六世孙均为鲁国褒成侯食邑二千户均字长平房之子也敦笃好学有文才初袭关内侯为尚书郎至是因追封孔子进爵食邑王莽篡位拜太尉不就有子

曰志

后汉

世祖建武五年春二月壬申封殷后孔安为殷绍嘉公

按后汉书光武本纪云云

注

武帝封孔吉为殷绍嘉公安即吉之裔也

建武十三年春二月庚午以殷绍嘉公孔安为宋公

按后汉书光武本纪云云

建武十四年夏四月辛巳封孔子后志为褒成侯

按后汉书光武本纪云云

注

平帝封孔均为褒成侯志均子也古今注曰志

时为密令

按兖州府志建武十四年以十七世孙志袭封褒成侯食邑二千户

明帝永平十五年封十八代孙孔损为褒成侯

按后汉书明帝本纪不载 按兖州府志永平十五年以十八世孙损袭封褒成侯损志之子也

章帝元和二年东巡狩诏孔子后助祭幸鲁赐孔氏帛

按后汉书章帝本纪元和二年春二月丙辰东巡狩丙子诏曰朕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告祠明堂以章先勋其二王之后先圣之裔咸来助祭三月己丑进幸鲁庚寅祠孔子于阙里及七十二弟子赐褒成侯及诸孔男女帛

和帝永元四年徙封褒成侯为褒亭侯

按后汉书和帝本纪不载 按兖州府志四年追封孔子为褒尊侯徙封褒成侯损为褒亭侯食邑一千户

安帝延光三年东巡会孔氏男女以十九代孙孔曜袭褒亭侯

按后汉书安帝本纪延光三年春二月丙子东巡狩三月戊戌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阙里自鲁相令

丞尉及孔氏亲属妇女诸生悉会赐褒亭侯以下帛有差

按兖州府志是年以十九世孙曜袭封褒亭侯曜损之子也

质帝本初元年以二十世孙孔完袭褒亭侯

按后汉书质帝本纪不载 按续文献通考本初元年以二十代孙完曜子袭褒亭侯早亡无子以母弟赞之子羨袭封

桓帝元嘉三年诏选孔氏宗人置孔子庙百户卒史一人

按后汉书桓帝本纪不载 按兖州府志鲁相置孔子庙卒史碑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鲁前相瑛书言诏书崇圣道勉六蓺孔子作春秋制孝经删述五经演易系辞经纬天地幽赞神明故特立庙褒成侯四时来祠事已即去庙有礼器无常人掌领请置百户卒史一人典主守庙春秋飨礼财出王家钱给大酒直须报谨问太常祠曹掾冯牟史郭元辞对故事辟雍礼未行祠先圣师侍祀者孔子子孙太宰太祝令各一人皆备爵太常丞监祀河南尹给牛羊豕鸡各一大司农给米祠臣愚以为如瑛言孔子大圣则象乾坤为汉制作先世所尊祠用众牲长吏备爵今欲加宠子孙敬恭明祀传于罔极可许臣请鲁相为孔子庙置百户卒史一人掌领礼器出王家钱给大酒直他如故事臣雄臣戒愚戇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闻制曰可元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下鲁相承书从事下当用者选年四十以上经通一蓺杂试通利能奉弘先圣之礼为宗所归者如诏书到言永兴元年六月甲辰朔十日辛酉鲁相平行长史事下守长叩头死罪敢言司徒司空府壬寅诏书为孔子庙置百户卒史一人掌主礼器选年四十以上经通一蓺杂试能奉弘先圣之礼为宗所归者平叩头叩头死罪死罪谨按文书守文学掾鲁孔龢师孔宪户曹史孔览等杂试龢修春秋严氏通经高第事亲至孝能奉弘先

圣之礼为宗所归除龢补名状如牒平惶恐叩头死罪上司空府赞曰巍巍大圣赫赫弥章相乙瑛字少卿平原高唐人令鲍送字文公上党屯留人政教稽古名重规矩乙君察举守宅除吏孔子十九世孙麟廉请置百户卒史一人鲍君造作百户吏舍功垂无穷

永寿二年复颜氏亓官氏族入繇发

按后汉书桓帝本纪不载 按兖州府志永寿二年鲁相颜午碑文圣母颜氏圣配亓官氏圣族之亲礼所宜异复其邑中繇发

延熹 年诏孔氏一人为鲁从事

按后汉书桓帝本纪不载 按阙里志桓帝诏孔氏一人为鲁从事终汉世十有一人延熹间二十代孙浮纲承俱东鲁督邮

魏

文帝黄初二年正月诏以议郎孔羨为宗圣侯

按三国志魏文帝本纪黄初二年春正月壬午诏曰昔仲尼资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当衰周之末无受命之运在鲁卫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栖栖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贬身以救世于时王公终莫能用之乃退考三代之礼修素王之事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太师而正雅颂俾千载之后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谋咨可谓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遭天下大乱百祀堕坏旧居之庙毁而不修褒成之后绝而莫继阙里不闻讲诵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斯岂所谓崇礼报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议郎孔羨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

按兖州府志二十一世孙羨完之弟子也汉末褒亭侯绝至是改封

黄初 年始建三氏学

按三国志魏文帝本纪不载 按续文献通考黄初中于阙里建三氏学专教孔颜孟三氏子孙

晋

武帝泰始三年冬十二月徙封宗圣侯孔震为奉圣

亭侯

按晋书武帝本纪云云 按礼志三年十一月改封宗圣侯孔震为奉圣亭侯又诏太学及鲁国四时备三牲以祀孔子

按阙里志二十二代孙震泰始三年改封奉圣亭侯拜太常卿黄门侍郎食邑二千户震羨之子也以故宗圣侯改封有子曰嶷

惠帝 年以二十三世孙孔嶷袭奉圣亭侯

按晋书惠帝本纪不载 按兖州府志惠帝时以二十三代孙嶷袭奉圣亭侯食邑一千户嶷卒子抚嗣是为二十四世

明帝大宁三年诏奉圣亭侯孔嶷四时祀孔子如泰始故事

按晋书明帝本纪不载 按宋书礼志云云

哀帝 年以二十五世孙孔懿袭奉圣亭侯

按晋书哀帝本纪不载 按兖州府志哀帝某年以二十五世孙懿袭封奉圣亭侯食邑一千户懿抚之子官至从事中郎有子曰鲜

孝武帝太元十一年秋八月庚午封孔靖之为奉圣亭侯奉宣尼祀

按晋书孝武帝本纪云云

宋

文帝元嘉三年诏以十八代孙孔穌为百户主掌礼器

按宋书文帝本纪不载 按阙里志云云

元嘉八年夺奉圣亭侯孔继之爵

按宋书文帝本纪不载 按礼志晋明帝太宁三年诏给事奉圣亭侯孔亭四时祠孔子祭直如太始故事亭五代孙继之博塞无度尝以祭直顾进替慢不祀宋文帝元嘉八年有司奏夺爵

元嘉十九年以孔熙先谋逆夺隐之爵仍以二十六代孙鲜袭奉圣亭侯

按宋书文帝本纪不载 按礼志十九年又授孔隐之奉圣亭侯爵以兄子熙先谋逆又失爵

按阙里志是年二十六代孙鲜袭封奉圣亭侯改封崇圣侯生子乘

元嘉二十八年以孔惠云为奉圣侯

按宋书文帝本纪不载 按礼志二十八年更以孔惠云为奉圣侯后有重疾失爵

孝武帝大明二年以孔迈为奉圣侯

按宋书孝武帝本纪不载 按礼志大明二年又以孔迈为奉圣侯迈卒子□嗣有罪失爵

南齐

武帝永明七年始复奉圣之爵

按南齐书武帝本纪永明七年春二月己丑诏曰宣尼诞敷文德峻极自天发辉七代陶钧万品英风独举素王谁匹功隐于当年道深于日月感麟厌世缅邈千祀川竭谷虚丘夷渊塞非但洙泗湮沦至乃飨尝乏主前王敬仰崇修寝庙岁月亟流鞠为茂草今学兴立实稟洪规抚事怀人弥增钦属可改筑宗祊务在爽垲量给祭秩礼同诸侯奉圣之爵以时绍继

梁

敬帝太平二年春正月诏举鲁国之族嗣奉圣侯

按梁书敬帝本纪太平二年春正月壬寅诏曰夫子降灵体□经仁纬义允光素王载阐元功仰之者弥高悔之者不倦立忠立孝德被蒸民制礼作乐道冠群后虽泰山颓峻一篲不遗而泗水余澜千载犹在自皇图屯阻祀荐不修奉圣之门裔嗣歼灭敬神之寝簠簋寂寥永言声烈实兼钦怆外可搜举鲁国之族以为奉圣后并缮庙堂供备祀典四时荐秩一皆遵旧

陈

废帝光大元年以孔英哲为奉圣亭侯

按陈书废帝本纪光大元年冬十二月庚寅以兼从事中郎孔英哲为奉圣亭侯奉孔子祀

按兖州府志元年封三十二世孙英哲为奉圣侯英哲长孙子也英哲无子以弟嗣哲奉祀

北魏

献文帝皇兴二年诏孔氏四人为官

按魏书显祖本纪不载 按阙里志云云

按魏书高祖本纪二年诏曰尼父禀达圣之姿体生知之量穷理尽性道光四海顷者淮徐未宾庙隔非所致令祠典寝顿礼章殄灭自今以后临事致敬令肃如也三年夏四月诏以孔子二十七世孙鲁郡孔乘为崇圣大夫给十户以供洒扫

孝文帝延兴三年诏以二十七世孙孔乘为崇圣大夫

按阙里志三年封二十七代孙乘为崇圣大夫食邑五百户生子灵珍

太和十六年拜孔氏四人为官

按魏书高祖本纪不载 按阙里志太和十六年帝祀孔子拜孔氏四人为官

太和十九年诏访孔氏宗子改封二十八代孙灵珍为崇圣侯

按魏书高祖本纪十九年夏四月庚申行幸鲁城亲祀孔子庙辛酉诏拜孔氏四人颜氏二人为官又诏选诸孔宗子一人封崇圣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之祀

按兖州府志十九年车驾幸鲁城亲祀孔子修饰坟墓更建碑铭拜孔氏四人官仍封二十八世孙灵珍为崇圣侯食邑一千户奉祀灵珍尝仕北魏为校书郎卒子文泰嗣是为二十九世

北齐

文宣帝天保元年诏封孔子后为崇圣侯寻又改封恭圣侯

按北齐书文宣帝本纪天保元年夏六月辛巳诏封崇圣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之祀

按兖州府志元年改封三十世孙渠为恭圣侯食邑一千户渠文泰子也以崇圣侯改封有子长孙

北周

宣帝大象二年诏封孔子为邹国公以三十一世孙

长孙袭封

按周书宣帝本纪大象二年春三月诏追封孔子为邹国公邑数准旧并立后承袭别于京师置庙以时祭享

按兖州府志二年改封孔子为邹国公立后承袭列于京师遂改封三十一世孙长孙为邹国公食邑千户长孙生二子英哲嗣哲

隋

文帝年以孔嗣哲袭封邹国公

按隋书高祖本纪不载 按阙里志文帝时嗣哲应制登科官至太子通事舍人袭封邹国公

炀帝大业四年封孔子后为绍圣侯

按隋书炀帝本纪大业四年冬十月丙午诏曰先师尼父圣德在躬诞发天纵之姿宪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蕴兹素王而颡山之叹忽逾于千祀盛德之美不存于百代永惟懿范宜有优崇可立孔子后为绍圣侯有司求其苗裔录以申上

按阙里志四年改封孔嗣哲为绍圣侯食邑千户卒子德伦嗣

按程敏政圣裔考孔羨之后传至二十五世懿从晋元帝南渡居于会稽懿子曰鲜当元嘉八年有罪夺爵以隐之嗣复以子不道失爵以惠云嗣又以重疾失爵以迈嗣后亦以罪失爵此南宗也后魏孝文求先圣之后得二十七世孙乘以为崇圣大夫其子灵珍改封崇圣侯三传入齐改封恭圣侯四传入周进封邹国公五传入隋改封绍圣侯此北宗也至于隋亡又并失传矣以此观之孔子之裔在晋宋六朝又分为南北二宗而阙里志直以乘为鲜之子未知孰是

唐

高祖武德九年封孔子后为褒圣侯

按唐书高祖本纪不载 按礼乐志云云

按阙里志武德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诏曰宣尼以大圣之德天纵多能王道藉以裁成人伦资其教益

故孟轲称生民以来一人而已自汉氏驭历魏室分区爰及晋朝暨于隋代咸相崇尚用存享祀朕钦若前王宪章故实亲师宗圣是所庶几存亡继绝抑惟通典可立孔子后为褒圣侯以隋故绍圣侯孔嗣哲嫡子德伦为嗣

按兖州府志九年改封三十三世孙德伦为褒圣侯德伦嗣哲子也

太宗贞观元年诏孔氏子孙并免赋役

按唐书太宗本纪不载 按阙里志云云

贞观十一年诏褒圣侯与朝会位同三品家祭服元冕

按唐书太宗本纪不载 按阙里志十一年诏褒圣侯德伦朝会位同三品食邑一千户家祭服元冕

高宗干封元年诏免孔氏子孙赋役

按唐书高宗本纪不载 按阙里志高宗干封元年敕褒圣侯德伦既承裔嗣有异常流其子孙并免赋役

中宗嗣圣七年赐褒圣侯孔德伦敕书及时服（即武后天

授元年）

按唐书武后本纪不载 按阙里志云云

嗣圣十二年三十四代孙孔崇基袭封褒圣侯（即武后天

册万岁元年）

按唐书武后本纪不载 按阙里志云云

神龙元年授褒圣侯朝散大夫

按唐书中宗本纪不载 按阙里志神龙元年五月制授褒圣侯崇基朝散大夫陪祭朝会

元宗开元五年三十五代孙孔璲之袭封褒圣侯

按唐书元宗本纪不载 按阙里志开元五年三十五代孙璲之袭封褒圣侯特授四门博士郡王府文学兖州长史

开元十三年幸阙里诏文宣公家每代长子承袭兼赐一子官免孔氏赋役

按唐书元宗本纪不载 按阙里志云云

开元二十七年改封褒圣侯孔璿之为文宣公

按唐书元宗本纪不载 按阙里志二十七年改封褒圣侯璿之为文宣公兼兖州长史迁都水使者食邑一千户

按兖州府志改封褒圣侯为文宣公位于文官二品之下卒子萱嗣

肃宗上元二年诏凡大祀其褒圣公朝位在文官二品之下

按唐书肃宗本纪不载 按阙里志云云

代宗 年三十六代孙孔萱袭封文宣公

按唐书代宗本纪不载 按阙里志三十六代孙萱袭封文宣公兼兖州泗水令卒子齐卿嗣

按兖州府志代宗时以孔萱袭封文宣公

德宗建中三年三十七代孙孔齐卿袭封文宣公

按唐书德宗本纪不载 按阙里志建中三年三十七代孙齐卿袭封文宣公兼除兖州功曹转青州司兵参军时遭叛乱陷于东平卒子惟晔嗣

宪宗元和十三年以三十八代孙孔惟晔袭封文宣公

按唐书宪宗本纪不载 按阙里志三十八代孙惟晔元和十三年东平兵解归鲁授兖州参军袭封文宣公卒子策嗣

元和十五年诏文宣王家与一子官

按唐书宪宗本纪不载 按阙里志云云

武宗会昌元年三十九代孙孔策袭封文宣公

按唐书武宗本纪不载 按兖州府志会昌元年以三十九世孙策袭封文宣公策惟晔子也由明经及第以国子监丞受封迁国子尚书博士有子曰振

会昌五年南郊诏文宣公与一子官

按唐书武宗本纪五年春正月辛亥有事于南郊大赦文宣公予一子出身

宣宗大中元年正月大赦改元文宣王后与一子官

按唐书宣宗本纪云云

懿宗咸通四年四十代孙孔振及第袭封文宣公

按唐书懿宗本纪不载 按阙里志四十代孙振咸通四年状元及第除秘书省校书郎历运判监察御史左补阙水部员外郎袭封文宣公赐百缣卒子昭俭嗣

僖宗干符二年正月南郊大赦赐文宣王后一子官按唐书僖宗本纪云云

干符 年四十一代孙孔昭俭袭封文宣公

按唐书僖宗本纪不载 按阙里志四十一代孙昭俭任南陵尉授广文馆博士兖州司马赐绯除秘书郎袭封文宣公累宰曲阜有子光嗣遭乱未嗣爵

按兖州府志干符间孔昭俭袭封

昭宗天佑二年授四十二代孙孔光嗣泗水令

按唐书昭宗本纪不载 按阙里志四十二代光嗣斋郎出身天佑二年授泗水令主祀陵庙

按兖州府志光嗣遭五季之乱失其世爵故授是官后唐封其子仁玉

后唐

明宗长兴元年封四十三代孙孔仁玉为文宣公

按五代史唐明宗本纪不载 按兖州府志长兴元年除四十三世孙仁玉曲阜主簿迁县令袭封文宣公仁玉光嗣子也当五季之乱洒扫户孔末欲冒袭封尽贼孔氏之族仁玉生方九月育于外氏免焉至是乃得嗣爵孔氏谓之中兴祖

后周

太祖广顺二年以孔仁玉为曲阜令

按五代史周太祖本纪不载 按兖州府志广顺二年亲征兖州瞻谒林庙给复庙旁数十户以孔仁玉为曲阜县令兼监察御史赐绯鱼袋仁玉卒赠兵部尚书四子宜宪冕勛

宋

太祖干德四年以四十四代孙孔宜为曲阜主簿

按宋史太祖本纪不载 按阙里志四十四代孙宜十岁能文干德四年诣阙上书述其家世诏以为曲

阜主簿

太宗太平兴国元年始以孔宜袭封文宣公

按宋史太宗本纪不载 按阙里志太宗即位召宜入见迁司农寺丞镇关市于星子寻入觐乃授太子右赞善大夫袭封文宣公

太平兴国三年冬十月复兖州曲阜县文宣公家

按宋史太宗本纪云云

按阙里志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诏曲阜县文宣王家历代以圣人之后不与庸调周显德中遣使均田抑同编户今可特免

至道三年以四十五世孙孔延世袭封文宣公

按宋史真宗本纪至道三年春三月真宗即位秋七月癸酉诏访孔氏嫡孙九月戊寅以孔子四十五世孙延世为曲阜令袭封文宣公

按兖州府志延世先为曲阜主簿迁长葛令真宗即位召见询问家世授以世封赐祭器经书金帛遣之卒子圣佑嗣弟延泽进士及第为谏议大夫延泽子宗愿

真宗景德四年秋八月辛亥赐文宣王四十六世孙圣佑同学究出身

按宋史真宗本纪云云

大中祥符元年谒庙以四十六世孙孔圣佑为奉礼郎

按宋史真宗本纪大中祥符元年冬十月车驾东封十一月戊午幸曲阜谒文宣王庙赐其家钱三十万帛三百匹以四十六世孙圣佑为奉礼郎近属授官赐出身者六人

按阙里志元年驾至曲阜谒庙诏文宣公伯叔兄弟子侄着衣巾陪位又赐孔延渥等五人同学究出身又宣赐孔氏银三百两帛三百匹

大中祥符六年以孔勛知曲阜县

按宋史真宗本纪不载 按兖州府志六年再幸曲阜以孔勛知曲阜县孔氏世职始此

天禧五年二月庚午以孔子四十六世孙圣佑袭封

文宣公

按宋史真宗本纪云云

按兖州府志天禧五年以四十六世孙圣佑袭封文宣公知仙源县事迁太子赞善大夫圣佑年九岁赐同学究出身真宗东封赐绯陪位寻授曲阜县令至是以光禄寺丞袭封卒无子以从弟宗愿嗣

仁宗景佑二年诏以孔子四十六世孙宗愿袭封文宣公

按宋史仁宗本纪不载 按礼志景佑二年诏以孔子四十六世孙北海尉宗愿为国子监主簿袭封文宣公

皇佑三年秋七月丙辰以孔氏子孙知仙源县事

按宋史仁宗本纪云云 按礼志皇佑三年七月诏曰国朝以来世以孔氏子孙知仙源县使奉承庙祀近岁废而不行非所以尊先圣也宜以孔氏子孙知仙源县事

按兖州府志三年诏兖州仙源县知县自今宜复于孔氏子孙中选充遂以为常

至和二年三月始改封孔子后为衍圣公

按宋史仁宗本纪至和二年三月丙子封孔子后为衍圣公 按礼志至和初太常博士祖无择言按前史孔子后袭封者在汉魏曰褒成褒尊宗圣在晋宋曰奉圣后魏曰崇圣北齐曰恭圣后周隋并封邹国唐初曰褒圣开元中始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又以其后为文宣公不可以祖谥而加后嗣遂诏有司定封宗愿衍圣公令世袭焉

英宗治平 年罢孔氏知仙源县令袭封人不得去家庙

按宋史英宗本纪不载 按礼志治平初用京东提点王纲言自今勿以孔氏子弟知仙源县其袭封人如无亲属在乡里令常任近便官不得去家庙

神宗熙宁元年二月乙卯孔若蒙袭封衍圣公

按宋史神宗本纪云云 按礼志熙宁中以四十七代孙若蒙为沂州新泰县主簿袭封

按兖州府志熙宁元年以四十七世孙若蒙袭封衍圣公若蒙宗愿子也以长嗣封

哲宗元佑元年改衍圣公为奉圣公令袭封者专主祠事

按宋史哲宗本纪元佑元年冬十月丙戌改衍圣公为奉圣公 按礼志元佑初朝议大夫孔宗翰辞司农少卿请依家世例知兖州以奉祀又言孔子后袭封疏爵本为侍祠今乃兼领他官不在故郡请自今袭封者无兼他职终身使在乡里朝议依所请命官以司其用度立学以训其子孙袭封者专主祠事增赐田百顷供祭祀之余许均赡族人其差墓户并如旧法赐书置教授一员教谕其家子弟乡邻或愿学者听改衍圣公为奉圣公及删定家祭冕服等制度颁赐之

按阙里志元年敕白身合袭封人与除承奉郎专以主先圣祠事为职添支供给随本资次每三年理为一任用本路及按察官荐举依吏部格关升资任如朝廷非次擢用许依旧带管公爵令以次合袭封人权主祀事每遇亲祠大礼冬正朝会许赴阙陪位

元佑四年置三氏学教授

按宋史哲宗本纪不载 按续文献通考先是干兴元年孙兴公守兖因庙建学请以杨光辅为讲书转奉礼郎元佑四年尹复奏以文潞公荐为教授而学正学录分任其事前代皆孔子后为之盖当时教授自置也

元符元年以孔若蒙弟若虚袭奉圣公

按宋史哲宗本纪不载 按礼志通直郎孔宗寿等举若蒙弟若虚袭封仍请自今众议择承袭之人不必子继庶几留意祖庙惇睦族人

按阙里志四十七代孙若蒙坐事废以弟若虚承袭元符元年袭奉圣公若虚卒朝廷复以若蒙子端友继之

徽宗崇宁元年二月追封孔鲤孔伋

按宋史徽宗本纪崇宁元年二月庚戌追封孔鲤为

泗水侯孔伋为沂水侯

崇宁二年诏文宣王家选一人判司簿尉事

按宋史徽宗本纪不载 按阙里志二年诏文宣王家选亲族一名判司簿尉事即以家长承继此家长之名所从来也至于举事则佐家长督理林庙绳愆子孙者

大观 年复以奉圣公为衍圣公

按宋史徽宗本纪不载 按阙里志大观间复以奉圣公为衍圣公每遇大礼许赴阙陪位

宣和三年诏以四十八代孙孔端友袭衍圣公仍以亲属补迪功郎

按宋史徽宗本纪不载 按礼志宣和三年诏宣议郎孔端友袭封衍圣公为通直郎直秘阁仍许就任关升以示崇奖端友言诏敕文宣王后与亲属一人判司簿尉今孔若采当承继推恩诏补迪功郎

按兖州府志端友若蒙子也若蒙二子曰端友端操端操四子瑄璠琪玠端友既复父封建炎之难与其族叔传携弟子玠扈从南迁家于衢州而端操留居曲阜摄主祀事其后端友无子以玠为嗣端操既卒以璠继爵故玠受宋封于南璠受金封于北两公皆端操子也而孔氏宋金之间又分为南北二宗矣

高宗绍兴二年以四十九代孙孔玠袭封衍圣公

按宋史高宗本纪不载 按礼志绍兴二年以四十九代孙孔玠袭封衍圣公其后以搢以文远以万春以洙终宋世皆袭封主祀事

按阙里志端友弟端操金权袭封衍圣公于鲁生子四瑄璠琪玠

按兖州府志二年以四十九世孙玠袭封衍圣公奉先圣祠事是为南宗玠传五世至元罢封其后亦绝而孔传之后继之传者端友族叔所与俱南者也世居衢州府至明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一员以奉祠事

绍兴八年六月壬戌赐衍圣公孔玠衢州田五顷奉先圣祠事

按宋史高宗本纪云云 按文献通考八年诏衢州于系官田内拨赐五顷赐主奉先圣祠事袭封衍圣公孔玠以孔氏渡江子孙隔绝林庙故赐田以奉先圣烝尝也

宁宗嘉定十七年以孔元用为通直郎行可为迪功郎

按宋史宁宗本纪嘉定十七年春正月戊戌朔诏补先圣裔孔元用为通直郎 按理宗本纪十七年闰月嗣皇帝位九月诏以先圣四十九代孙行可为迪功郎

理宗宝庆元年以孔元用权袭封衍圣公

按宋史理宗本纪不载 按兖州府志宝庆元年恢复山东乃以孔元用权袭封衍圣公仙源令元用字俊卿宗愿第三子若愚之后也若愚生端立端立生琥琥生拂拂生二子长曰元孝次曰元用元孝既从金人迁汴元用摄主祀事故受宋封其后元木华黎兵至亦拜为衍圣公世袭曲阜令复以为济南通判从征益都没于军其子之全权公摄祀为曲阜令

宝庆二年六月壬寅诏以孔子五十二代孙万春袭封衍圣公

按宋史理宗本纪云云

绍定三年冬十二月庚申诏录用孔子四十九代孙灿补官

按宋史理宗本纪云云

宝佑四年诏衍圣公孔洙通判吉州赐孔元龙为迪功郎

按宋史理宗本纪宝佑四年春二月丙子诏袭封衍圣公孙孔洙添差通判吉州不厘务夏五月先圣五十代孙孔元龙赐迪功郎授初品官

度宗咸淳三年诏封孔伋沂国公

按宋史度宗本纪不载 按礼志云云

金

熙宗天眷三年加孔璠承奉郎袭封衍圣公

按金史熙宗本纪天眷三年冬十一月癸丑以孔子

四十九代孙璠袭封衍圣公 按孔璠传璠字文老至圣文宣王四十九代孙故宋朝奉郎袭封端友弟端操之子齐阜昌三年补迪功郎袭封衍圣公主管祠事天会十五年齐国废熙宗即位兴制度礼乐立孔子庙于上京天眷三年诏求孔子后加璠承奉郎袭封衍圣公奉祠事

按兖州府志三年以四十九世孙璠袭封衍圣公管勾祀事是为北宗璠字文老端操次子也官至荣禄大夫生子拯

皇统二年以孔拯袭封衍圣公孔瑀为曲阜主簿

按金史熙宗本纪皇统二年春正月壬子衍圣公孔璠薨子拯嗣

按阙里志二年改仙源县复曲阜旧名以登仕郎孔瑀任主簿

海陵天德二年定袭封衍圣公俸格

按金史海陵本纪天德二年冬十二月丙午初定袭封衍圣公俸格 按孔璠传璠子拯字元济天德二年定袭封衍圣公俸格有加于常品是岁立国子监久之加拯承直郎

按阙里志二年行省咨文宣王四十九代孙璠已袭封未施行间身故令男拯次当袭封奏奉敕旨准行时年七岁二十六岁卒无嗣以弟继

按兖州府志二年以五十世孙拯袭封衍圣公管勾祀事璠初受封而卒拯方七岁嗣爵其后无子以弟继当金人之世大修圣庙孔氏子孙以恩泽为郎者至十余人赐田前后一百八十余顷

世宗大定三年秋七月以孔袭封衍圣公

按金史世宗本纪云云

大定十六年诏立兖州学阙里庙宅

按金史世宗本纪不载 按续文献通考十六年诏立兖州学阙里庙宅子孙年十三以上者入学不限数

大定二十年冬十二月癸卯特授袭封衍圣公孔兖州曲阜令封爵如故

按金史世宗本纪云云 按孔拯传拯大定元年卒弟袭封加文林郎二十年召至京师欲与之官尚书省奏主先圣祀事若加任使守奉有阙上曰然乃授曲阜县令

章宗明昌元年以五十一世孙孔元措袭衍圣公按金史章宗本纪不载 按孔拯传拯弟授曲阜令明昌元年卒子元措袭封加文林郎

明昌二年诏衍圣公超迁中议大夫

按金史章宗本纪明昌二年夏四月诏袭封衍圣公孔元措视四品秩 按孔拯传元措字梦得二年四月诏曰衍圣公视四品阶止八品不称可超迁中议大夫永着于令

按兖州府志元措年十一袭封衍圣公管勾祀事超授中议大夫仍赐四品勋爵封后六年乃兼曲阜县令金人迁汴从焉以随朝官职累迁至光禄大夫遥授泰定军节度使寻改太常卿已而汴京陷遂归于元仍封为衍圣公

明昌三年冬命于春暖召孔端甫

按金史章宗本纪三年冬十一月庚午朔尚书省奏翰林侍讲学士党怀英举孔子四十八代孙端甫年德俱高该通古学敕孔端甫俟春暖召之

明昌四年三月特赐孔端甫及第

按金史章宗本纪四年春三月丙子特赐有司孔端甫及第授小学教授寻以年老命食主簿半俸致事承安二年春二月特命袭封衍圣公孔元措世袭兼曲阜令

按金史章宗本纪云云 按孔拯传拯弟子元措承安二年二月诏元措兼曲阜县令仍世袭元措历事宣宗哀宗后归大元终焉

按阙里志二年克昌任曲阜令后以元措兼摄

宣宗贞佑三年召衍圣公孔元措为太常博士

按金史宣宗本纪贞佑三年冬十月召中奉大夫袭封衍圣公孔元措为太常博士上初用元措于朝或言宣圣坟庙在曲阜宜遣之奉祀既而上念元措圣

人之后山东寇盗纵横恐罹其害是使之奉祀而反绝之也故有是命

元

太宗五年夏六月诏以孔子五十一世孙元措袭封衍圣公

按元史太宗本纪云云

按兖州府志五年复以故衍圣公元措袭封奉祀元措归自汴京摄公之全以爵让元措元措亦以邑让之全东平行台严实因两从之故以元措为公以之全为曲阜令其后元措无子以侄孙浚为嗣浚亦无子端操之后遂绝而之全嗣封

太宗 年权授五十二代孙孔之全为衍圣公

按元史太宗本纪不载 按阙里志五十二代孙之全元用子也元壬子年二月宣差东平路行军万户总管理民长官依奉牙鲁花赤众断事官言语权授袭封衍圣公降到印信兼曲阜令

太宗九年蠲免孔氏差徭

按元史太宗本纪不载 按阙里志太宗九年诏孔氏奉上丝绵颜色税石军役大小差徭并行蠲免

世祖中统二年九月命设三氏学教授

按元史世祖本纪中统二年秋九月戊辰大司农姚枢请以儒人杨庸教孔颜孟三氏子孙东平府详议官王镛兼充礼乐提举诏以庸为教授以镛特兼太常少卿 按姚枢传世祖即位枢改大司农枢奏曰在太宗世诏孔子五十一代孙元措仍袭封衍圣公卒其子与族人争求袭爵讼之潜藩帝时曰第往力学俟有成德达材我则官之又曲阜有太常雅乐宪宗命东平守臣辇其歌工舞郎与乐色俎豆至日月山帝亲临观饯东平守臣员阙充补无辍肄习且陛下阅圣贤之后诗书不通与凡庶等既命洛士杨庸选孔颜孟三族诸孙俊秀者教之乞真授庸教官以成国家育材待聘风动四方之美王镛练习故实宜令提举礼乐使不致崩坏皆从之

至元十三年夏六月己巳以孔子五十三世孙曲阜

县尹孔治兼权主祀事

按元史世祖本纪云云

至元十九年以衍圣公孔洙提举浙东道学校事

按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十九年冬十一月江南袭封衍圣公孔洙入觐以为国子祭酒兼提举浙东道学校就给俸禄与护持林庙

成宗元贞元年召五十三世孙孔治朝见命袭爵

按元史成宗本纪不载 按兖州府志元贞元年召五十三世孙治赴阙朝见特授中议大夫袭封衍圣公给四品印仍诏慎选师儒训迪三氏子孙优其秩大德五年敕赐祭田五千亩治之全子也以曲阜令受封生子思诚罢封

大德二年复免孔氏子孙合纳税粟三十三石四斗二升

按元史成宗本纪不载 按阙里志云云

大德四年定衍圣公关支四品俸禄

按元史成宗本纪不载 按阙里志四年翰林国史院准翰林学士阎中奉牒窃惟先圣文宣王之后自汉以来袭封公侯之爵俱有食邑历代相仍至唐宋金视旧有加各依品秩颁支俸给国朝有天下累圣崇奉至元三十一年今上皇帝即位首授五十三代孙密州知州孔治中议大夫袭封衍圣公爵一品散官四品合得俸禄未蒙给赐古者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上自一品下至司县小吏俱有俸给况朝廷崇圣人之后既已颁降宣命独领虚名未沾实禄岂称爵禄相须之义照得前代袭封各兼他职视其兼职以为俸廩之差今既无兼职合视散官品秩照依随朝正四品例每月帮支俸钞俾之有爵有禄以奉祭祀益见明时尊崇圣道之意送户部照拟得孔治乃先圣之后钦受宣命中议大夫袭封衍圣公行使正四品印信既是有爵例应有禄兹准翰林国史院所举比依太史院同知俸例月支中统钞二锭于济宁路就便支给本部照得我朝自定官制以来无封爵食邑之例内外百官止请所受官职之俸参

详国制遵依前代盛典既封孔治为衍圣公授以四品散官及四品印信拟合比照随朝四品官例给俸实为应得咨袭封府依上关支施行

仁宗延佑元年冬十二月己亥敕中书省定议孔子五十四代孙当袭封衍圣公者以名闻

按元史仁宗本纪云云

延佑三年以五十四代孙孔思晦袭封衍圣公

按元史仁宗本纪不载 按兖州府志延佑三年以五十四世孙思晦为中议大夫袭封衍圣公赐四品印思晦字明道元孝之曾孙也初拂生二子元孝为长元孝子之厚为济宁路总管之厚子浣为礼部尚书历三世不封以让元用元用传子至孙而浣子思晦举孝廉为范阳宁阳两学教谕以经学着闻至是仁宗即位访问孔子之后乃知思晦为嫡长故有是命思晦既封因请大修祖庙及加封启圣王爵朝廷从之卒赠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追封鲁郡公

延佑 年添设衍圣公府官属

按元史仁宗本纪不载 按阙里志元初衍圣公府止设掌书一人延佑间始添设管勾典籍司乐各一员禄视国子监且给管勾印掌书禄视监寺从衍圣公思晦之请也

英宗至治二年正月敕有司恤孔氏子孙贫乏者

按元史英宗本纪云云

泰定帝泰定三年升衍圣公秩三品

按元史泰定帝本纪不载 按阙里志泰定三年山东廉访副使王鹏南言袭封上公而秩四品于格弗称明年升嘉议大夫诏给三品印（

按文宗纪至顺二年始给衍圣公三品印志作泰定存疑）

泰定四年春二月进袭封衍圣公孔思晦阶嘉议大夫

按元史泰定帝本纪云云

文宗至顺二年给衍圣公三品印添设属员

按元史文宗本纪至顺二年秋七月欧阳元言先圣五十四代孙袭封衍圣公爵崇五等秩登三品而用四品铜印于爵秩不称诏铸从三品印给之

按阙里志二年正月赐袭封衍圣公属官三员管勾典籍司乐各一员掌书一名书写一名知印一名奏差一名尼山洙泗二处书院山长各一员

顺帝至元六年以五十五代孙孔克坚袭封衍圣公给三品银印

按元史顺帝本纪不载 按阙里志朝廷谓公爵与阶不称制授中奉大夫

按兖州府志六年以五十五世孙克坚袭封衍圣公制授中奉大夫易以三品银印克坚明习礼乐官至集贤直学士国子祭酒

至正八年夏四月赐衍圣公银印升秩从二品

按元史顺帝本纪云云 按汪泽民传泽民调济宁路兖州知州孔子后衍圣公袭封职三品泽民建议以为宜升其品秩以示褒崇廷议从之

按阙里志八年进衍圣公克坚中奉大夫秩二品改授二品银章

至正十五年冬十月庚午以袭封衍圣公孔克坚同知太常礼仪院事以克坚子希学为袭封衍圣公

按元史顺帝本纪云云

圣裔部汇考二

明

太祖洪武元年封孔子五十六代孙孔希学为资善大夫袭封圣公置官属希大袭曲阜知县

按明大政纪吴元年十一月丁未下东平以先圣孔子五十六世孙希学袭封衍圣公时希学闻大军至率曲阜尹希举邹县主簿孟思谅等迎见汪兴祖于军门洪武元年四月戊申元国子监祭酒孔克坚来朝上赐宅一区马一匹日给米二石谕之曰尔祖明先王之道立教经世万世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实有赖焉故尔孔氏高出常人常人且知求望圣贤之学况孔氏子孙乎尔宜勉尔族人各务进学十一月

甲辰以孔希学袭封衍圣公希大知曲阜县世袭
按阙里志元年十二月仍封孔子五十六代孙孔希
学为袭封衍圣公制曰古之圣人自羲农至于文武
法天治民明并日月德化之盛莫有加焉然皆随时
制宜世有因革至于孔子虽不得位会前圣之道而
统之以垂教万世为帝者师其孙子思又能传述而
明言之以极其盛有国家者求其统绪尊其爵号盖
所以崇德而报功也历代以来膺袭封号者或不能
绳其祖武朕甚愍焉当临御之初访其世袭者得五
十六代孙孔希学大宗是绍爰行典礼以致崇尔
其勤敏以进学恭俭以成德庶几领袖世儒益展圣
道之用于当时以副朕之至望岂不伟与可封资善
大夫袭封衍圣公是月十九日礼部议设官员人数
奏准额设官属人等宜从袭封衍圣公保举堪用人
数具呈都省以凭铨用管勾一员司乐一员典籍一
员书写一名奏差一名掌书一名知印一名前件本
部傅侍郎张郎中同陈修撰李起居注单起居注安
给事中安殿中侍御史宿卫等官于奉天门奏奉圣
旨准拟钦此又是日户部崔尚书夔侍郎同朱学士
濮指挥周指挥陆镇抚等官于谨身殿西廊下奉太
祖高皇帝圣旨孔氏子孙皆免差役税粮有司依例
科征钦此

按兖州府志元年手诏孔氏子孙谕令入朝封孔子
五十六代孙希学为资善大夫衍圣公班亚上相给
二品银印世职知县如旧制先是衍圣公克坚自元
时袭封入仕于朝以子希学嗣已而辞归祖庭累召
不起戊申太祖革命希学首朝京师奏对称旨赐币
遣归至是岁改元乃以御札谕孔氏子孙尔祖宗垂
教万世世宾于王家吾率中土之士奉天以安中夏
尔其可称疾不至以慢吾乎克坚奉诏始以是年十
一月入朝进见谨身殿面赐奖谕待以宾礼已念其
老不烦以政赐禄给焉旋封希学公爵赐之诰命
按春明梦余录明衍圣公秩二品特赐麟袍玉带诰
命用玉轴大朝会班一品上示不臣也孔氏世举一

人为曲阜令公亲弟承子思为翰林院五经博士其
从南渡系衢州者亦世袭博士凡曲阜孔氏大小俱
免徭役公许荫五百户丁为从人

洪武六年以孔克表为翰林院修撰衍圣公服阙来朝

按明大政纪六年四月戊子以孔克表为翰林院修撰八月乙酉袭封衍圣公孔希学以父丧服阙来朝敕劳之敕曰卿家昭名历代富贵不绝者乃由阴鹭之重耳何者以其阐圣学之精微明彝伦之攸叙表万世纲常而不泯也朕尝思尔祖之道贯通天人则所以绳祖武者诚为不易朕闻卿来朝已敕中书飡劳至则领之仍赐袭衣冠带靴鞋九月丁未衍圣公孔希学请归赐白金百两文绮帛各五匹赐宴于光禄寺命翰林院官待之

洪武七年赐衍圣公一品诰诏礼部议奏优待圣裔典故以五十五代孙孔克伸知曲阜县事

按明通纪七年衍圣公赐诰如一品法

按阙里志七年二月二十二日礼部刘尚书张员外郎等官于奉天门东板房奏奉圣旨写出汉唐宋待孔氏子孙典故来我就定夺将去当月二十四日本部刘尚书张员外郎等官于武英殿将汉唐宋待孔氏子孙典故奏准钦依圣旨内一款凡历代拨赐贍庙贍学田土议得上项田土既称岁久荒闲宜从山东省行移袭封衍圣公从常设法募佃开垦相应拨给佃户承种收打籽粒以充本庙祭祀等项支费钦此七月敕五十五代孙孔克伸曰昔君天下者官以五爵自汉以下职分九等凡斯之职非有德功者弗登可见昔君皆慎名爵而重志能朕上承天运布衣而起草莱帝命归而群英附不五七年间偃兵息民一华夏主兆民纪年洪武当建国之初已定神人之分故天地位黔黎育焉其于先圣先师朕不敢外稽诸历代载在祀典者则仲尼有血食后嗣有袭封于是法前代仍旧章孔希学受封世为县令者希大职如前何期希大不依祖训屡干国宪自蹈罪戾以

失世官今特选本族以孔克伸授承仕郎知曲阜县
事尔尚夙夜忠勤承流宣化鉴前车之失求无忝于
圣裔则予汝嘉尔勉哉

按曲阜县志七年蠲免衍圣公本户税粮三十顷
洪武十一年衍圣公入觐命以礼待之又定祭葬之
礼

按明会典凡衍圣公及夫人造坟开圻行山东布政
司照例措办砖灰夫匠物料及棺槨一副

按兖州府志十一年衍圣公希学入觐赐手敕劳问
有加仍敕中书礼部礼待是岁希学卒遣行人赐祭
葬遂着为例

洪武十五年敕五十五代孙孔克知曲阜县事

按阙里志十五年三月敕五十五代孙孔克朕闻
古人有必报而不忘者先师也盖谓明德传道终身
不受祸患故报之朕与臣民同生于明时方知大成
至圣文宣王当世之先师时人去古既远有失报礼
稽诸古典报则有光其光之显扬师徒共之若果诚
能报之则益而无损洪武十四年吏部奏为袭封衍
圣公长逝生前因曲阜知县孔克伸卒其官系孔氏
子孙世职昔衍圣公已荐族人孔克为知县朕思
衍圣公逝后方奏虑恐不实以尔族中长者悉至京
师论贤排嫡族人既至宗派分明以尔克为贤特
命为曲阜知县以报先师尔当敬事以在公而信以
来庶民俭于自奉勤问民艰用力以时以扬先师盛
德于戏阴鹭流芳万世不泯英灵长存子孙承之尔
宜懋哉

洪武十七年敕五十七代孙孔讷袭封衍圣公

按阙里志十七年二月初二日敕五十七代孙孔讷
三皇五帝之道明陈攸叙大展彝伦协天地阴阳定
民居者为此也至周文繁于三坟道迷于五典兼八
索五丘之泛而诸家之说并生是致道纵涂横虽欲
驰之莫知所向独先师孔子明哲心枢睿智定真析
伪以成诗书其修道之谓教可谓至矣率性之谓道
可谓坚矣由是天鉴善德血食之祀万世子孙弘衍

于今耿光而弗磨者因幽明之诚无间感通天下故若是也前衍圣公孔希学婴疾长往嫡长子讷服阙来朝令袭其爵

洪武二十六年定衍圣公下程

按明会典二十六年定衍圣公下程鹅二只一十五斤酒四瓶茶酱盐各一斤烛十枝

洪武二十八年敕以五十六代孙孔希范知曲阜县事

按阙里志二十八年二月敕五十六代孙孔希范古昔盛时仕者不出其国生于其乡而治其乡国之民故能察其好恶知其土俗拯其疾苦政教行而民从之也易后世或私于其乡于是此道不复也久矣惟尔孔氏以先师裔孙之故前代特遣治其乡邑庶几古昔之意焉兹命孔希范为承仕郎知曲阜县事尔尚杜尔私窒尔欲无以势陵下无以亲挠公尔祖不云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务正身以宣政化使乡邑之民蒙尔之惠谓圣者之子孙果异于众人不亦善乎

惠宗建文四年以五十八代孙孔公鉴袭衍圣公

按兖州府志洪武三十五年

即建

文四年

以五十八世孙

孔公鉴袭封衍圣公公鉴字昭文讷子也好学有文称其家世宠眷隆渥光于前代云

成祖永乐八年以五十九代孙孔彦缙袭衍圣公

按明大政纪永乐八年十二月乙巳孔子五十九代孙彦缙来朝赐宴于奉天殿辛亥命孔彦缙袭封衍圣公

按阙里志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封五十九代孙孔彦缙为衍圣公制曰孔子之道配乎天地师表万世咸在尊崇钦仰素王传袭后裔今五十九代孙彦缙允为世嫡雅有令资俾绍显荣用光儒胄可袭封衍圣公惟克懋勤服兹宠命勉修圣学承藉家声钦哉

按兖州府志八年以五十九世孙彦缙袭封衍圣公
彦缙公鉴子也

永乐二十二年仁宗即位赐衍圣公宅及一品服

按明大政纪二十二年十月甲辰仁宗赐衍圣公孔
彦缙宅于京师彦缙数来朝皆馆于民间上闻之顾
近臣曰四夷朝贡之使至京皆有公馆先圣子孙乃
寓宿民家何以称崇儒重道之意遂命工部赐宅十
二月己巳赐孔彦缙一品金织衣吕震言衍圣公是
二品如旨赐之过矣上曰朝廷用孔子之道治家国
天下今孔子之徒在官有一品服者孔子之后袭封
承先师之祀服之何过且先帝时五品儒臣有赐二
品服者亦何过哉其赐之用称朕崇儒之意

按春明梦余录衍圣公府在皇城西太仆寺街仁宗
初谕四裔来贡皆有公馆先圣子孙乃寓民舍无以
示崇尚之意乃赐府第

仁宗洪熙元年衍圣公赴京封其妻夏氏为夫人

按明会典洪熙元年衍圣公进表赴京钦赐羊一只
鹅三只酒十瓶二十五斤茶盐酱各二斤油烛二
十枝

按阙里志元年正月十三日封衍圣公孔彦缙妻夏
氏为夫人制曰朕致敬先师施及厥后至其家室亦
有荣者所以广崇儒重道之恩也先圣五十九代
孙孔彦缙受命先帝袭封衍圣公岁时来朝雍容进
退朕用嘉之厚其礼遇其妻夏氏内助克贤而未有
封命今从其夫之贵封为夫人凡天下后世有事于
修齐治平者皆诵法孔子矧配孔子之孙可不慎哉
可不敬哉益懋率履毋忝于家

宣宗宣德四年定衍圣公下程顺天府办送

按明会典宣德四年衍圣公到京钦赐羊一只鹅二
只酒六瓶二十斤茶盐酱各二斤油烛十枝自后
俱照此例旧属膳部办送今皆行顺天府办

英宗正统元年六月诏凡先圣子孙寓流他处所在
俱免差役

按明大政纪云云

代宗景泰二年幸学召衍圣公率三氏子孙观礼

按兖州府志景泰二年上幸太学召衍圣公彦缙率三氏子孙观礼赐一品服是后遂着为令

景泰六年赠六十世孙承庆爵衍圣公以六十一世弘绪袭封

按阙里志六十代承庆彦缙长子未袭爵而卒景泰六年十二月赠袭封衍圣公命以六十一代孙承庆长子弘绪袭封衍圣公时年八岁延入内殿特赐金钮麒麟图书御篆谨礼崇德四字亦异数也

宪宗成化元年令三氏学三年贡一人优免孔氏地粮

按明会典凡三氏岁贡成化元年令三氏学三年贡一人提学官考试起送

按曲阜县志元年蠲免孔氏地粮一百一十六顷五十六亩四分

成化五年衍圣公有罪逮问免系

按明大政纪五年二月大学士彭时等奏衍圣公孔弘绪贪淫暴虐宜置之法但弘绪为先圣嫡孙今宜从厚伏望念先师功德在万世律有八议弘绪正合应议之例上曰弘绪罹法殊玷家声卿等欲彼散行就逮虽非所以处弘绪而于孔氏之道则得矣其勿系之

成化六年诏以孔弘绪弟权袭衍圣公

按明大政纪六年五月国子监丞李绅奏前衍圣公弘绪自幼失学长狎群小以致干冒刑宪圣明念先圣后裔特加宽宥革职为民命其弟弘泰袭封然教之不豫将复蹈前辙伏望留之京师俾随侍班行伏睹礼制退则从游太学亲近师儒俟其学成遣归奉祀礼部覆奏着弘泰在监读书一年然后许归朔望随班朝参从之

按阙里志六年五月以六十一世孙弘泰袭封衍圣公弘泰弘绪弟绪子闻韶尚在襁褓权以弟袭封成化十六年兵部题准衍圣公入朝回日付马快船装送

按明大政纪十六年七月兵部尚书余子俊题衍圣公入朝应付马快船从之先是衍圣公每岁赴京朝贺沿途水陆驿传起中马站船廩给回日无马快船装送而张真人往回水陆起上马站船廩给且有马快船从之盖其时方崇道教而内官梁芳左道李孜省辈方用事故致隆于其所尊如此及郎中陆容言于余子俊欲优厚之子俊慨然曰是义举也即日题允自是衍圣公往回陆路得骑上等马回日应付马快船装送

孝宗弘治十六年仍以六十二世孙闻韶袭衍圣公以次子袭五经博士奉述圣祀

按阙里志六十二代闻韶弘治十六年袭封衍圣公先是巡抚都御史徐源奏闻韶系孔子六十二代孙次当袭封上曰崇儒重道莫先于孔氏其亟行之事下吏部遣官诣阙里传召命是岁九月入觐袭封焉择日上表陈谢如仪上益思所以崇之者特遣中贵人持玉带一麒麟文绮一以赐仍之玺书以修其事述圣子思子书院在兖州府邹县南门外旧名中庸精舍相传即孟子受业处也亦于十六年题准世以衍圣公次子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奉子思子书院祠事每岁春秋二祭博士赴邹县主祭从衍圣公闻韶之请也

按兖州府志闻韶字知德弘绪之子弘泰借袭卒而兄子复封也

武宗正德元年始以孔彦绳世袭五经博士奉衢州庙祀

按明大政纪正德元年六月辛酉以先师裔孙孔彦绳为五经博士

按西安县志孔氏家庙在县治东宋建炎初孔子四十八代孙衍圣公端友扈从高宗南渡赐家于衢州绍兴五年诏权以衢州学为家庙赐田五顷以奉祀宝佑乙卯郡守孙子秀请于朝始建庙于城北菱塘規制一如曲阜元季毁于兵明永乐初礼部奏迁庙于南隅崇文坊后子孙益多庙乏主祀衣冠祭仪混

同流俗弘治乙丑郡守沈杰奏请将端友嫡派子孙一人添授五经博士一员以主家庙祭祀将旧赐田每岁依税上纳官仓按月支給以供洒扫祭奠武宗允其疏特授孔氏嫡嗣彦绳为五经博士许世袭正德十五年旧庙倾圯博士承美以庙基浅狭请于巡按御史唐凤仪乞奏迁西安儒学旧址即今家庙是也 五十九代孔彦绳公诚子字朝武孝宗弘治十八年正月三十日守臣沈杰以衢州孔子家庙自孔洙让爵之后衣冠祭仪混同流俗奏奉钦依查勘孔端友嫡派子孙孔彦绳世授翰林院五经博士主奉祠事正德元年六月十一日吏部题覆十三日奉武宗圣旨是孔彦绳准与做翰林院世袭五经博士正德二年命免孔氏税粮衍圣公奏改山长为学录添设学员

按阙里志二年衍圣公闻韶奏改洙泗书院山长为学录又设四氏教授一员学录一员学司一名

按兖州府志二年用衍圣公闻韶奏孔氏税粮尽行蠲免

正德三年命清查先圣宗派分别当差

按阙里志三年五月初四日左丞相宣国公等官于正宫门西耳房钦奉圣旨孔祭酒在前曾说多有同姓的指着先圣宗派都来曲阜四散居住中间多有不知礼义相聚日久恐致连累今后除袭封这一宗派休教他当差其余不系圣派子孙分拣出来与百姓一体当差钦此

正德四年定三氏学岁贡例

按明会典四年令三氏学每三年贡孔氏子孙一人至第四次方贡颜孟子孙一人仍行提学官考选曾经科举者不许将年老无学之人一概入选收用

世宗嘉靖六年令三氏学设廩增

按明会典嘉靖六年令三氏子孙照州学例设廩增各三十名以廩膳名次起贡

嘉靖二十五年以孔贞干袭封衍圣公

按兖州府志二十五年以六十三世孙贞干袭封衍

圣公贞干字用济闻韶子也

嘉靖三十五年以孔尚贤袭封衍圣公

按兖州府志三十五年以六十四世孙尚贤袭封衍圣公尚贤字象之贞干子也

嘉靖三十七年定衍圣公应给勘合例

按明会典三十七年定衍圣公赴京进表朝贺支廩给陆起双马车辆人夫水给站船或量拨马快船多不过三只带典籍支廩给庙丁一名家人二名俱支口粮应付驿驴各一头水路本船带去衍圣公府差掌书带庙丁一人兽医一人赴京进贡马匹掌书支廩给其余支口粮陆路驿驴各一头水路站船俱往回应付又定衍圣公拨夫二十名

嘉靖三十八年命衍圣公年少者送监学习

按明会典三十八年奏准袭封衍圣公年少未学照公侯伯例送监读书习礼

嘉靖四十五年穆宗即位幸学优赐衍圣公并给家长冠带

按阙里志穆宗登极之年八月初一日驾幸太学遣礼部主事刘继文取衍圣公尚贤并三氏子孙孔譔承读承元承宇弘立观礼钦赏赐宴俱照前例又以分奠大臣特赐衍圣公羊一只酒十瓶钞三千贯家长孔譔吏部给与冠带

穆宗隆庆三年敕谕衍圣公约束宗族

接阙里志隆庆三年三月初八日皇帝敕谕袭封衍圣公孔尚贤惟我祖宗列圣稽古右文崇儒重道于先师孔子特隆象贤之典其大宗之裔锡爵嗣封承奉祀事而支庶之众亦加优遇又虑其族属繁衍哲愚不一恐干国宪有玷圣门降敕令其统摄宗人督率训励朕今嗣统尔复具奏族属愈繁善恶宜别特允所请再降敕一道令尔回府申饬训规严明约束凡尔族人如有为善出群无忝先德者许尔疏闻特示旌励如有轻犯国典不守家法及恃强挟长背违教令者轻则听尔查照家范发落重则指名参奏依法治罪尔尤宜正己率人砥德砺行以身先之庶不

负朝廷优嘉盛典尔其钦承之故谕

隆庆四年令衍圣公照例守制

按明会典凡衍圣公歿后听其应袭子孙赴京袭爵
四年题准照例守制抚按官代为具奏令其暂管府
事服满之日起送承袭

神宗万历七年谕衍圣公入贺万寿不与朝参

按春明梦余录万历七年谕衍圣公万寿入贺朝廷
待以宾礼不在职官文武之列不必朝参此又三恪
所不及

万历 年赐衍圣公长子冠服次子袭博士

按阙里志衍圣公尚贤长子引椿万历问题准比照
勋卫钦赐冠服麟袍犀带次引桂袭五经博士

熹宗天启元年赐观礼孔氏生员送监读书并敕部
优选

按阙里志天启改元驾幸国学特赐观礼生员孔闻
范孔闻谟孔贞祚送监读书下铨部优选从衍圣公
引植之请也永依此例

天启二年诏以六十五代孙孔引植袭封衍圣公敕
谕约束宗族

按阙里志孔尚贤生二子俱早卒无嗣先于万历二
十七年取嫡次支堂侄孔引植到京承继随经题授
五经博士至二十八年继父尚贤卒遂于天启二年
五月袭封焉六月皇帝敕谕袭封衍圣公孔引植曰
惟我祖宗列圣稽古右文崇儒重道于先师孔子特
隆象贤之典其大宗之裔锡爵嗣封承奉祀事而支
庶之众亦加优遇顾族类繁衍贤愚不同干国宪而
玷圣门者往往有之今特允尔所请降敕一道令尔
回府统摄宗人督率训励申饬教规严明约束如有
轻犯国典不守家法恃强陵挟朋谋为非者轻则径
自查处发落重则据实指名参奏依律正罪尔尤宜
正己率人谨德修行以身先之庶不负朝廷优嘉盛
典尔其钦承之故谕

愍帝崇祯元年加衍圣公孔引植太子太保

按阙里志云云

崇祯三年加衍圣公孔引植太子太傅

按阙里志云云

崇祯十四年衍圣公至京特命赐宴

按阙里志崇祯十四年八月十八日上重幸太学遣行人鲁近暹钦取衍圣公孔引植等四氏族人兴训弘化贞恒贞来贞璘兴海等陪祀观礼一应恩例赐衣送监冠带俱照崇祯二年幸学事例遵行外钦取到京朝见上谕衍圣公博士钦取到京着赐宴优待于八月十三日设宴于礼部着侍郎王锡袞待本月十四日传赐衍圣公等官甜食盒儿羊酒幸学事完复赐宴于礼部着侍郎王锡袞待

按春明梦余录辛巳七月行幸学礼取衍圣公孔引植五经博士孟闻玉等至京传令赐宴旧无赐宴礼例亦属特典

皇清

世祖章皇帝顺治元年

大清会典凡圣贤后裔承袭顺治元年覆准衍圣公袭封督抚代为奏请吏部具题由长子承袭主子思子祀事五经博士由衍圣公次子承袭主圣泽书院祀事太常寺博士由衍圣公三子承袭颜曾孟仲五经博士由嫡派子孙承袭俱照衍圣公咨送题补程朱五经博士由礼部具题咨送嫡派子孙到部题请承袭国子监学正亦照衍圣公咨送题请承袭

衍圣公银印直钮三台方三寸二分厚一寸九迭篆文

是年覆准尼山书院学录由衍圣公咨送弟侄题补曲阜县知县四氏学录洙泗书院学录由孔氏生员题补四氏学教授至圣庙司乐由各省生员题补管勾典籍掌书书写知印奏差由保举堪用人员题补俱照衍圣公咨送具题凡遇

皇上幸学之年先期行取衍圣公及五经博士并孔氏族人生员五人孔颜曾孟仲族人生员各二

人到京陪祀俱本监掌行先期传集满洲蒙古
汉军汉人监生演习礼仪至期各监生服蓝镶
青袍迎送

圣驾

凡圣裔监生恭遇

圣驾临雍及

躬诣阙里于陪祀五氏生员内选择十五名送监读
书

阙里志吏部

启为崇圣学以培人材事验封清吏司案呈奉本
部送顺治元年九月初七日吏科抄出巡抚山
东等处地方督理营田提督军务都察院右金
都御史方大猷启前事内称臣奉

令旨随抚将出

都时曾具一疏为恭陈平定山东十二要策事内
第七款为崇圣学请先圣孔子为万世道统之
宗

本朝开国之初一代纲常培植于此礼应

敕官崇祀复衍圣公并四氏学博等之封可卜

国脉灵长人文蔚起迄今未见举行兖州曲阜一
带久已归顺况

朝廷尊师乐道与接待臣子不同古来启运之主尽
有崇祀之文礼宜先施碑志可考谨详列历朝
恩例以备

皇上采仿而行此天下所仰以为盛典后世传之以
为美治万不可再迟也伏候

圣裁缘系崇圣学以培人材事理未敢擅便为此具
本专差官孙英赉捧谨启请

旨计开一公爵孔子嫡孙则承大爵自秦始皇始封
孔鲋为文通君历代封爵不一有加无已悉载
史册可考至宋仁宗始封为衍圣公历金元至
明洪武二年仍封为衍圣公赐正一品服色麟
袍玉带三台银印一颗列文武班首历传至今
自天启二年又晋阶太子太傅袭封衍圣公一

衍圣公长子年至十五岁即准袭授随加冠服准用二品服色至崇祯年间各公侯伯长子俱加玉带事例相同一博士衍圣公长子则承大爵次子至十五岁则授以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以主子思子祀事三子则袭太常寺博士主汶上县圣泽书院祀事每随一代公爵递为更授一知县天下州县皆用流官独曲阜用孔氏世职以宰此邑者盖以大圣之子孙不使他人统摄之也其官先由本爵保举贤能孔氏任事后改考选廩膳生员德行兼优者以授此职五年任满照例考选升转一学录天下学官皆用教谕独四氏学用学录者盖以比隆国学亦以圣贤之子孙不与他学同也其官亦自孔姓生员中德行兼懋者由本爵咨部以授此职一尼山乃孔子发祥之地亦设学录一员以主其祀其官系本爵弟侄中选德行兼异者咨部授职一洙泗书院乃孔子阐教之地亦设学录一员以主其祀其官于孔氏中遴举德行秀异者由本爵咨部以授此职一本爵属官员役明洪武元年十二月十九日钦设管勾一员司五屯钱粮司乐官一员司乐舞生典籍一员司礼生书籍掌书一名司文移书写一名司缮写知印一名司印务奏差一名司差遣以上俱由本府保举堪用人数咨部铨用一屯田孔庙祀田历代各有钦赐至明洪武二年钦赐祭田二千大顷坐落兖属二十七处其界段数目载在阙里志可考近以寇盗扰乱土地荒芜佃丁逃亡钱粮无备每至祭期卖产毁器心血几枯幸际

圣朝惟冀

新恩一佃户凡孔庙郛城巨野平阳东阿独山五屯佃户系洪武二年钦拨民间身家无过俊秀五百户凑人二千丁见丁百亩佃种五屯祭田办纳籽粒以供本庙祭祀等项支用其民间一应杂派差役俱行蠲免至今年荒兵乱死亡逃移

十存二三丁逃地荒祭祀匱乏甚为可虑伏乞
裁酌一庙户孔庙户丁历代钦拨不一自明洪武二
年钦拨民间俊秀子弟一百一十五户以供本
庙洒扫至今或死于荒或死于盗十存一二至
于洒扫寥寥无人此又不可不加意者也一乐
舞生孔庙每年四时祭祀乐用八佾额设乐舞
生二百四十名于兖属二十七州县遴选民间
俊秀子弟以授斯役以供本庙奔走其本生一
应差徭与廩膳生员事例一体优免仍免本户
人二丁以供本生往返盘费目今世乱多致逃
亡故其乐亦废伏乞

新旨招采一礼生孔庙礼生每月朔望及四时祭祀
在本庙引赞礼仪额设礼生六十名于曲阜县
选用民间俊秀子弟以授斯役其优免例与乐
舞生同近因兵乱死亡逃移以致礼节多废亦
乞

新旨招采因顺治元年九月初四日奉

旨先圣为万世道统之宗礼当崇祀昭朝廷尊师重
道之意这本内所开各款俱应相沿期于优渥
以成盛典着该部查照一体饬行敬此敬遵抄
部送司案查天启二年五月内该本部覆题孔
子六十五代孙翰林院世袭五经博士孔引植
奏称伊继父尚贤于嘉靖三十五年九月内袭
爵病故植系嫡次亲枝侄已袭五经博士乞要
承袭祖爵等因奉明朝旨意孔引植准袭封衍
圣公在案除银印祭田佃户户丁乐舞生礼生
应听户礼二部议覆外通察案呈到部看得衍
圣公封爵原阶并伊男应加冠服四氏学博及
保举知县等官一节既经该抚具启

请复奉有这本内所开各款俱应相沿期于优渥
以成盛典着该部察照一体饬行之

旨相应议覆合无将孔引植仍封衍圣公照原阶太
子太傅伊长男孔兴燮应加二品冠服四氏世
袭五经博士孔引钰颜绍绪曾闻达孟闻玺俱

应仍照旧原袭五经博士世职曲阜知县孔贞堪系衍圣公保举堪任咨部考授今见任仍应照旧准用四氏学录孔闻然尼山书院学录孔兴荣洙泗书院学录孔尚澄俱见在仍应照旧准用典籍桂存正书写田世旺知印张应登奏差齐有成俱见在仍应照旧留用世袭太常寺博士主汶上县圣泽书院应该衍圣公第三子承袭今缺管勾司乐掌书俱缺应听衍圣公咨部补授谨遵

旨覆奏合候

命下行令臣部遵奉施行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候

圣裁谨题请

旨

顺治元年九月二十九日启十月初二日奉

圣旨是

又是年十二月十五日衍圣公保举廩膳生员孔引淳咨部题授曲阜知县于顺治五年加升东昌府通判仍管理曲阜县事

又是年十二月十五日衍圣公孔引植赴

阙朝

贺本月二十二日

赐衍圣公宴设席于礼部备办上桌品物

命礼部左侍郎孙之獬待宴复

钦赐天字号下程一分羊一只鹅二只麦四十斤

酒二十瓶油盐酱醋各二斤白蜡烛三十枝

顺治二年

阙里志顺治二年正月十五日

钦颁衍圣公三台银印一颗

是年二月初六日衍圣公孔引植具奏

陛辞回里奉祀奉

圣旨览卿奏陛辞回里准照旧例行礼部知道兵部

给勘合一道驰驿旋里

是年五月十二日

钦颁衍圣公专敕一道铃束族属员役

顺治三年

阙里志顺治三年正月内衍圣公孔引植赴京

庆贺

万寿圣节二月内

赐衍圣公宴设席于礼部备办上桌品物

命礼部侍郎孙之獬待宴复

钦赐天字号下程一分羊一只鹅二只麦四十斤

酒二十瓶油盐酱醋各二斤白蜡烛三十枝

顺治四年

阙里志孔引植明天启二年五月袭封衍圣公

于崇祯元年加太子太保于崇祯三年加太子

太傅恭遇

皇清定鼎盛京首先趋

朝又际巡抚山东方大题

请封爵加衔一体照旧因而给印赐茶赐宴恩笃

一时之盛于顺治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以疾终

于家年五十六讣音奏闻蒙遣山东左布政致

祭工部造坟墓于祖墓之北子兴燮袭封衍圣

公于顺治七年晋阶太子少保又于顺治八年

晋阶少保兼太子太保

顺治七年

阙里志顺治七年六月内衍圣公孔兴燮服阙

赴

阙谢

恩本月内

赐衍圣公宴设席于礼部备办上桌品物

命礼部尚书李若琳待宴复

钦赐天字号下程一分羊一只鹅二只麦四十斤

酒二十瓶油盐酱醋各二斤白蜡烛三十枝

顺治八年

大清会典凡衍圣公来朝顺治八年定给羊一只鹅

二只酒六瓶二十斤茶酱醋各二斤黄蜡十

枝康熙元年议准停给羊酒余如旧

阙里志顺治八年正月内衍圣公孔兴燮庆

贺

万寿圣节二月内

赐衍圣公宴设席于礼部备办上桌品物

命礼部尚书李若琳待宴复

钦赐天字号下程一分羊一只鹅二只麦四十斤

酒二十瓶油盐酱醋各二斤白蜡三十枝

是年八月内

皇上遣行人王天眷

钦取衍圣公孔颜曾孟仲五博士及老成族人孔尚

燃等十五人陪祀

圣驾幸学九月内进京十月内

赐衍圣公五经博士及族人满洲宴设席于礼部

命礼部尚书陈之麟待宴准暂回里俟择有吉期行

取到京陪祀

圣驾幸学本月十五日复

赐衍圣公天字号下程一分羊一只鹅二只麦四

十斤酒二十瓶油盐酱醋各二斤白蜡烛三十

枝

顺治九年

大清会典顺治九年

上幸太学行释奠礼先期礼部具题行取衍圣公五

经博士陪祀并令取五氏子孙赴京观礼

是年

上幸国学礼成王贝勒贝子公等

内院礼部大臣衍圣公四氏子孙在礼部筵宴一

次

圣驾临雍行释奠礼后三日

赐衍圣公蟒朝衣一领貂冠一顶五经博士孔氏

生员颜曾孟仲氏生员素袍各一件

阙里志顺治九年正月内衍圣公孔兴燮赴京

庆

贺

万寿圣节二月内

赐衍圣公宴设席于礼部备办上桌品物

命礼部尚书陈之麟待宴复

赐衍圣公天字号下程一分羊一只鹅二只麦四

十斤酒二十瓶油盐酱醋各二斤白蜡烛三十枝

顺治十年

大清会典凡陪祀恩贡顺治十年覆准免其拨历孔

氏以知县通判考用颜曾孟仲四氏以州同州判考用

康熙八年

大清会典康熙八年

上幸太学行释奠礼一应礼仪俱照顺治九年例行重颁

敕谕一道其五氏观礼生员准十五名送监读书本监乡试广额八名

阙里志康熙八年

皇上临雍

赐衍圣公蟒朝衣一领貂冠一顶五经博士孔氏

生员颜曾孟仲氏生员素袍各一件

康熙九年

西安县志六十五代孔衍楨尚朝子字泗柯父早世衍楨方幼时当鼎革内部以年久案牒无征衢之袭爵几废衍楨乃援旧制沥陈于守道李际期李际期力请于总制陈锦具题复核再四于顺治九年奉部文承袭时年十七岁自衍楨先世輿导仍明时制用皂盖至是始易为黄又具呈请得循三年入觐之例庆

贺

万寿圣节衢袭爵之有觐典自此始

康熙二十三年

大清会典康熙二十三年

上幸阙里特授孔氏后二人俱为国子博士其圣贤后裔陪祀者从优议叙现任及候选官遇应升

应选之缺先行录用举人以知县缺先用贡生
俟考定职衔后以应选之缺先用陪祀听讲执
事各官俱加一级其异姓执事官员不在此例
又议准以周公后裔为世袭五经博士
是年

皇上东巡临幸阙里致祭

先师奉

上谕祀礼成日举行讲书大典应讲四书经由翰林
院拟定题请衍圣公于五氏子孙内选择二人
进讲应宣

敕谕令翰林院缮写进呈

御览宣读

敕谕官预请

钦点一应行礼仪注由礼部拟定前期一日恭捧

敕谕陈设于大成门东诗礼堂内东旁案上设讲案
于堂前檐下西旁陈所讲书于案上

上致祭

先师礼毕鸿胪寺堂官导

上御更衣所少憩扈从文职大学士以下京堂科道
等官以上地方官巡抚以下道员以上各于讲
堂门外左翼排列衍圣公以下五氏职官及讲
书人员俱于讲堂门外右翼排列毕礼部堂官
奏请

皇上诣讲书堂导引官导

驾至讲堂门外排列各官跪迎候过俱随

上入于大门内照前分翼排立

上升座毕鸿胪寺鸣赞官赞衍圣公五氏职官及讲
书人员俱于台下行三跪九叩头礼毕退立原
班鸣赞官赞讲书西班内讲四书人员诣讲案
前一跪三叩头起立进讲毕退立原班次讲经
人员照前进讲毕鸿胪寺堂官于东边向西跪
奏请宣

敕谕鸣赞官赞跪衍圣公五氏职官及讲书人员俱
跪大学士就东案上捧举

敕谕向西宣读

谕曰至圣之道与日月并行与天地同运万世帝王
咸所师法下逮公卿士庶罔不率由尔等远承
圣泽世守家传务期型仁讲义履中蹈和存忠
恕以立心敦孝弟以修行斯须弗去以奉先训
以称朕怀尔等其祇遵母替特谕衍圣公等跪
听谢

恩行礼礼部堂官奏礼毕

上还行宫衍圣公等及地方文武各官俱于门外跪
候

驾过各退

圣裔部列传二

秦

孔鮒

按史记孔子世家子慎生鮒年五十七为陈王涉博士
死于陈下

按孔丛子独治篇子鱼生于战国之世长于兵戎之
间然独乐先王之道讲习不倦季则谓子鱼曰丈夫
不生则已生则有云为于世者也今先生淡泊世务
修无用之业当身不蒙其荣百姓不获其利窃为先生
不取也子鱼曰不如子之言也武者可以进取文
者可以守成今天下将扰扰焉终必有所定子修武
以助之取吾修文以助之守不亦可乎且吾不才无
军旅之任徒能保其祖业优游以卒岁者也 秦始
皇东并子鱼谓其徒叔孙通曰子之学可矣盍仕乎
对曰臣所学于先生者不用于今不可仕也子鱼曰
子之材能见时变今为不用之学殆非子情也叔孙
通遂辞去以法仕秦 尹曾谓子鱼曰子之读先王
之书将奚以为答曰为治也世治则助之行道世乱
则独治其身治之至也 陈余谓子鱼曰秦将灭先
王之籍而子为书籍之主其危矣子鱼曰顾有可惧
者或必求天下之书焚之书不出则有祸吾将先藏
之以待其求求至无患矣 子鱼居卫与张耳陈余
相善耳余魏之名士也秦灭魏求耳鱼惧走会陈胜

吴广起兵于陈欲以诛秦余谓陈王曰今必欲定天下取王侯者其道莫若师贤而友智孔子之孙今在魏居乱世能正其行修其祖业不为时变其父相魏以圣道辅战国见利不易操名诸侯世有家法其人通材足以干天下博知足以虑未形必宗此人天下无敌矣陈王大悦遣使者赍千金加束帛以车三乘聘焉耳又谓子鱼曰天下之事已可见矣今陈王兴义兵讨不义子宜速来以集其事王又闻子贤欲谘良谋虚意相望也子鱼遂往陈王郊迎而执其手议世务子鱼以霸王之业劝之王悦其言遂尊以博士为太师谘度焉 子鱼名鮒甲陈人或谓之子鮒或称孔甲陈胜既立为王其妻之父兄往焉胜以众兵待之长揖不拜无加其礼其妻之父怒曰怙乱僭号而傲长者不能久矣不辞而去陈王跪谢遂不为顾王心惭焉遂适博士太师之馆而言曰予虽丈夫哉然塞于礼义以启于姻娅唯先生幸训诲之使免于戾可乎子鱼曰王所问者善也敢固无辞以对乎今以礼言耶则礼无不拜且宗族婚媾又与众宾异敬者也敬而加亲自古以然也王曰虽已失之于前庶欲收之于后也愿先生修明其事必遵奉焉对曰昔唐尧内亲九族外协万邦礼以婚为昆弟妻之父母为外舅姑由是明之则拜之可知夫婚亲之义非宗贤之类也虽自己臣莫敢不敬昔魏信陵君尝以此质臣之父臣之父曰于诸母之昆弟妻之诸父则以亲配德年以上虽拜之可也幼于己者揖之可也此出于人情而可常者也王曰善哉请问同姓而服不及者其制何耶对曰先王制礼虽国君有合族之道宗人掌其列继之以姓而无别醮之以食而无殊各随本属之隆杀属近则死为之免属远则吊之而已礼之正也是故臣之家哭孔氏之别姓于弗父之庙哭孔氏则于夫子之庙此有据而然也周之道虽百世婚姻不通重先君之同体也王跪曰先生之言厥义博哉寡人虽固敢不尽心 问军礼篇陈王问太师曰行军之礼可得备闻乎答曰天子有道礼乐征

伐自天子出自天子出必以岁之孟秋赏军师武人于朝简练杰俊任用有功命将选士以诛不义于是孟冬以级授军司徒执扑北面而誓之誓于社以习其事先期五日太史筮于祖庙择吉日斋戒告于郊社稷宗庙既筮则献兆于天子天子使有司以牲特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于帝学以受成然后乃类于上帝柴于郊以出以斋车迁庙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马职奉之无迁庙主则以币帛皮圭告于祖祢谓之主命亦载斋车凡行主皮圭币帛皆每舍奠焉而后就馆主车止于中门之外外门之内庙主居于道左社主居于道右其所经名山大川皆祭告焉及至敌所将战太史卜战日卜右御先期三日有司明以敌人罪状告之史史定誓命战日将帅陈列车甲卒伍于军门之前有司读诰誓使周定三令五申既毕遂祷战祈克于上帝然后即敌将士战全已克敌史择吉日复禡于所征之地柴于上帝祭社奠祖以告克者不顿兵伤士也战不克则不告也凡类禡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刚日有司简功行赏不稽于时其用命者则加爵受赐于祖奠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则加刑罚戮于社主之前然后鸣金振旅有司遍告捷于时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于国外三日斋以特牛亲格于祖祢然后入设奠以反主若主命则卒奠敛主埋之于庙两阶间反社主如初迎之礼舍奠于帝学以讯馘告大享于群吏用备乐飨有功于祖庙舍爵策勋焉谓之饮至天子亲征之礼也陈王曰其命将出征则如之何太师曰古者大将受命而出则忘其国即戎师阵则忘其家故天子命将出征亲洁斋盛服设奠于祖以诏之大将先入军吏毕从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当阶南面命授之节钺大将受天子乃东向西面而揖之亦弗御也然后告太社冢宰执蜃宜于社之右南面授大将大将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颁赐于军吏其出不类其克不禡战之所在有大山川则祈焉祷克于五帝捷则报之振旅复命简异功勤亲告庙告社而后适朝礼

也王曰将居军中之礼胜败之变则如之何太师曰将帅尚左士卒尚右出国先锋入国后刃介冑在身执锐在列虽君父不拜若不幸军败则驿骑赴告于载橐鞬天子素服哭于库门之外三日大夫素服哭于社亦如之亡将失城则皆哭七日天子使使迎于军命将帅无请罪然后将帅结草自缚袒右肩而入盖丧礼也王曰行古礼如何太师曰古之礼固为于今也有其人行其礼则可无其人行其礼则民弗与也 答问篇陈人有武臣谓子鲋曰夫圣人者诚高材美称也吾谓圣人之知必见未形之前功垂于身后立教而戾夫弗犯吐言而辩士不破也子之先君可谓当之矣然韩子立法其所以异夫子之谓者纷如也予每探其意而校其事持久历远遏奸劝善韩氏未必非孔子未必得也吾今而后乃知圣人无世不有前圣后圣法制固不一也若韩非者亦当世之圣人也子鲋曰子信之为然是固未免凡俗也今世人有言高者必以极天为称言下者必以深渊为名是资势之谈而无其实者也好事而未凿也必言经以自辅援圣以自贤欲以取信于群愚而度其说也若诸子之书其义皆然吾先君之所自志也请略说一隅而君子审其信否焉武臣曰诺子鲋曰乃者赵韩共并知氏赵襄子之行赏先加具臣而后有功韩非书云夫子善之引以张本然后难之岂有不似哉然实诈也何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瑶与韩赵魏伐郑遇东垣而还是时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晋四卿皆在也后悼公十四年知氏乃亡此先后甚远而韩非公称之曾无忤意是则世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默口于小道塞耳于诸子久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植寸指以测渊矇大道而不悟信诬说以疑圣殆非所望也武臣叉手跪谢施施而退遂告人曰吾自以为学之博矣而可否于孔氏方知学不在多要在精之也 陈王问太师曰寡人不得为贤所推而得南面称孤其幸多矣今既赖二三君子且又欲

规久长之图何施而可答曰信王之言万世之福也敢称古以对昔周代殷乃兴灭继绝以为政首今诚法之则六国定不携抑久长之本王曰周存二代别有三恪其事云何答曰封夏殷之后以为二代绍虞帝裔备为三恪恪敬也礼之如宾客也非谓特有二代别有三恪也凡所以立二代者备王道通三统也王曰三统者何答曰各自用其正朔二代与周是谓三统王曰六国之后君吾不能封也远世之王于我何有吾自举不及于周又安能纯法之乎 陈王涉读国语言申生事顾博士曰始予信圣贤之道乃今知其不诚也先生以为何如答曰王何谓哉王曰晋献惑听谗而书又载骊姬夜泣公而以信入其言人之夫妇夜处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虽黔首犹然况国君乎予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为之辞将欲成其说以诬愚俗也故使予并疑于圣人也博士曰不然也古者人君外朝则有国史内朝则有女史举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以无讳示后世善以为式恶以为戒废而不记史失其官故凡若晋侯骊姬口第之私房中之事不得舍焉若夫设教之言驱群俗使人入道而不知其所以者也今此皆书实事累累若贯珠可无疑矣王曰先生真圣人之后风也今幸得闻命寡人无过焉 陈王涉使周章为将西入关以诛秦秦使将章邯拒之陈王以秦国之乱也有轻之之意势若有余而不设敌备博士太师谏曰章邯秦之名将周章非其敌也今王使章霏然自得而不设备臣窃惑焉夫虽天之所舍其祸福吉凶大者在天小者由人今王不修人利以应天祥若跌而不振悔之无及也王曰寡人之军先生无累也请先生息虑也又谏曰臣闻兵法无恃敌之不我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今恃敌而不自恃非良计也王曰先生所言计策深妙予不识也先生休矣已而告人曰儒者可与守成难与进取信哉博士他日复谏曰臣闻国大兵众无备难恃一人善射百夫决拾章邯梟将卒皆死士也周章若懦使彼席卷来前莫有当其锋者

王曰先生所称寡人昧昧焉愿以人间近事喻之答曰流俗之事臣所不忍也今王命之敢不尽情愿王察之也臣昔在梁梁人有阳由者其力扛鼎伎巧过人骨腾肉飞手搏兽国人惧之然无治室之训礼教不立妻不畏惮浸相泄渎方乃积怒妻坐于□答焉左手建杖右手制其头妻亦奋恚因授以背使杖击之而自撮其阴由乃仆地气绝而不能兴邻人闻其凶凶也窥而见之趋而救之妻愈□忿莫肯舍旃或发其裳然后乃放夫以无敌之伎力而劣于女子之手者何也轻之无备故也今王与秦角强弱非若由之夫妇也而轻秦过甚臣是以惧故区区之心欲王备患之也王曰譬类诚佳然实不同也弗听周章果败而无后救邯遂进兵击陈王师大败 博士凡仕六旬老于陈将没戒其弟子曰鲁天下有仁义之国也战国之世讲颂不衰且先君之庙在焉吾谓叔孙通处浊世而清其身学儒术而知权变是今师也宗于有道必有令图归必事焉 按诘墨墨子称景公问晏子以孔子而不对又问三皆不对公曰以孔子语寡人者众矣俱以为贤人今问子而不对何也晏子曰婴闻孔子之荆知白公谋而奉之以石乞劝下乱上教臣弑君非圣贤之行也诘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应聘如荆不用而反周旋乎陈宋齐卫楚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孙胜以为白公史云

二年

是时鲁哀公十五年也夫子自卫反鲁居五年矣白公立一年然后乃谋作乱乱作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卒十旬矣墨子虽欲谤毁圣人虚造妄言奈此年世不相值何 墨子曰孔子之齐见景公公悦之封之于尼溪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顺立命而怠事崇丧遂哀盛用繁礼其道不可以治国其学不可以导家公曰善诘之曰即如此言晏子为非儒恶礼不欲崇丧遂哀也察传记晏子之所行未有以异于儒焉又景公问所以为政晏子答以礼云

景公曰礼其可以治乎晏子曰礼于政与天地并此则未有以恶于礼也晏桓子卒晏婴斩衰枕草苴经带杖菅菲食粥居于倚庐遂哀三年此又未有以异于儒也若能以口非之而躬行之晏子所弗为 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己乃树鸱夷子皮于田常之门诘之曰夫树人为信己也记曰孔子适齐恶陈常而终不见

即

田常

常病之亦恶孔子交相恶而又任

事其然矣记又曰陈常弑其君孔子斋戒沐浴而朝请讨之观其终不树子皮审矣 墨子曰孔子为鲁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孙诘之曰若以季孙为相司寇统焉奉之自法也若附意季孙季孙既受女乐则孔子去之季孙欲杀囚则孔子赦之非苟顺之谓也

墨子曰孔子厄于陈蔡之间子路烹豚孔子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之剥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之诘之曰所谓厄者沽酒无处藜羹不粒乏食七日若烹豚饮酒则何言乎厄斯不然矣且子路为人勇于见义纵有豚酒不以义不取之可知也又何问焉 墨子曰孔子诸弟子子贡季路辅孔悝以乱卫阳虎乱鲁佛肸以中牟叛漆雕开形残诘之曰如此言卫之乱子贡季路为之耶斯不待言而了矣阳虎欲见孔子孔子不见何弟子之有佛肸以中牟叛召孔子则有之矣为孔子弟子未之闻也且漆雕开形残非行己之致何伤于德哉 墨子曰孔子相鲁齐景公患之谓晏子曰邻有圣人国之忧也今孔子相鲁为之若何晏子对曰君其勿忧彼鲁君弱主也孔子圣相也不如阴重孔子欲以相齐则必强谏鲁君鲁君不听将适齐君勿受则孔子困矣诘之曰按如此辞则景公晏子畏孔子之圣也上乃云非圣贤之行上下相反若晏子悖可也否则不然矣

墨子曰孔子见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见晏子乎对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顺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见也公

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国安是以嬰得顺也闻君子独立不惭于影今孔子伐树削迹不自以为辱身穷陈蔡不自以为约始吾望儒贵之今则疑之诘之曰若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毁也小人有之君子则否孔子曰灵公污而晏子事之以洁庄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俭晏子君子也梁丘据问晏子曰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顺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也孔子闻之曰小子记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则孔子誉晏子非所谓毁而不见也景公问晏子曰若人之众则有孔子乎对曰孔子者君子行有节者也晏子又曰盈成匡父之孝子兄之弟弟也其父尚为孔子门人门人且以为贵则其师亦不贱矣是则晏子亦誉孔子可知也夫德之不修己之罪也不幸而屈于人己之命也伐树削迹绝粮七日何约乎哉若晏子以此而疑儒则晏子亦不足贤矣 墨子曰景公祭路寝闻哭声问梁丘据对曰鲁孔子之徒也其母死丧三年哭泣甚哀公曰岂不可哉晏子曰古者圣人非不能也而不为者知其无补于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诘之曰墨子欲以亲死不服三日哭而已于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晏子引而同乎已适证其非耳且晏子服父礼则无缘非行礼者也曹明问子

鱼曰

子鱼

孔鲋

观子诘墨者之辞事义相反墨者妄矣假

使墨者复起对之乎答曰苟得其理虽百墨吾益明白焉失其正虽一人犹不能当前也墨子之所引者矫晏子晏子之善吾先君先君之善晏子其事庸尽乎曹明曰可得闻诸子鱼曰昔齐景公问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霸诸口乎对曰官未具也臣亟以闻而君未肯然也臣闻孔子圣人然犹居处口惰廉隅不修则原宪季羔侍气口而疾志意不通则仲由卜商

侍德不盛行不勤则颜闵冉雍侍今君之朝臣万人立车千乘不善之政加于下民者众矣未能以闻者臣故曰官未备也此又晏子之善孔子者也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此又孔子之贵晏子者也曹明曰吾始谓墨子可疑今则决妄不疑矣

按阙里志鮒字子鱼一字甲该通六艺秦始皇并天下召为鲁国文通君拜少傅三十四年丞相李斯始议焚书鮒与其弟腾子襄藏其家语论语尚书孝经等于祖堂旧壁中自隐于嵩山教弟子百余人后陈涉为楚王聘为太傅凡仕六月托疾而退卒于陈下年五十七书二十余篇记先圣及子思子上子高子顺与己行事名曰孔丛子子随字元路四传至吉吉生何齐皆承殷后为宋公嗣绝

汉

孔腾

按史记孔子世家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尝为孝惠皇帝博士迁为长沙太守长九尺六寸子襄生忠

按兖州府志宗子世表腾字子襄鮒之弟长九尺六寸类孔子高帝过鲁封为奉祀君

孔树

按阙里志九代树字子文鮒幼弟兄弟自师友

孔忠

按史记孔子世家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

按阙里志十代忠字子贞有高尚之志征为博士褒成侯年五十七卒

孔随

按阙里志十代随字元路鮒子承殷后为宋公

孔聚

按阙里志十代聚一名彦字子产树子汉为王将军破项羽垓下汉王即帝位以功封蓼侯史所谓孔将军居左是也年五十三谥曰夷

孔武

按史记孔子世家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国

按兖州府志宗子世表十一代武字子威忠子文帝

博士迁临淮太守（

按汉书孔光传及阙里志俱云忠生武及安国史记云武生安国存疑）

孔臧

按兖州府志孔臧孔子十一世孙也父聚为汉都尉以破项羽功封蓼侯臧嗣爵历位九卿武帝时迁御史大夫辞曰臣世以经学为家相承以作训法今俗儒繁说远本杂以妖妄难可以训侍中安国受诏缀集古义臣乞为太常典臣家业与安国纪纲古训使永垂后嗣帝从之礼赐如三公着书十篇赋二十篇

孔延年

按史记孔子世家武生延年及安国

按汉书孔光传延年以治尚书为武帝博士

按阙里志十二代延年博览群书武帝时为博士转少傅迁大将军年七十一卒葬祖墓北生子霸

孔安国

按史记孔子世家安国为武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生子印印生驩

按汉书本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谷梁春秋为博士部刺史又传左氏常授虢徐敖敖为右扶风掾又传毛诗授王璜平陵涂恽子真子真授河南桑钦君长王莽时诸学皆立刘歆为国师璜恽等皆贵显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有弟子尉氏樊并时大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劝上存之后樊并谋反乃黜其书 按申公传孔安国至临淮太守

按兖州府志孔安国字子国孔子十二世孙也父忠

文帝时为博士封褒成侯生子武及安国武为临淮太守安国师事申公尝为武帝博士鲁共王欲坏孔子旧宅于壁中得古文尚书及传论语孝经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安国承诏作书传又作古文孝经传论语训解会巫蛊事作不果上仕至某郡太守子印传家学尤善诗礼

孔霸

按汉书孔光传延年生霸字次孺霸治尚书事太傅夏侯胜昭帝末年为博士宣帝时为大中大夫以选授皇太子经迁詹事高密相是时诸侯王相在郡守上元帝即位征霸以师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号褒成君给事中加赐黄金二百斤第一区徙名数于长安霸为人谦退不好权执常称爵位太过何德以堪之上欲致霸相位自御史大夫贡禹卒及薛广德免辄欲拜霸霸让位自陈至三上深知其至诚乃弗用以是敬之赏赐甚厚及霸薨上素服临吊者再至赐东园秘器钱帛策赠以列侯礼谥曰烈君霸四子长子福嗣关内侯次子捷捷弟喜皆列校尉诸曹光最少子也

按阙里志十三代霸上书求奉先圣祭诏令以所食邑祀孔子还子福名数于鲁年七十二卒于第

孔茂

按孔丛子叙世臧子琳位至诸吏亦博学琳子黄厥德不修失侯爵大司徒光以其祖有功德而邑土废绝分所食邑三百户封黄弟茂为关内侯

按阙里志十三代茂（

按此则臧为十一代孔丛子载臧与侍中从弟安国书是安国亦十一代也）

孔驩

按阙里志十三代欢印子善春秋三传为博士弘农太守

孔福

按汉书孔光传霸长子福嗣关内侯

按阙里志十四代福袭封关内侯年六十二卒葬祖

墓北生子房

孔光

按汉书本传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孙也霸四子长子福次子捷捷弟喜光最少子也经学尤明年未二十举为议郎光禄勋匡衡举光方正为谏大夫坐议有不合左迁虹长自免归教授成帝初即位举为博士数使录口狱行风俗振赡流民奉使称旨由是知名是时博士选三科高第为尚书次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补诸侯太傅光以高第为尚书观故事品式数岁明习汉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转为仆射尚书令有诏光周密谨慎未尝有过加诸吏官以子男放为侍郎给事黄门数年迁诸吏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事中赐黄金百斤领尚书事后为光禄勋复领尚书诸吏给事中如故凡典枢机十余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问据经法以心所安而对不希指苟合如或不从不敢强谏争以是久而安时有所言辄削草口以为章主之过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荐举唯恐其人之闻知沐日归休兄弟妻子燕语终不及朝省政事或问光温室省中树皆何木也光嘿不应更答以它语其不泄如是光帝师傅子少以经行自着进官蚤成不结党友养游说有求于人既性自守亦其势然也徙光禄勋为御史大夫绥和中上即位二十五年无继嗣至亲有同产弟中山孝王及同产弟子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学多材于帝子行而王祖母傅太后阴为王求汉嗣私事赵皇后昭仪及帝舅大司马骠骑将军王根故皆劝上上于是召丞相翟方进御史大夫光右将军廉褒后将军朱博皆引入禁中议中山定陶王谁宜为嗣者方进根以为定陶王帝弟之子礼曰昆弟之子犹子也为其后者为之子也定陶王宜为嗣褒博皆如方进根议光独以为礼立嗣以亲中山王先帝之子帝亲弟也以尚书盘庚殷之及王为比中山王宜为嗣上以礼兄弟不相入庙又皇后昭仪欲立定陶王故遂立为太子光以议不中意左迁廷尉光久典尚书练法令

号称详平时定陵侯淳于长坐大逆诛长小妻乃始等六人皆以长事未发觉时弃去或更嫁及长事发丞相方进大司空武议以为令犯法者各以法时律令论之明有所讫也长犯大逆时乃始等见为长妻已有当坐之罪与身犯法无异后乃去于法无以解请论光议以为大逆无道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市欲惩后犯法者也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长未自知当坐大逆之法而去乃始等或更嫁义已绝而欲以为长妻论杀之名不正不当坐有诏光议是是岁右将军褒后将军博坐定陵红阳侯皆免为庶人以光为左将军居右将军官职执金吾王咸为右将军居后将军官职罢后将军官数月丞相方进薨召左将军光当拜已刻侯印书赞上暴崩即其夜于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绶哀帝初即位躬行俭约省减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褒赏大臣益封光千户时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长乐宫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国邸有诏问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当何居光素闻傅太后为人刚暴长于权谋自帝在襁口而养长教道至于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与政事不欲令与帝旦夕相近即议以为定陶太后宜改筑宫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宫上从武言北宫有紫房复道通未央宫傅太后果从复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称尊号贵宠其亲属使上不得直道而行顷之太后从弟子傅迁在左右尤倾邪上免官遣归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复留迁光与大司空师丹奏言诏书侍中驸马都尉迁巧佞无义漏泄不忠国之贼也免归故郡复有诏止天下疑惑无所取信亏损圣德诚不小愆陛下以变异连见避正殿见群臣思求其故至今未有所改臣请归迁故郡以销奸党应天戒卒不得遣复为侍中胁于傅太后皆此类也又傅太后欲与成帝母俱称尊号群下多顺指言母以子贵宜立尊号以厚孝道唯师丹与光持不可上重违大臣正议又内迫傅太后猗违者连岁丹以罪免而朱博代为大

司空光自先帝时议继嗣有持异之隙矣又重忤傅太后指由是傅氏在位者与朱博为表里共毁潜光后数月遂策免光曰丞相者朕之股肱所与共承宗庙统理海内辅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朕既不明灾异重仍日月无光山崩河决五星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君前为御史大夫辅翼先帝出入八年卒无忠言嘉谋今相朕出入三年忧国之风复无闻焉阴阳错谬岁比不登天下空虚百姓饥馑父子分散流离道路以十万数而百官群职旷废奸轨放纵盗贼并起或攻官寺杀长吏数以问君君无怵惕忧惧之意对毋能为是以群卿大夫咸愴哉莫以为意咎由君焉君秉社稷之重总百僚之任上无以匡朕之阙下不能绥安百姓书不云乎毋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于呼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绶罢归光退闾里杜门自守而朱博代为丞相数月坐承傅太后指妄奏事自杀平当代为丞相数月薨王嘉复为丞相数谏争忤指旬岁闲阅三相议者皆以为不及光上由是思之会元寿元年正月朔日有蚀之后十余日傅太后崩是月征光诣公车问日蚀事光对曰臣闻日者众阳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阴道盛强侵蔽阳明则日蚀应之书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极如貌言视听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则咎征荐臻六极屡降皇之不极是为大中不立其传曰时则有日月乱行谓眇侧匿甚则薄蚀是也又曰六沴之作岁之朝曰三朝其应至重乃正月辛丑朔日有蚀之变见三朝之会上天聪明苟无其事变不虚生书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异变之来起事有不正也臣闻师曰天右与王者故灾异数见以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惧有以塞除而轻忽简诬则凶罚加焉其至可必诗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皆谓不惧者凶惧之则吉也陛下圣德聪明兢兢业业承顺天戒敬畏变异勤心虚己延见群臣思求其故然后敕躬自约总正万事放远逸说之党援纳断断之介退去贪残之徒进用贤

良之吏平刑罚薄赋敛恩泽加于百姓诚为政之大本应变之至务也天下幸甚书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顺天也又曰天棐谏辞言有诚道天辅之也明承顺天道在于崇德博施加精致诚孳孳而已俗之祈禳小数终无益于应天塞异销祸兴福较然甚明无可疑惑书奏上说赐光束帛拜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事中位次丞相诏光举可尚书令者封上光谢曰臣以朽材前比历位典大职卒无尺寸之效幸免罪诛全保首领今复拔擢备内朝臣与闻政事臣光智谋浅短犬马齿馘诚恐一旦颠仆无以报称窃见国家故事尚书以久次转迁非有蹕绝之能不相逾越尚书仆射敞公正勤职通敏于事可尚书令谨封上敞以举故为东平太守敞姓成公东海人也光为大夫月余丞相嘉下狱死御史大夫贾延免光复为御史大夫二月为丞相复故国博山侯上乃知光前免非其罪以过近臣毁短光者复免傅嘉曰前为侍中毁潜仁贤诬诉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嘉倾覆巧伪挟奸以罔上崇党以蔽朝伤善以肆意诗不云乎谗人罔极交乱四国其免嘉为庶人归故郡明年定三公官光更为大司徒会哀帝崩太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为大司马征立中山王是为平帝帝年幼太后称制委政于莽初哀帝罢黜王氏故太后与莽怨丁傅董贤之党莽以光为旧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备礼事光所欲搏击辄为草以太后指风光令上之口毗莫不诛伤莽权日盛光忧惧不知所出上书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师傅徙光为帝太傅位四辅给事中领宿卫供养行内署门户省服御食物明年徙为太师而莽为太傅光常称疾不敢与莽并有诏朝朔望领城门兵莽又风群臣奏莽功德称宰衡位在诸侯王上百官统焉光愈恐固称疾辞位太后诏曰太师光圣人之后先师之子德行纯淑道术通明居四辅职辅道于帝今年耆有疾俊艾大臣惟国之重其犹不可以阙焉书曰无遗老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其令太师毋朝十日

一赐餐赐太师灵寿杖黄门令为太师省中坐置几
太师入省中用枚赐餐十七物然后归老于第官属
按职如故光凡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壹为大司徒
太傅太师历三世居公辅位前后十七年自为尚书
止不教授后为卿时会门下大生讲问疑难举大义
云其弟子多成就为博士大夫者见师居大位几得
其助力光终无所荐举至或怨之其公如此光年七
十元始五年薨葬白太后使九卿策赠以太师博山
侯印绶赐乘舆秘器金钱杂帛少府供张谏大夫持
节与谒者二人使护丧事博士护行礼太后亦遣中
谒者持节视丧公卿百官会吊送葬载以乘舆轎輶
及副各一乘羽林孤儿诸生合四百人挽送车万余
两道路皆举音以过丧将作穿复土可甲卒五百人
起坟如大将军王凤制度谥曰简烈侯初光以丞相
封后益封凡食邑万一千户病甚上书让还七千户
及还所赐一第子放嗣莽篡位后以光兄子永为大
司马封侯昆弟子至卿大夫四五人

戴老也

与耆同

孔吉

按汉书成帝本纪绥和元年春二月癸丑诏封孔吉
为殷绍嘉侯三月进爵为公地百里

孔立

按阙里志十四代立欢子善诗书与刘歆友善教授
数百人

孔宣

按阙里志十四代宣聚之元孙为长安公仕宣帝元
康四年诏复家

孔何齐

按阙里志十五代何齐吉子嗣宋公食邑一千六百
七十户哀帝建平二年益户九百三十二

孔房

按阙里志十五代房霸孙福之子袭封关内侯生子
均

孔元

按阙里志十五代元立子为校书郎

孔永

按阙里志十五代永光兄之子为大司马封宁乡侯
食邑千户

孔寿

按阙里志十五代寿封合意侯

孔放

按阙里志十五代放光子历侍郎嗣博山侯

孔均

按后汉书孔僖传平帝时王莽秉政乃封孔子后孔
均为褒成侯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及王莽败失
国

按阙里志十六代均字长平初名莽避王莽改名敦
笃好学有大才征拜尚书郎言辞清辨奏对成章平
帝元始元年更封褒成侯食邑二千户五年王莽篡
位拜太尉不就三辞疾乃得还年八十一卒生子志

孔子建

按后汉书孔僖传子建少游长安与崔篆友善及篆
仕王莽为建新大尹尝劝子建仕对曰吾有布衣之
心子有袞冕之志各从所好不亦善乎请从此辞遂
归终于家

按兖州府志子建孔子十六代孙也

孔奋

按阙里志十六代奋字君鱼提孙有学术通左氏春
秋后汉初除姑臧长赐爵关内侯有功世祖下诏褒
美拜武都丞迁太守

孔奇

按阙里志十六代奇字子异博通经典着左氏删故
与兄奋家于茂陵

孔尚

按阙里志十六代尚霸曾孙巨鹿太守

孔仁

按阙里志十七代仁子建子以文学为议郎迁博士

南海太守

孔嘉

按阙里志十七代嘉奋子有才学作左氏说终城门校尉

圣裔部列传一

周

孔鲤

按孔子家语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开官氏一岁而生伯鱼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鲤鱼赐孔子荣君之赐故因以名曰鲤而字伯鱼年五十先孔子卒 孔子谓伯鱼曰鲤乎吾闻可以与人终日不倦者其惟学焉其容体不足观也其勇力不足惮也其先祖不足称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终而有大名以显闻四方声后裔者岂非学者之效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学其容不可以不饬不饬无类无类失亲失亲不忠不忠失礼失礼不立夫远而有光者饬也近而愈明者学也譬之污池水潦注焉萑苇生焉虽或以观之孰知其源乎

按礼记檀弓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鱼闻之遂除之按史记注皇览曰伯鱼冢在孔子冢东与孔子并大小相望也

按阙里志宗子世纪伯鱼生于周景王十三年为鲁昭公之十年也

按兖州府志宗子世表伯鱼孔子子鲁哀公聘不应先孔子卒

敬王三十

八年己未

年五十宋封泗水侯从祀后改

配启圣祠

孔伋

按史记孔子世家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

按礼记檀弓子上之母死而不丧门人问诸子思曰

昔者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丧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无所失道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伋则安能为伋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伋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出母自子思始也 子思曰丧三日而殡凡附于身者必诚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诚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丧三年以为极亡则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终身之忧而无一朝之患故忌日不乐 曾子谓子思曰伋吾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于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礼也过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于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子思之母死于卫柳若谓子思曰子圣人之后也四方于子乎观礼子盖慎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闻之有其礼无其财君子弗行也有其礼有其财无其时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穆公问于子思曰为旧君反服古与子思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故有旧君反服之礼也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队诸渊毋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礼之有 子思之母死于卫赴于子思子思哭于庙门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为哭于孔氏之庙乎子思曰吾过矣吾过矣遂哭于他室

按孔丛子记问篇夫子闲居喟然而叹子思再拜请曰意子孙不修将忝祖乎羨尧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尔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对曰伋于进瞻亟闻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是谓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无忧矣世不废业其克昌乎 子思问于夫子曰为人君者莫不知任贤之逸也而不能任贤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在能者由于不明也其君以誉为赏以毁为罚贤者不居焉 子思问于夫子曰伋闻夫子之诏正俗化民之政莫善于礼乐也管子任法以治齐而天下称仁焉是法与礼乐异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礼乐哉子曰尧舜之功百世不辍仁义之风远

也管仲任法身死则法息严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专任法终必乱成矣 子思问于夫子曰物有形类事有真伪必审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谓圣推数究理不以疑周其所察圣人难诸 杂训篇子上杂所习请于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训焉学必由圣所以致其材也砺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杂说不与焉又何请子思谓子上曰白乎吾尝深有思而莫之得也于学则寤焉吾尝企有望而莫之见也登高则睹焉是故虽有本性而加之以学则无惑矣 县子问子思曰吾闻同声者相好子之先君见子产时则兄事之而世谓子产仁爱称夫子圣人是谓圣道事仁爱乎吾未喻其人之孰先后也故质于子子思曰然子之问也昔季孙问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产之仁爱譬夫子其犹浸水之与膏雨乎康子曰子产死郑人丈夫舍玦佩妇女舍珠珥巷哭三月竽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闻鲁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则生其所不及则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广莫大焉民之受赐也普矣莫识其由来者上德不德是以无德季孙曰善县子曰其然 孟子车尚幼请见子思子思见之甚悦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礼敬子车甚崇子上不愿也客退子上请曰白闻士无介不见女无媒不嫁孟孺子无介而见大人悦而敬之白也未喻敢问子思曰然吾昔从夫子于郟遇程子于涂倾盖而语终日而别命子路将束帛赠焉以其道同于君子也今孟子车孺子也言称尧舜性乐仁义世所希有也事之犹可况加敬乎非尔所及也 子思在鲁使以书如卫问子上子上北面再拜受书伏读然后与使者晏遂为复书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受书然后退使者还鲁问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书事毕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书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宾也 鲁人有同姓死而弗吊者人曰在礼当免不免当吊不吊有司

罚之如之何子之无吊也答曰吾以其口远也子思
闻之曰无恩之甚也昔者季孙

康

子

问于夫子曰百世

之宗有绝道乎子曰继之以姓义无绝也故同姓为
宗合族为属虽国子之尊不废其亲所以崇爱也是
以缀之以食序列昭穆万世婚姻不通忠笃之道然
也 鲁穆公访于子思曰寡人不得嗣先君之业二
年矣未知所以为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恶以扬先
君之善使谈者有述焉为之若何愿先生教之也子
思答曰以伋所闻舜禹之于其父非勿欲也以为私
情之细不如公义之大故弗敢私之云耳责以虚饰
之教又非伋所得言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子思曰
顾有惠百姓之心则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毁不
居之室以赐穷民夺嬖宠之禄以赈困匮无令人有
悲怨而后世有闻见抑亦可公曰诺 县子问子思
曰颜回问为邦夫子曰行夏之时若是殷周异正为
非乎子思曰夏数得天尧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
伐革命以应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时之改耳故不
相因也夫受禅于人者则袭其统受命于天者则革
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变然也三统之义夏得其
正是以夫子云 穆公问于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
答曰有之在周公之典公曰昔文王舍适而立其次
微子舍孙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质而尊
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亲其亲故立子亦各其礼也
文质不同其礼则异文王舍适立次权也公曰苟得
行权岂惟圣人唯贤与爱立也子思曰圣人不以权
教故立制垂法顺之为贵若必欲犯何有于异公曰
舍贤立圣舍愚立贤何如子思曰唯圣立圣其文王
乎不及文王者则各贤其所爱不殊于适何以限之
必不能审贤愚之分请父兄群臣卜于祖庙亦权之
可也 孟轲问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
所以教民亦仁义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则

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乐为乱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居卫篇子思居卫言苟变于卫君曰其材可将五百乘君任军旅率得此人则无敌于天下矣卫君曰吾知其材可将然变尝为吏赋于民而食人二鸡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圣人之官人犹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何也知其所妨者细也卒成不訾之器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者也卫君再拜曰谨受教矣 子思适齐齐君之嬖臣美须眉立乎侧齐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须眉于先生也子思曰非所愿也所愿者唯君修礼义富百姓而伋得寄帑于君之境内从襁负之列其荣多矣若无此须鬣非伋所病也昔尧身修十尺眉乃八彩实圣舜身修八尺有奇面颌无毛亦圣禹汤文武及周公勤思劳体或折臂望视或秃髡背倮亦圣不以须眉美鬣为称也人之贤圣在德岂在貌乎且吾性无须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损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毛鬣之不茂也 子思谓子上曰有可以为公之尊而富贵人众不与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无欲乎夫锦缋纷华所服不过温体三牲大牢所食不过充腹知以身取节者则知足矣苟知足则不累其志矣 曾子谓子思曰昔者吾从夫子巡守于诸侯夫子未尝失人臣之礼而犹圣道不行今吾观子有傲世主之心无乃不容乎子思曰时移世异人有宜也若吾先君周制虽毁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体然夫欲行其道不执礼以求之则不能入也今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伋于此时不自高人将下吾不自贵人将贱吾舜禹揖让汤武用师非故相诡乃各时也 子思在齐尹文子生子不类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妇吾将黜之子思曰若子言则尧舜之妃复可

疑也此二帝圣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岂可类乎然举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贤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愿无言文留妻矣 孟轲问子思曰尧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称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昼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农之赴时商之趣利恶有不至者乎 子思谓孟轲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异而不修其所以异不异矣故君子高其行则人莫能阶也远其志则人莫能及也礼接于人人不敢慢辞交于人人不敢侮其唯高远乎 申祥问曰殷人自契至汤而王周人自弃至武王而王同誉之后也周人追王太王王季文王而殷人独否何也子思曰文质之异也周人之所追太王王迹起焉又曰文王受命断虞芮之讼伐崇邦退犬戎追王太王王季何也子思曰狄人攻太王太王召耆老而问焉曰狄人何来耆老曰欲得菽粟财货太王曰与之与之至无而狄人不止太王又问耆老曰狄人何欲耆老曰欲土地太王曰与之耆老曰君不为社稷乎太王曰社稷所以为民也不可以所为民者口民也耆老曰君纵不为社稷不为宗庙乎大王曰宗庙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杖策而去过梁山止乎岐下豳民之束修奔而从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于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业广其基焉虽同追王不亦可乎 羊客问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谓之二伯周自后稷封为王者后子孙据国至大王王季文王此固世为诸侯矣焉得为西伯乎子思曰吾闻诸子夏殷王帝乙之时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珪瓚秬鬯之赐文王因之得专征伐此以诸侯为伯犹周召之君为伯也 子思年十六适宋宋大夫乐朔与之言学焉朔曰尚书虞夏数四篇善也下此以讫于秦费效尧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变有极正自当耳假令周公尧舜不更时异处其书同矣乐朔曰凡书之作欲

以喻民也简易为上而乃故作难知之辞不亦繁乎子思曰书之意兼复深奥训诂成义古人所以为典雅也曰昔鲁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为知者传苟非其人道不传矣今君何似之甚也乐朔不悦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鲁虽以宋为旧然世有讎焉请攻之遂围子思宋君闻之不待驾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于羑里作周易祖君屈于陈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无作乎于是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 巡狩篇子思游齐陈庄伯与登泰山而观见古天子巡狩之铭焉陈子曰我生独不及帝王封禅之世子思曰子不欲尔今周室卑微诸侯无霸假以齐之众连邻国以辅文武子孙之有德者则齐桓晋文之事不足言也陈子曰非不悦斯道力不堪也子圣人之后吾愿有闻焉敢问昔圣帝明王巡狩之礼可得闻乎子思曰凡求闻者为求行之也今子自计必不能行欲闻何为陈子曰吾虽不敏亦乐先王之道于子何病而不吾告也子思乃告之曰古者天子将巡守必先告于祖祢命史告群庙及社稷圻内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遍亲告用牲史告用币申命冢宰而后清道而出或以迁庙之主行载于斋车每舍奠焉及所经五岳四渎皆有牲币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于上帝望秩于山川所过诸侯各待于境天子先问百年者所在而亲问之然后覲方岳之诸侯有功德者则发爵赐服以顺阳义无功者则削黜贬退以顺阴义命史采民诗谣以观其风命市纳价察民之所好恶以知其志命典礼正制度均量衡考衣服之等协时月日辰入其疆遗老失贤掎克在位则君免山川社稷有不亲举土荒民游为无教无教者则君退民淫僭上为无法无法者则君罪入其疆土地垦辟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君有庆遂南巡五月至于南岳又西巡八月至于西岳又北巡十有一月至于北岳其礼皆如岱宗归反舍于外次三日斋亲告于祖祢用特命有司告群庙社稷及圻内名山大川而后入听朝此古者明王巡狩之礼也陈子

曰诸侯朝于天子盟会霸主则亦告宗庙山川乎子思曰告哉陈子曰王者巡狩不及四岳诸侯会盟不越邻国则其礼同乎异乎子思曰天子封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虞夏殷周之常制也其或出此封者则其礼与巡狩朝会无变其不越封境虽行如国陈子曰古之义也吾今而后知不学者浅之为人也 公仪篇鲁人有公仪僂者砥节砺行乐道好古恬于荣利不事诸侯子思与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为相谓子思曰公仪子必辅寡人参分鲁国而与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对曰如君之言则公仪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饥渴待贤纳用其谋虽蔬食水饮伋亦愿在下风令徒以高官厚禄钓饵君子无信用之意公仪子之智若鱼鸟可也不然则彼将终身不蹶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为君操竿下钓以荡守节之士也 闾丘温见田氏将必危齐欲以其邑叛而适鲁穆公闻之谓子思曰子能怀之则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常宗子思曰伋虽能之义所不为也公曰何子思对曰彼为人臣君将败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国弗能以其身死而逃之此罪诛之人也伋纵不能讨而又要利以召奸非忍行也 穆公问子思曰吾闻龙栏氏子不孝其行何如对曰吾闻明君之为政尊贤以崇德举善以劝民则四方之内孰敢不化若夫过行是细人所识不治其本而问其过臣不知所以也公曰善 穆公谓子思曰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者以谓子之辞子思曰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正其辞然犹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于事无非子思曰无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为臣之辞臣之辞无非则亦宜贵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 穆公谓子思曰县子言子之为善不欲人誉己信乎子思对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誉臣是臣之为善有劝也此所愿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则必毁臣是臣之为善而受毁也此臣所不愿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鸡鸣为善

滋滋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誉己臣以谓斯人也者非虚则愚也 胡母豹谓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随时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于世为行道也毁道以求容容何行焉大不见容命也毁大而求容罪也吾勿改矣 子思居贫其友有馈之粟者受二车焉或献樽酒束修子思勿为当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辞吾酒脯是辞少而取多也于义则无名于分则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伋不幸而贫于财至乃困乏将恐绝先人之祀夫以受粟为周之也酒脯则所以饮宴也方乏于食而乃饮宴非义也吾岂以为分哉度义而行也或者担其酒脯以归 穆公问子思曰吾国可兴乎子思曰可公曰为之奈何对曰苟君与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开公家之惠杜私门之利结恩百姓修礼邻国其兴也勃矣 子思曰吾之富贵甚易而由不能夫不取于人谓之富不辱于人谓之贵不取不辱其于富贵庶矣哉 抗志篇曾申参

之子

谓子思曰屈己以伸道乎抗志以贫贱乎子思曰道伸吾所愿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与屈己以富贵不若抗志以贫贱屈己则制于人抗志则不愧于道 子思居卫卫人钓于河得鰕鱼焉其大盈车子思问之曰鰕鱼鱼之难得者也子果何得之对曰吾始下钓垂一鲂之饵鰕过而勿视焉更以豚之半体则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鰕虽难得贪以死饵士虽怀道贪以死禄矣 子思居卫鲁穆公卒县子使乎卫闻丧而服谓子思曰子虽未臣鲁父母之国也先君宗庙在焉奈何不服子思曰吾岂爱乎礼不得也县子曰请问之答曰臣而去国君不扫其宗庙则为之服寄公寓乎是国而为国服吾既无列于鲁而祭在卫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则旧君无服明不二君之义也县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 卫君言计是非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观所

为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则众谋不进军是而臧之犹却众谋况和非以长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悦人之赞己暗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谀求容谄莫甚焉君暗臣谄以居百姓之上民弗与也若此不已国无类矣

子思谓卫君曰君之国事将日非矣君曰何故对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为是而卿大夫莫敢矫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为是而士庶莫敢矫其非君臣既自贤矣而群下同声贤之贤之则顺而有福矫之则逆而有祸故使如此如此则善安从生诗曰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抑亦似卫之君臣乎 卫君问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答曰无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则君亲之中正口非则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贵贫贱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见亲而取其所以见疏者乎是故竞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谓无非也公曰然乎寡人之过也今知改矣答曰君弗能焉口顺而心不悻者临其事必疚君虽有命臣未敢受也 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问服于子思子思曰礼父母改葬总既葬而除不忍无服送至亲也非父母无服无服则吊而加麻文子曰丧服既除然后乃葬则其服何服答曰三年之丧未葬服不变除何有焉期大功之丧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 公叔木谓申祥曰吾于子思亲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祥以告曰人求亲敬于子子何辱焉子思答曰义也申祥曰请闻之答曰公叔氏之子爱人之同己慢而不知贤夫其亲敬非心见吾所可亲敬也以人口而亲敬吾则亦以人口而口慢吾矣申祥曰其不知贤奈何答曰有龙穆者徒好饰弄辞说观于坐席相人眉睫以为之意天下之浅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桥子良修实而不修名为善不为人之知己不撞不发如大钟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与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为爱同己而不知贤也 子思自齐反卫卫君馆而问曰

先生鲁国之士然不以卫之褊小犹步玉趾而慰存之愿有赐于寡人也子思曰臣羁旅于此而辱君之威尊亟临华门其荣多矣欲报君以财币而君之府藏已盈而伋又贫欲报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听也顾未有可以报君者唯进贤尔卫君曰贤固寡人之所愿也子思曰未审君之愿将何以为君曰必用以治政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何故答曰卫国非无贤才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贤才不见用故也君曰虽然愿闻先生所以为贤者答曰君将以名取士耶以实取士耶君曰必以实子思曰卫之东境有李音者贤而有实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答曰世农夫也卫君乃胡卢大笑曰寡人不好农农夫之子无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称李音称其贤才也周公大圣康叔大贤今鲁卫之君未必皆同其祖考李音父祖虽善农则音亦未必与之同也君言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则臣所谓有贤才而不见用果信矣臣之问君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实也今君不问李音之所以为贤才而闻其世农夫因笑而不爱则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实者也卫君屈而无辞 卫君曰夫道大而难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学术何如子思曰君无然也体道者逸而不穷任术者劳而无功古之笃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动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怨之故明于生死之分通于利害之变虽以天下易其胫毛无所概于志矣是以与圣人居使穷士忘其贫贱使王公简其富贵君无然也卫君曰善 齐王谓子思曰今天下扰扰诸侯无伯吾国大人众图帝何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贪利之心王曰何害子思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汨之人之性安而嗜欲乱之故能有天下者必无以天下为者也能有名誉者必无以名誉为者也达此则其利心外矣 卫将军文子之内子死复者曰口媚女复子思闻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妇人于夫氏以姓氏称礼也 费子阳谓子思曰吾念宗周将灭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此亦子

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忧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忧河水之浊而以泣清之也其为无益莫大焉故微子去殷纪季入齐良知时也唯能不忧世之乱而患身之不治者可与言道矣 齐王戮其臣不辜谓子思曰吾知其不辜而适触吾忿故戮之以为不足伤义也子思曰文王葬枯骨而天下知仁商纣斩朝涉而天下称暴夫义者不必遍利天下也暴者不必尽虐海内也以其所施而观其意民乃去就焉今君因心之忿迁戮不辜以为无伤于义此非臣之所敢知也王曰寡人实过乃今闻命请改之 卫公子交见于子思曰先生圣人之后执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虽不敏窃慕下风愿师先生之行幸顾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节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烦意择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绍康叔之绪处战伐之世当务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规检修匹夫之行之时也 卫公子交馈马四乘于子思曰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欢而辱先生之洁也先生久降于鄙土盖为宾主之饫焉子思曰伋寄命以来度身以服卫之衣量腹以食卫之粟矣又且朝夕受酒脯及祭燔之赐衣食已优意气已定以无行志未敢当车马之赐礼虽有爵赐人不逾父兄今重违公子之盛旨则有失礼之僭焉若何公子曰交已言于君矣答曰不可为人子者三赐不及车马公子曰我未之闻也谨受教 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愿将去鲁鲁君曰天下之王亦犹寡人也去将安之子思答曰盖闻君子犹鸟也疑之则举今君既疑矣又以己限天下之君臣窃为言之过也 齐王谓子思曰先生名高于海内吐言则天下之士莫不属耳目今寡人欲相梁起起也名少愿先谈说之也子思曰天下之士所以属耳目者欲伋之言是非当也今君使伋虚谈于起则天下之士必改耳目矣耳目既改又无益于起是两有丧也故不敢承命齐君曰起之不贤何也子思曰君

岂未之知乎厚于财物必薄于德自然之道也今起以贪成富闻于诸侯而无救施之惠焉以好色闻于齐国而无男女之别焉有一于此犹受其咎而起二之能无累乎王曰寡人之言实过愿先生赦焉 子思见老莱子老莱子闻穆公将相子思老莱子曰若子事君将何以为乎子思曰顺吾性情以道辅之无死亡焉老莱子曰不可顺子之性也子性刚而傲不肖又且无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固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听则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听则亦不能事君所谓无死亡也老莱子曰子不见夫齿乎齿坚刚卒尽相磨舌柔顺终以不敝子思曰吾不能为舌故不能事君

按韩子鲁穆公问于子思曰吾闻庞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对曰君子尊贤以崇德举善以劝民若夫过行是细人之所识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厉伯入见问庞氏子子服厉伯对曰其过三皆君之所未尝闻自是之后君子思而贱子服厉伯也

字典

无此字

孔白

按史记孔子世家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

按礼记檀弓子上之母死而不丧门人问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丧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无所失道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伋则安能为伋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伋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

按孔丛子杂训篇子上杂所习请于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训焉学必由圣所以致其材也砺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杂说不与焉又何请 子思谓子上曰白乎吾尝深有思而莫之得也于学则寤焉吾尝企有望而莫之见也登高则睹焉是故虽有本性而加之以学则无惑矣 孟子车尚幼请见子思子思见之甚悦其志命

子上侍坐礼敬子车甚崇子上不愿也客退子上请曰白闻士无介不见女无媒不嫁孟孺子无介而见大人悦而敬之白也未喻敢问子思曰然吾昔从夫子于郟遇程子于涂倾盖而语终日而别命子路将束帛赠焉以其道同于君子也今孟子车孺子也言称尧舜性乐仁义世所希有也事之犹可况加敬乎非尔所及也 子思在鲁使以书如卫问子上子上北面再拜受书伏读然后与使者宴遂为复书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受书然后退使者还鲁问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书事毕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书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宾也 居卫篇子思谓子上曰有可以为公之尊而富贵人众不与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无欲乎夫锦纈纷华所服不过温体三牲大牢所食不过充腹知以身取节者则知足矣苟知足则不累其志矣

按阙里志四代白字子上齐威王召白为国相不受再召又不受年四十九卒葬祖墓西北生子求

孔求

按史记孔子世家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

按阙里志五代求字子家楚召不受年四十五卒葬祖墓东北

孔箕

按史记孔子世家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

按阙里志六代箕字子京为魏相年四十六卒葬祖墓东南

孔穿

按史记孔子世家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

按孔丛子公孙龙篇公孙龙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马为非白马或谓子高曰此人小辨而毁大道子盍往正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校枉也吾

何病焉或曰虽然子为天下故往也子高适赵与龙会平原君家谓之曰仆居鲁遂闻下风而高先生之行也愿受业之日久矣然所不取于先生者独不取先生以白马为非白马尔诚去非白马之学则穿请为弟子公孙龙曰先生之言悖也龙之学正以白马非白马者也今使龙去之则龙无以教矣今龙为无以教而乃学于龙不亦悖乎且夫学于龙者以智与学不逮也今教龙去白马非白马是先教也而后师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龙者似齐王之问尹文也齐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齐国无士尹文曰今有人于此事君则忠事亲则孝交友则信处乡则顺有此四行者可谓士乎王曰善是真吾所谓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为臣乎王曰所愿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人于广庭大众之中见侮而不敢斗王将以为臣乎王曰夫士也见侮而不斗是辱则寡人不以为臣矣尹文曰虽见侮而不斗是未失所以为士也然而王不以为臣则乡所谓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见侮终不敢斗是全王之法也而王不以为臣是罚之也且王以不敢斗为辱必以敢斗为荣是王之所赏吏之所罚也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赏罚是非相与曲谬虽十黄帝固所不能治也齐王无以应且白马非白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龙闻楚王张繁弱之弓载忘归之矢以射蛟兕于云梦之囿反而丧其弓左右请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闻之曰楚王仁义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也夫是仲尼之异楚人于所谓人而非龙之异白马于谓马悖也先生好儒术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学而使龙去所以教虽百龙之智固不能当前也子高莫之应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无所不答也异日平原君会众宾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圣人之后也不远千里来顾临之欲去夫公孙白马之学今是非未分而先生口然欲高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

则自明之岂任穿之退哉平原君曰至精之说可得闻乎答曰其说皆取之经传不敢以意春秋记六鷁退飞睹之则六察之则鷁鷁犹马也六犹白也睹之得见其白察之则知其马色以名别内由外显谓之白马名实当矣若以丝麻加之女工为缁素青黄色名虽殊其质则一是以诗有素丝不曰丝素礼有缁布不曰布缁牛元武此类甚众先举其色后名其质万物之所同圣贤之所常也君子之谓贵当物理不贵繁辞若尹文之折齐王之所言与其法错故也穿之所说于公孙子高其智悦其行也去白马之说智行固存是则穿未失其所师者也称此云云没其理矣是楚王之言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广其实狭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则异楚王之所谓楚非异楚王之所谓人也以此为喻乃相击切矣凡言人者总谓人也亦犹言马者总谓马也楚自国也白白色也欲广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忱察此理则公孙之辨破矣平原君曰先生言于理善矣因顾谓众宾曰公孙子能答此乎燕客史由对曰辞则有焉理则否矣字典

无此字

公孙龙又与子高记论于平原君所辨理

至于臧三耳公孙龙言臧之三耳甚辨析子高弗应俄而辞出明日复见平原君曰畴昔公孙之言信辨也先生实以为何如答曰然几能臧三耳矣虽然实难仆愿得又问于君今为臧三耳甚难而实非也谓臧两耳甚易而实是也不知君将从易而是者乎亦从难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应明日谓公孙龙曰公无复与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胜于辞公辞胜于理辞胜于理终必受诘 李寅言曹良于平原君欲仕之平原君以问子高子高曰不识也平原君曰良尝得见于先生矣故敢问子高曰世人多自称上用我则国无患夫用智莫若观其身其身且犹不免于患国用之亦乌得无患乎平原君曰良之有患时不明

也居家理治可移于官良能殖货故欲仕之子高曰未可知也今有人于此身修计明而贫者志不存也身不修会计暗而富者非盗无所得之也 儒服篇子高衣长裾振袖方履粗袷见平原君君曰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请吾子言之答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则有冕之服统御师旅则有介冑之服从容徒步则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为名何取尔子高曰取包众美兼六艺动静不失中道 子高游赵平原君客有邹文季节者与子高相善及将还鲁诸故人诀既毕文节送行三宿临别文节流涕交颐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问曰先生与彼二子善彼有恋恋之心未知后会何期凄怆流涕而先生厉声高揖此无乃非亲亲之谓乎子高曰始焉谓此二子丈夫尔乃今知其妇人也人生则有四方之志岂鹿豕也哉而常聚乎其徒曰若此二子之泣非邪答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若于取断必不足矣其徒曰凡泣者一无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奸之人以泣自信妇人懦夫以泣着爱 平原君与子高饮强子高酒曰昔有遗谚尧舜千钟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饮十榼古之圣贤无不能饮也吾子何辞焉子高曰以穿所闻贤圣以道德兼人未闻以饮食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则此言何生子高曰生于嗜酒者盖其劝厉奖戏之辞非实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戏子无所闻此雅言也 平原君问子高曰吾闻子之先君亲见卫夫人南子又云南游遇乎阿谷而交辞于漂女信有之乎答曰士之相信闻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已行之事占之也昔者先君在卫卫君问军旅焉拒而不告问不已摄驾而去卫君请见犹不能终何夫人之能覲乎古者大飨夫人与焉于时礼仪虽废犹有行之者意卫君夫人飨夫子则夫子亦弗获已矣若夫阿谷之言起于近世殆是假其类以行其心者之为也 子高适魏会秦兵将至信陵君惧造子高之馆而问祈胜之礼焉

子高曰命勇谋之将以御敌先使之迎于敌所从来之方为坛祈克于五帝衣服随其方色执事人数从其方之数牲则用其方之牲祝史告于社稷宗庙邦域之内名山大川君亲素服誓众于太庙曰某人不道侵犯大国二三子尚皆同心比力死守将帅稽首再拜受命既誓将帅勒士卒陈于庙之右君立太庙之庭祝史立于社百官各警其事御于君以待命乃大鼓于庙门诏将帅命卒习射三发击刺三行告庙用兵于敌也五兵备效乃鼓而出以即敌此诸侯应敌之礼也信陵君曰敬受教 信陵君问子高曰古者军旅赏人必于祖戮人必于社其义何也答曰赏功于祖告分之均示不敢专也戮罪于社告中于土示听之当也 陈赓性多秽訾每得酒食必先拨捐之然后乃食子高告之曰子无然也似有恣者昔君子之于酒食有率尝之义无捐放之道假其可食其上下如择假令不洁其下滋甚陈赓曰吾知其无益意欲如此子高曰意不可恣也夫木之性以括自直可以人而不如木乎子不见夫鸡耶聚谷如陵跪而啄之若纵子之意则与鸡岂有异乎陈赓跪曰吾今而后知过矣请终改之 子高任司马义为将于齐与燕战而败齐君曰以子贤明故信子也答曰君知穿孰若周公齐君曰周公圣人而子贤者弗如也子高曰然臣固弗如周公也以臣之知义孰若周公之知其弟齐君曰兄弟审于他人子高曰君之言是也夫以周公之圣兄弟相知之审而近失于管蔡明人难知也臣与义相见观其材志察其所履齐国之士弗能过也书曰知人则哲惟帝难之穿何惭焉且曹子为鲁三与齐战三败失地然后以勇敢之节奋三尺之剑要桓公管仲于盟坛卒收其所丧夫君子之败如日月之蚀人各有能义庸可弃于今燕以诈破义是义不能于诈也臣之称义称其武勇才艺不称其诈也义虽败臣固不失其所称焉齐君屈辞而不黜司马义 对魏王篇魏王问人主所以为患子高对曰建大臣而不与谋嬖幸者言用则知士以口

自疑嬖臣以遇侥幸者内则射合主心外则挺主之非此最人主之大患也 子高谓魏王曰臣入魏国见君之二计臣焉张叔谋有余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余威也不逮何同乎答曰驽骥同辕伯乐为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为之叹息故贤愚共贯则能士匿谋真伪相错则正士结舌叔虽有余犹威不逮也 魏王问何如可谓大臣子高答曰大臣则必取众人之选能犯颜谏争公正无私者计陈事成主裁其赏事败臣执其咎主任之而无疑臣当之而弗避君总其美臣行其义然则君不猜于臣臣不隐于君故动无过计举无败事是以臣主并各有得也 信陵君问曰古之善为国至于无讼其道何由答曰由乎政善也上下勤德而无私德无不化俗无不移众之所誉政之所是也众之所毁政之所非也毁誉是非与政相应所以无讼也 齐王行车裂之刑群臣诤之弗听子高见于齐王曰闻君行车裂之刑无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窃以为下吏之过也王曰寡人尔民多犯法为法之轻也子高曰然此诚君之盛意也夫人含五常之性有喜怒哀乐喜怒哀乐无过其节节过则毁于义民多犯法以法重无所措手足也今天下悠悠士无定处有德则住无德则去欲规霸王之业与众大国为难而行酷刑以惧远近国内之民将叛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国之道君之下吏不具以闻徒恐逆主意以为忧不虑不谏之危亡其所矜者小所丧者大故曰下吏之过也臣观之又非徒不诤而已也心知此事之为不可将有非议在后则因曰君忿意实然我谏诤必有龙逢比干之祸是为虚自居于忠正之地而暗推君主使同于桀纣也且夫为人臣见主非而不诤以陷主于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口己而恶之资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大者也齐王曰谨闻命遂除车裂之法马 子高见齐王齐王问谁可临淄宰称管穆焉王曰穆容貌陋民不敬答曰夫见敬在德且臣所称呼其材也君王闻晏子赵文子乎晏子长不过三尺

面貌恶齐国上下莫不宗焉赵文子其身如不胜衣其言如不出口非但体陋辞气又呐呐然其相晋国晋国以宁诸侯敬服皆有德故也以穆躬形方之二子犹悉贤之昔臣尝行临淄市见屠商焉身修八尺须口如戟面正红白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无德故也王曰是所谓祖龙始

屠商

姓名

者也忱如先生之言于

是乃以管穆为临淄宰

按阙里志七代穿字子高楚魏赵三国交聘不就着儒家之语十二篇名曰谏言年五十一卒葬祖墓南生子谦

孔斌

按史记孔子世家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尝为魏相子慎生鮒

按孔丛子陈士义篇魏王遣使者奉黄金束帛聘子顺为相

孔武后名斌子

高之子字子顺

子顺谓使者曰若王信能用

吾道吾道固为治世也虽疏食饮水吾犹为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禄吾犹一夫尔则魏王不于一夫子度魏王之心以告我使者曰魏国狭小乏于圣贤寡君久闻下风愿委国先生亲受教训如肯降节岂惟魏国君臣是赖其亦社稷之神祇实永受庆于是乃之魏魏王郊迎谓子顺曰寡人不肖嗣先君之业先生圣人之后道德懿邵幸见顾临愿图国政对曰臣羁旅之臣慕君高义是以戾此君辱觐而问以政事敢不敬受君之明令 魏王朝群臣问理国之所先季文对曰唯在知人王未之应子顺进曰知人则哲帝尧所病故四凶在朝鯀任无功夫岂乐然哉人难知故也今文之对不称吾君之所能行而乃欲强吾君以圣人所难此不可行之说也王曰先生

言之对曰当今所急在修仁尚义崇德敦礼以接邻国而已昔舜命众官群臣竞让德礼之致也苟使朝臣皆有推贤之心主虽不知人则臣位必当若皆以知人为治则人主宜未过尧且其目所不见者亦必漏矣王曰善矣 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焉以示东方诸侯魏王问子顺曰古亦有之乎对曰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献鍔鍔之剑火浣之布其剑长尺有咫炼钢赤剑用之切玉如泥焉是则古亦有也王曰火浣之布若何对曰周书火浣布垢必投诸火布则火色垢乃灰色出火振之皓然疑乎雪焉王曰今何以独无对曰秦贪而多求求欲无厌是故西戎闭而不致此以素防绝之也然则人主贪欲乃异物所以不至不可不慎也 魏王曰吾闻道士登华山则长生不死意亦愿之对曰古无是道非所愿也王曰吾闻信之对曰未审君之所闻亲闻之于不死者耶闻之于传闻者耶君闻之于传闻者妄也若闻之于不死者今安在在者君学之勿疑不在者君勿学无疑 李由之母少寡与李音窃相好而生由由有才艺仕于魏王甚爱之或曰李由母奸不知其父不足贵也王以告由且曰吾不以此贱子也虽然古之圣贤亦有似子者乎吾将举以折毁子者李由对曰今人不通于远在臣欲言谁尔且孔子少孤则亦不知其父者也孔子母死殡于五父之衢人见之皆以为孤葬问鄆曼父之母得合葬于防此则圣人与臣同者也王笑曰善子顺闻之问魏王曰李由安得斯言王曰假以自显无伤也对曰虚造谤言以诬圣人非无伤也且夫明主之于臣唯德所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昔斗子文生于淫而不害其为令尹今李由可则宠之何患于人之言而使横生不然之说若欺有知则有知不受若欺凡人则凡人无知必亦问臣则臣亦不为君之故诬祖以显由也如此群臣更知由恶此必聚矣所谓求白洁而益其垢犹抱石以救溺愈不济矣 魏王使相国修好邻国遂连和于赵赵王既宾之而燕问子顺曰今寡人欲求北狄

不知其所以然答曰诱之以其所利而与之通市则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之若与交市分我国货散于夷狄是强之也可乎答曰夫与之市者将以我无用之货取其有用之物是固所以弱之之术也王曰何谓我之无用彼之有用答曰衣服之物则有珠玉五彩饮食之物则有酒醪五熟此即我之所有而彼之所利者也荒裔之货唯牛马旃裘弓矢之器是其所饶而轻以与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饶如斯不已则荒裔之用将糜于衣食矣殆可举槌而驱之岂徒弱之而已乎赵王曰敬受教 枚产问子顺曰臣匱于财闻猗顿善殖货欲学之然先生同国也当知其术愿以告我答曰然知之猗顿鲁之穷士也耕则常饥桑则常寒闻陶朱公富往而问术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当畜五牯于是乃适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其滋息不可计贖拟王公驰名天下以兴富于猗氏故曰猗顿且夫为富者非唯一术今子徒问猗顿何也枚产曰亦将问之于先生也答曰吾贫而子问以富术纵有其术是不可用之术也昔人有言能得长生者道士闻而欲学之比往言者死矣道士高蹈而恨夫所欲学学不死也其人已死而犹恨之是不知所以为学也今子欲求殖货而问术于我我且自贫安能教子以富乎子之此问有似道士之学不死者也 东闾闾空腹而好自贤欲自亲于子顺子顺不下或曰夫君子之交于世士亦取其一节而已东闾子疏达亮直大丈夫也求为先生役而先生无意接之斯者无乃非周公之交人乎子顺曰此吾所以行周公之行也夫东闾子外质顽拙有似口直然内怀容媚谄魅非大丈夫之节也若其度骸称肤面目鬢眉实美于人圣人论士不以为贵者无益于德故也然东闾子中不应外侮慢世士即所谓愚人而谓人为愚者也持其虚状以不德于人此乃周公之所罪何交之有 宫他见子顺曰他困贫贱将欲自托富贵之门庶克免乎子顺曰夫富而可以托贫贵而可以寄贱者天下寡矣非信义

君子明识穷达则不可今子所欲托者谁也宫他曰将适赵公子子顺曰非其人矣虽好养士自奉而已终弗能称也宫他曰将适燕相国子顺曰彼徒兄弟甥舅各济其私无求贤之志不足归也宫他曰将适齐田氏子顺曰齐大国也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不能容子也他曰然则何向而可子顺曰吾勿识也宫他曰唯先生知人愿告所择将往庇焉子顺曰济子之欲则宜若郈成子者也昔郈成子自鲁聘晋过乎卫右宰谷臣止而觞之陈乐而不作送以宝璧反过而不辞其仆曰日者右宰之觞吾子甚欢也今过而不辞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觞我与我欢也陈乐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观之卫其有乱乎背卫三十里闻□喜作难右宰死之还车而临三举而归反命于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分禄而食之其子长而反其璧夫子闻之曰智可与征谋仁可与托孤廉可以寄财者其郈成子之谓乎今子求若人之比庇焉可也宫他曰循先生之言舍先生将安之请从执事子顺辞不得已乃言之魏王而升诸朝子顺相魏改嬖宠之官以事贤才夺无任之禄以赐有功诸丧职秩者不悦乃造谤言文咨以告且曰夫不害前政而有成熟与变之而起谤哉子顺曰民不可与始久矣古之善为政者其初不能无谤子产相郑三年而后谤止吾先君相鲁三月而后谤止今吾为政日新虽不能及圣贤庸知谤止独无时乎文咨曰子产之谤尝亦闻之未识先君之谤何也子顺曰先君初相鲁鲁人谤诵曰麇裘而芾投之无戾芾之麇裘投之无邮及三年政成化既行民又作诵曰袞衣章甫实获我所章甫袞衣惠我无私文咨喜曰乃知先生亦不异乎圣贤矣魏王谓子顺曰吾欲致天下之士奈何子顺对曰昔周穆公问祭公谋父曰吾欲得天下贤才对曰去其帝王之色则几乎得贤才矣今臣亦请君去其尊贵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无欲之士为臣何如子顺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

其所得用亦少夫夷齐无欲虽文武不能制君安得而臣之 论势篇魏王问相国曰今秦负强以无道陵天下天下莫不患寡人欲割国之半以亲诸侯求从事于秦可乎子顺对曰以臣观之殆无益也今天下诸侯畏秦之日久矣数被其毒无欲复之之志心无所计委国于游说之士游说之士挟强秦以为资卖其国以收利叉手服从曾不能制如君之谋未获其利而祇为名适足以速秦之首诛则无以得之不如守常以须其变也王曰秦其遂有天下乎对曰必然焉虽然取不以道得不以道自古以来未有能终之者五国西诛秦子顺会之秦未入境而还诸侯留兵于成口子顺谓市丘子曰此师楚为之主今兵罢而不散殆有异意君其备之市丘子曰先生幸而教之愿以国寄先生子顺许诺遂见楚王曰王约五国而西伐秦事既不集又久师于市丘谤君者或以君欲攻市丘以偿兵费天下之士且以是轻君而重秦又且不义君之为矣王可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子顺曰王出令使五国勿攻市丘五国重王则听王之令矣不重王则且反王之令而攻市丘以此卜五国交王之轻重必明矣楚王敬诺而五国散 赵间魏将以求亲于秦子顺谓赵王曰此君之下吏计过也比目之鱼所以不见得于人者以偶视而俱走也今秦有兼吞天下之志日夜伺间不忘于侧息也赵魏与之邻接而强弱不敌秦所以不敢图并赵魏者徒以二国并目周旋者也今无故自离以资强秦天下拙谋无过此者故臣曰君之下吏计过也夫连鸡不能上捷亦犹二国构难不能自免于秦也愿王熟虑之赵王曰敬受教 韩与魏有隙子顺谓韩王曰昭厘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贤相也韩与魏敌侔之国而厘侯执圭见梁君者非好卑而恶尊过而计失也与严敌为邻而动有灭亡之变独劲不能支二难故降心以相从屈己以求存也申不害事而言忠臣也昭厘侯听而行之明君也今韩弱于始之韩魏弱于始之魏秦强于始之秦而背先人之

旧好以区区之众居二敌之间非良策也齐楚远而难恃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远是以虚名自累而不免近敌之困者也为王计者莫如除小忿全大好也吴越之人同舟济江中流遇风波其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恤所同之患是不如吴越之舟人也韩王曰善 秦兵攻赵魏大夫以为于魏便子顺曰何谓曰胜赵则吾因而服焉不胜赵则可乘弊而击之子顺曰不然秦自孝公以来战未尝屈今皆良将何弊之乘大夫曰纵其胜赵于我何损邻之不修国之福也子顺曰秦贪暴之国也胜赵必复他求吾恐于时受其师也先人有言燕雀处屋子母相哺煦煦然其相乐也自以为安矣突炎上栋宇将焚燕雀颜不变不知祸之及己也今子不悟赵破患将及己可以人而同于燕雀乎 齐攻赵围廩丘赵使孔青帅五万击之口齐军获尸三万赵王诏勿归其尸将以困之子顺聘赵问王曰不归尸其困何也曰其父兄子弟悲苦无已废其产也子顺曰非所以困之也死一也归尸与不悲苦胡异焉以臣愚计贫齐之术乃宜归尸王曰何谓对曰使其家远来迎尸不得事农一费也归所葬使其送死终事二费也二年之中丧卒三万三费也欲无困贫不能得已王曰善既而齐大夫闻子顺之谋曰君子之谋其利溥哉子顺相魏凡九月陈大计辄不用乃喟然叹曰不见用是吾言之不当也言不当于主而居人之官食人之禄是尸利也尸利素餐吾罪深矣退而以病致事魏王遣使入其馆谢曰寡人昧于政事不显明是非以启罪于先生今知改矣愿先生为百姓故幸起而教之辞曰臣有犬马之疾不任国事苟得从四民之列子弟供魏国之征乃君惠也敢辱君命以速刑书人谓子顺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答曰吾将行如之山东则山东之国将并于秦秦为不义义所不入遂寝于家 秦急攻魏王恐或谓子顺曰如之何答曰吾私有计然岂能贤于执政故无言焉魏王闻之驾如孔氏亲问焉曰国亡矣如之何对曰夫弃之不如

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弃之之易也人能弃之弗能用也能死之不能弃也今王亡地数百里亡城数十而患不解是王弃之非用之也秦之强天下无敌魏之弱甚矣而王是以质秦此王能死不能弃之也是重过也若能用臣之计则亏地不足伤国卑体不足苦身患除怨报矣今秦四境之内执政以下固曰与嫪毐乎与吕氏乎门闾之下廊庙之上犹皆如是今王诚能割地赂秦以为嫪毐功卑身尊秦以固嫪毐王是以国赞嫪毐也则嫪毐胜矣于是太后之德王也深如骨肉王之交最为天下之上矣孰不弃吕氏而从嫪毐天下皆然则王怨必报矣 执节篇赵孝成王问曰昔伊尹为臣而放其君其君不怨何行而得乎此也子顺答曰伊尹执人臣之节而□其君以礼亦行此道而已矣王曰方以放君为名而先生称礼何也子顺曰以礼括其君使入于善也曰其说可得闻乎答曰其在商书太甲嗣立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旧行不义习与性成予不狎于不顺王始即桐迹于先王其训罔以后人迷王往居忧允思厥祖之明德是言太甲在丧不明乎人子之道而欲知政于是伊尹使之居桐近汤之墓处忧哀之地放之不俾知政三年服竟然后反之即所以奉礼执节事太甲者也率其君以义强其君以孝道未有行此见怨也王曰善哉我未之闻也 魏安厘王问子顺曰马回之为人虽少才文梗梗亮直有大丈夫之节吾欲以为相可乎答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于亮直之节臣未明也王曰何故答曰闻诸孙卿云其为人也长目而豕视者必体方而心圆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臣见回非不伟其体干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谄得罪 新垣固谓子顺曰贤者所在必兴化致治今子相魏未闻异政而即自退其有志不得白何去之速也答曰以无异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无良医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义事之固不获安救亡不暇何化之兴昔伊摯在夏吕望在商而二国不理岂伊吕之不欲哉势不可也当如今

日山东之国弊而不振三晋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节而入秦燕齐宋楚已屈服矣以此观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尽为秦乎 季康见于子顺子顺赐之酒辞问其故对曰今日家之忌日也故不敢饮子顺曰饮也礼虽服衰麻见于君及先生与之梁肉无辞所以敬尊长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方于有服则轻矣 魏安厘王问天下之高士子顺曰世无其人也抑可以为次其鲁仲连乎王曰鲁仲连强作之者非体自然也答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欲作尧舜而至焉昔我先君夫子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变习与体成习与体成则自然矣 虞卿着书名曰春秋魏齐曰子无然也春秋孔圣所以名经也今子之书大抵谈说而已亦以为名何答曰经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则为经矣且不为孔子其无经乎齐问子顺子顺曰无伤也鲁之史记曰春秋经因以为名焉又晏子之书亦曰春秋吾闻泰山之上封禅者七十二君其见称述数不盈十所谓贵贱不嫌同名也 邯郸之民以正月之旦献雀于赵王而缀之以五丝赵王大悦申叔以告子顺曰王何以为也对曰正旦放之示有生也子顺曰此委巷之鄙事尔非先王之法也且又不令申叔曰敢问何谓不令答曰夫雀者取其名焉则宜受之于上不宜取之于下下人非所得制爵也而王悦此殆非吉祥矣昔虢公祈神神赐之土田是失国而更受田之祥也今以一国之王受民之雀将何悦哉 申叔问曰犬马之名皆因其形色而名焉唯韩卢宋鹊独否何也子顺答曰卢黑色鹊白色非色而何 魏公子无忌死韩君将亲吊焉其子荣之以告子顺子顺曰必辞之礼邻国君吊君主之今君不命子则子无所受其君也其子辞韩韩君乃止 子高以为赵平原君霸世之士惜其不遇时也其子子顺以为衰世之好事公子无伯相之才也申叔问子顺曰子之家公有道先生既论之矣今子易之是非焉在答曰言贵尽心亦各其所见也若是非则明智者裁之 申叔问子顺曰礼为人臣三

諫不从可以称其君之非乎答曰礼所不得也曰叔也昔者逮事有道先生问此义焉而告叔曰得称其非者所以使天下人君不敢遂其非也子顺曰然吾亦闻之是亡考起时之言非礼意也礼受放之臣不说人以无罪先君夫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陈言不欲显君之非也申叔曰然则晏子叔向皆非礼也答曰此二大夫相与私燕言及国事未以为非礼也晏子既陈屨贱踊贵于其君其君为之省刑然以及叔向叔向听晏子之私又承其问所宜亦答以其事也

魏王问子顺曰寡人闻昔者上天神异后稷而为之下嘉谷周以遂兴往中山之地无故有谷非人所为云天雨之反亡国何故也答曰天虽至神自古及今未闻下谷与人也诗美后稷能大教民种嘉谷以利天下故诗曰诞降嘉种犹书所谓稷降播种农殖嘉谷皆说种之其义一也若中山之谷妖怪之事非所谓天祥也 赵王问相于平原君平原君曰邹文

赵人

可王曰其行如何对曰夫孔子高天下之高士也取友以行交游以道文与之游称曰好义王其用之王卒不用后以平原君言问子顺且曰先生知之乎答曰先父之所交也何敢不知王曰寡人虽失之在前犹愿闻其行于先生也答曰行不苟合虽贱不渝君子人也王遂礼之固以老辞 赵王问子顺曰寡人闻孔氏之世自正考父以来儒林相继仲尼重之以大圣自兹以降世业不替天下诸侯咸资礼焉先生承其绪作二国师从古及今载德流声未有若先生之嗣率由前训将与天地相敝矣答曰若先祖父并稟圣人之性如君王之言也至如臣者学行不敏寄食于赵禄仕于魏幸遇二国之君宽以容之若乃师也未敢承命假令赖君之愿后世克祚不忝前人不泯祖业岂徒一家之赐哉亦天下之庆也王曰必然必然

按兖州府志八代谦史记作慎字子顺又名斌穿之

子也仕魏为安厘王相改嬖宠之官以事贤才夺无任之禄以赐有功诸丧职秩者不悦相魏九月以病致仕遂寝于家尝曰今秦有吞天下之心不出二十年天下其尽为秦乎秦庄襄王闻其贤遣使往召不就魏以其为孔子后使嗣封文信君年五十七卒孔丛子云家之族裔一子相承以至九世始有三子鮒腾树

圣裔部列传三

后汉

孔志

按后汉书孔僖传建武十三年世祖复封均子志为褒成侯志卒子损嗣

按阙里志十七代志后汉光武帝拜大司马建武十四年袭封褒成侯食邑二千户卒谥元成生子损

孔损

按后汉书孔僖传孔志卒子损嗣褒成侯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

按阙里志十八代损字君益明帝永平十五年袭封褒成侯章帝元和二年东巡狩褒成侯助祭焉和帝永元四年袭封褒亭侯食邑一千户生子曜

孔曜

按后汉书孔僖传孔损卒子曜嗣

按阙里志十九代曜字君曜袭封褒亭侯生子二完赞

孔僖

按后汉书本传僖字仲和鲁国鲁人也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毛诗曾祖父子建少游长安与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为建新大尹尝劝子建仕对曰吾有布衣之志子有衮冕之志各从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请从此辞遂归终于家僖与崔篆孙骠复相友善同游太学春秋因读吴王夫差时事僖发书叹曰若是所谓画龙不成反为狗者

注

刘攽曰画龙案古语皆云画虎此误

駟曰然昔孝武皇帝始为天子年方十八崇信圣道师则先王五六年间号胜文景及后恣己忘其前之为善僖曰书传若此多矣邻房生梁郁儻和之曰如此武帝亦是狗耶僖駟默然不对郁怒恨之阴上书告駟僖诽谤先帝刺讥当世事下有司駟诣吏受讯僖以吏捕方至恐诛乃上书肃宗自讼曰臣之愚意以为凡言诽谤者谓实无此事而虚加诬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恶显在汉史坦如日月是为直说书传实事非虚谤也夫帝者为善则天下之善咸归焉其不善则天下之恶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诛于人也且陛下即位以来政教未过而德泽有加天下所具也臣等独何讥刺哉假使所非实是则固应悛改儆其不当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数深自为计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顾天下之人必回视易虑以此事窥陛下心自今以后苟见不可之事终莫复言者矣臣之所以不爱其死犹敢极言者诚为陛下深惜此大业陛下若不自惜则臣何赖焉齐桓公亲扬其先君之恶以唱管仲然后群臣得尽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远讳实事岂不与桓公异哉臣恐有卒然见构衔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后世论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宁可复使子孙追掩之乎谨诣阙伏待重诛帝始亦无罪僖等意及书奏立诏勿问拜僖兰台令史元和二年春帝东巡狩还过鲁幸阙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乐大会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讲论僖因自陈谢帝曰今日之会宁于卿宗有光荣乎对曰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今陛下亲屈万乘辱临敝里此乃崇礼先师增辉圣德至于光荣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圣者子孙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赐褒成侯损及孔氏男女钱帛诏僖从还京师使校书东观冬拜临晋令崔駟以家林箠之

注

崔篆所作易林也

谓为不吉止僖曰子盍辞乎僖曰学不为人仕不择官吉凶由己而由卜乎在县三年卒官遗令即葬二子长彦季彦并十余岁蒲令许君然劝令反鲁对曰今载柩而归则违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华阴长彦好章句学季彦守其家业门徒数百人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斗安帝诏有道术之士极陈变眚乃召季彦见于德阳殿帝亲问其故对曰此皆阴乘阳之征也今贵臣擅权母后党盛陛下宜修圣德虑此二者帝默然左右皆恶之举孝廉不就三年年四十七终于家初平帝时王莽秉政乃封孔子后孔均为褒成侯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及王莽败失国建武十三年世祖复封均子志为褒成侯志卒子损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损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传至献帝初国绝

孔季彦

按兖州府志孔季彦孔子二十代孙也常过梁梁人有继母杀父其子杀之有司欲当以大逆季彦曰继母如母谓有父也今既杀父母名已绝昔文姜与杀鲁桓春秋去其姜氏宜以非司寇而擅杀当之不当以逆论延光二年河南大雨雹帝召见问其故对曰此阴乘阳之征也今贵臣擅权母后党炽陛下宜修圣德虑此二者帝默然左右皆恶之季彦曰吾岂容媚势臣而欺人君乎归终于家

孔昱

按后汉书本传昱字元世鲁国鲁人也七世祖霸成帝时历九卿封褒成侯自霸至昱爵位相系其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昱少习家学大将军梁冀辟不应太尉举方正对策不合乃辞病去后遭党事禁锢灵帝即位公车征拜议郎补洛阳令以师丧弃官卒于家

孔完

按后汉书孔僖传褒亭侯曜卒子完嗣献帝初国绝按阙里志二十代完袭封褒亭侯早卒无子以母弟赞之子羨袭封

孔融

按后汉书本传融字文举鲁国人孔子二十世孙也七世祖霸为元帝师位至侍中父太山都尉融幼有异才年十岁随父诣京师时河南尹李膺以简重自居不妄接士宾客敕外自非当世名人及与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观其人故造膺门语门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门者言之膺请融问曰高明祖父尝与仆有恩旧乎融曰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众坐莫不叹息大中大夫陈炜后至坐中以告炜炜曰夫人少而聪了大未必奇融应声曰观君所言将不早慧乎膺大笑曰高明必为伟器年十三丧父哀悴过毁扶而后起州里归其孝性好学博涉多该览山阳张俭为中常侍侯览所怨览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俭俭与融兄褒有旧亡抵于褒不遇时融年十六俭少之而不告融见其有窘色谓曰兄虽在外吾独不能为君主耶因留舍之后事泄国相以下密就掩捕俭得脱走遂并收褒融送狱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纳含藏者融也当坐之褒曰彼来求我非弟之过请甘其罪吏问其母母曰家事任长妾当其辜一门争死郡县疑不能决乃上献之诏书竟坐褒焉融由是显名与平原陶丘洪陈留边让齐声称州郡礼命皆不就辟司徒杨赐府时隐核官僚之贪浊者将加贬黜融多举中官亲族尚书畏迫内宠召掾属诘责之融陈对罪恶言无阿挠河南尹何进当迁为大将军杨赐遣融奉谒贺进不时通融即夺谒还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属耻之私遣剑客欲追杀融客有言于进曰孔文举有重名将军若造怨此人则四方之士引领而去矣不如因而礼之可以示广于天下进然之既拜而辟融举高第为侍御史与中丞赵舍不同托病归家后辟司空掾拜中军候在职三日迁虎贲中郎将会董卓废立融每因对答辄有匡正之言以忤卓旨转为议郎时黄巾寇数州而北海最为贼冲卓乃讽三府同举融为北海相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讲武驰

檄飞翰引谋州郡贼张饶等群辈二十万众从冀州还融逆击为饶所败乃收散兵保朱虚县稍复鸠集吏民为黄巾所误者男女四万余人更置城邑立学校表显儒术荐举贤良郑元彭璆邴原等郡人甄子然临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县社其余虽一介之善莫不加礼焉郡人无后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为棺具而敛葬之时黄巾复来侵暴融出屯都昌为贼管亥所围融逼急乃遣东莱太史慈求救于平原相刘备备惊曰孔北海乃复知天下有刘备耶即遣兵三千救之贼乃散走时袁曹方盛而融无所协附左丞黄祖者称有意谋劝融有所结纳融知绍操终图汉室不欲与同故怒而杀之融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口意广迄无成功在郡六年刘备表领青州刺史建安元年为袁谭所攻自春至夏战士所余裁数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内接融隐几读书谈笑自若城夜陷乃奔东山妻子为谭所虏及献帝都许征融为将作大匠迁少府每朝会访对融辄引正定议公卿大夫皆隶名而已初太傅马日磾奉使山东及至淮南数有意于袁术术轻侮之遂夺取其节求去又不听因欲逼为军帅日磾深自恨遂呕血而毙及丧还朝廷议欲加礼融乃独议曰日磾以上公之尊秉髦节之使衔命直指宁辑东夏而曲媚奸臣为所牵率章表署用辄使首名附下罔上奸以事君昔国佐当晋军而不挠宜僚临白刃而正色王室大臣岂得以见胁为辞又袁术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磾随从周旋历岁汉律与罪人交关三日已上皆应知情春秋鲁叔孙得臣卒以不发扬襄仲之罪贬不书日郑人讨幽公之乱斫子家之棺圣上哀矜旧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礼朝廷从之时论者多欲复肉刑融乃建议曰古者敦庞善否不别吏端刑清政无过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迟风化坏乱政挠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绳之以古刑投之以残弃非所谓与时消息者也纣斫朝涉之胫天下谓为无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

別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全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鬻權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是時荊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偽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曰竊聞領荊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為不軌至乃郊祭天地擬儀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于國體宜且諱之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為聖躬國為神器陞級縣遠祿位限絕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逾也每有一豎臣輒云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萌愚謂雖有重戾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擲鼠忌器蓋謂此也是以齊兵次楚唯責包茅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前以露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欲窺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案表跋扈擅誅列侯遏絕詔命斷盜貢篚招呼元惡以自營衛專為群逆主萃淵藪郤鼎在廟章孰甚焉桑落瓦解其執可見臣愚以為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五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祗薨帝傷其早歿欲為修四時之祭以訪于融融對曰聖恩敦睦感時增思悼二王之靈發哀愍之詔稽度前典以正禮制竊觀故事前梁懷王臨江愍王齊哀王臨淮懷王并薨無后同產昆弟即景武昭明四帝是也未聞前朝修立祭祀若臨時所施則不列傳紀臣愚以為諸在沖口聖慈哀悼禮同成人加以號謚者宜稱上恩祭祀禮畢而后絕之至于一歲之限不合禮意又違先帝已然之法所未敢處初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婦孺多見侵略而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不悟后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后操討烏桓

又嘲之曰大将军远征萧条海外昔肃慎不贡楛矢丁零盗苏武牛羊可并案也时年饥兵兴操表制酒禁融频书争之多侮慢之辞既见操雄诈渐着数不能堪故发辞偏宕多致乖忤又尝奏宜准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操疑其所论建渐广益惮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潜忌正议虑鲠大业山阳郗虑承望风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显明讎怨操故书激厉融曰盖闻唐虞之朝有克让之臣故麟凤来而颂声作也后世德薄犹有杀身为君破家为国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讎一餐之惠必报故错念国遘祸于袁盎屈平悼楚受谮于椒兰彭宠倾乱起自朱浮邓禹威损失于宗冯由此言之喜怒怨爱祸福所因可不慎与昔廉蔺小国之臣犹能相下寇贾仓卒武夫屈节崇好光武不问伯升之怨齐侯不疑射钩之虏夫立大操者岂累细故哉往闻二君有执法之平以为小介当收旧好而怨毒渐积志相危害闻之恍然中夜而起昔国家东迁文举盛叹鸿豫名实相副综达经学出于郑元又明司马法鸿豫亦称文举奇逸博闻诚怪今者与始相违孤与文举既非旧好又于鸿豫亦无恩纪然愿人之相美不乐人之相伤是以区区思协欢好又知二君群小所构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融报曰猥惠书教告所不逮融与鸿豫州里比邻知之最早虽尝陈其功美欲以厚于见私信于为国不求其覆过掩恶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欢欣受之昔赵宣子朝登韩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贺况无彼人之功而敢枉当官之平哉忠非三闾智非错窃位为过免罪为幸乃使余论远闻所以惭惧也朱彭寇贾为世壮士爱恶相攻能为国忧至于轻弱薄劣犹昆虫之相啮适足还害其身诚无所至也晋侯嘉其臣所争者大而师旷以为不如心竞性既迟缓与人无伤虽出胯下之负榆次之辱不知贬毁之于己犹蚊虻之一过也子产谓人心不相似或矜执者欲以取

胜为荣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炉不欲令酒酸也至于屈谷巨瓠坚而无窍当以无用罪之耳他者奉尊严教不敢失坠郗为故吏融所推进赵衰之拔郤縠不轻公叔之升臣也知同其爱训海发中虽懿伯之忌犹不得念况恃旧交而欲自外于贤吏哉辄布腹心修好如初苦言至意终身诵之岁余复拜大中大夫性宽容少忌好士喜诱益后进及退闲职宾客日盈其门常叹曰坐上客恒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与蔡邕素善邕卒后有虎贲士貌类于邕融每酒酣引与同坐曰虽无老成人且有典刑融闻人之善若出诸己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称所长荐达贤士多所奖进知而未言以为己过故海内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积嫌忌而郗虑复构成其罪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见王室不静而招合徒众欲规不轨云我大圣之后而见灭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与孙权使语谤讪朝廷又融为九列不遵朝仪秃巾微行唐突宫掖又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既而与衡更相赞扬衡谓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颜回复生大逆不道宜极重诛书奏下狱弃市时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诛初女年七岁男年九岁以其幼弱得全寄他舍二子方弈棋融被收而不动左右曰父执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毁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遗肉汁男渴而饮之女曰今日之祸岂得久活何赖知肉味乎兄号泣而止或言于曹操遂尽杀之及收至谓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见父母岂非至愿乃延颈就刑颜色不变莫不伤之初京兆人脂习元升与融相善每戒融刚直及被害许下莫敢收者习往抚尸曰文举舍我死吾何用生为操闻大怒将收习杀之后得赦出魏文帝深好融文辞叹曰扬班俦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所著诗颂碑文论议六言策文表檄教令书记凡二十五篇文帝以习有栾布之节加中散

大夫

魏

孔羨

按阙里志二十一代羨字子余魏文帝黄初元年拜议郎封宗圣侯以鲁县百户奉祀卒葬祖墓南生子震

吴

孔恬

按阙里志二十四代恬孔竺长子字公默吴侍中选曹尚书

晋

孔震

按阙里志二十二代震字伯起晋武帝泰始三年改封奉圣亭侯拜太常卿黄门侍郎食邑二千户年七十五卒生子嶷

孔衍

按晋书本传衍字舒元鲁国人孔子二十二世孙也祖文魏大鸿胪父毓征南军司衍少好学年十二能通诗书弱冠公府辟本州举异行直言皆不就避地江东元帝引为安东参军专掌记室书令殷积而衍每以称职见知中兴初与庾亮俱补中书郎明帝之在东宫领太子中庶子于时庶事草创衍经学深博又练识旧典朝仪轨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并亲爱之王敦专权衍私于太子曰殿下宜博延朝彦搜扬才俊询谋时政以广圣聪敦闻而恶之乃启出衍为广陵郡时人为之寒心而衍不形于色虽郡邻接西贼犹教诱后进不以戎务废业石勒常骑至山阳敕其党以衍儒雅之士不得妄入郡境视职期月以大兴三年卒于官衍虽不以文才著称而博览过于贺循凡所撰述百余万言子启为庐陵太守宗人夷吾有美名博学不及衍涉世声誉过之元帝以为主簿转参军稍迁侍中徙太子左卫率卒追赐太仆

孔嶷

按阙里志二十三代嶷字功成袭封奉圣亭侯食邑

二千户年五十七卒生子抚

孔抚

按阙里志二十四代无举孝廉辟太尉掾袭封奉圣亭侯为豫章太守食邑一千户生子懿

孔懿

按阙里志二十五代懿东晋袭封奉圣亭侯从事中郎食邑一千户年六十一卒葬祖墓西生子鲜

孔愉

按晋书本传愉字敬康会稽山阴人也其先世居梁国曾祖潜太子少傅汉末避地会稽因家焉祖竺吴豫章太守父恬湘东太守从兄侃大司农俱有名江左愉年十三而孤养祖母以孝闻与同郡张茂字伟康丁潭字世康齐名时人号曰会稽三康吴平愉迁于洛惠帝末归乡里行至江淮间遇石冰封云为乱云逼愉为参军不从将杀之赖云司马张统营救获免东还会稽入新安山中改姓孙氏以稼穡读书为务信着乡里后忽舍去皆谓为神人而为之立祠永嘉中元帝始以安东将军镇扬土命愉为参军邦族寻求莫知所在建兴初始出应召为丞相掾仍除驸马都尉参丞相军事时年已五十矣以讨华轶功封余不亭侯愉尝行经余不亭见笼龟于路者愉买而放之溪中龟中流左顾者数四及是铸侯印而印龟左顾三铸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帝为晋王使长兼中书郎于时刁协刘隗用事王导颇见□远愉陈导忠贤有佐命之勋谓事无大小皆宜谘访由是不合旨出为司徒左长史累迁吴兴太守沈充反愉弃官还京师拜御史中丞迁侍中太常及苏峻反愉朝服守宗庙初愉为司徒长史以平南将军温峤母亡遭乱不葬乃不过其品至是峻平而峤有重功愉往石头诣峤执愉手而流涕曰天下丧乱忠孝道废能持古人之节岁寒不雕者惟君一人耳时人咸称峤居公而重愉之守正寻徙大尚书迁安南将军江州刺史不行转尚书右仆射领东海王师寻迁左仆射咸和八年诏曰尚书令玩左仆射愉并恪居

官次禄不代耕端右任重先朝所崇其给玩亲信三十人愉以二十人禀赐愉上疏固让优诏不许重表曰臣以朽闇忝口朝右而以惰劣无益毗佐方今强寇未殄疆场日骇政烦役重百姓困苦奸吏擅威暴人肆虐大弊之后仓库空虚功劳之士赏报不足困悴之余未见拯恤呼嗟之怨人鬼感动宜并官省职贬食节用勤抚其人以济其艰臣等不能赞扬大化纠明刑政而愉安高位横受宠给无德而禄殃必及之不敢横受殊施以重罪戾从之王导闻而非之于都坐谓愉曰君言奸吏擅威暴人肆虐为患是谁愉欲大论朝廷得失陆玩抑之乃止后导将以赵引为护军愉谓导曰中兴以来处此官者周伯仁应思远耳今诚乏才岂宜以赵引居之邪导不从其守正如此由是为导所衔后省左右仆射以愉为尚书仆射愉年在悬车累乞骸骨不许转护军将军加散骑常侍复徙领军将军加金紫光禄大夫领国子祭酒顷之出为镇军将军会稽内史加散骑常侍句章县有汉时旧陂毁废数百年愉自巡行修复故堰溉田二百余顷皆成良业在郡三年乃营山阴湖南侯山下数亩地为宅草屋数间便弃官居之送资数百万悉无所取病笃遗令敛以时服乡邑义赠一不得受年七十五咸康八年卒赠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贞三子闇汪安国闇嗣爵位至建安太守闇子静字季恭再为会稽内史累迁尚书左仆射加后将军

孔祗

按晋书孔愉传愉弟祗字承祖太守周札命为功曹史札为沈充所害故人宾吏莫敢近者祗冒刃号哭亲行殡礼送丧还义兴时人义之

孔群

按晋书孔愉传群字敬林严叔父也有智局志尚不羁苏峻入石头时匡术有宠于峻宾从甚盛群与从兄愉同行于横塘遇之愉止与语而群初不视术术怒欲刃之愉下车抱术曰吾弟发狂卿为我宥之乃获免后峻平王导保存术尝因众坐令术劝群酒以

释横塘之憾群答曰群非孔子厄同匡人虽阳和布气鹰化为鸩至于识者犹憎其目导有愧色任历中丞性嗜酒导尝戒之曰卿恒饮不见酒家覆瓿布日月久糜烂邪答曰公不见肉糟淹更堪久邪尝与亲友书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曲□事其□湏如此卒于官嗣子沉

孔伦

按阙里志二十五代伦孔奕长子晋黄门侍郎注仪礼

孔汪

按晋书孔愉传愉子汪字德泽好学有志行孝武帝时位至侍中时茹千秋以佞媚见幸于会稽王道子汪屡言之于帝帝不纳迁尚书太常卿以不合意求出为假节都督交广二州诸军事征虏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甚有政绩为岭表所称太元十七年卒

孔安国

按晋书孔愉传愉子安国字安国年小诸兄三十余岁群从诸兄并乏才名以富强自立唯安国与汪少厉孤贫之操汪既以直亮称安国亦以儒素显孝武帝时甚蒙礼遇仕历侍中太常及帝崩安国形素瘦服衰经涕泗竟日见者以为真孝再为会稽内史领军将军安帝隆安中下诏曰领军将军孔安国贞慎清正出内播誉可以本官领东海王师必能导达津梁依仁游艺后历尚书左右仆射义熙四年卒赠左光禄大夫

孔坦

按晋书孔愉传愉从子坦字君平祖冲丹阳太守父侃大司农坦少方直有雅望通左氏传解属文元帝为晋王以坦为世子文学东宫建补太子舍人迁尚书郎时台郎初到普加策试帝手策问曰吴兴徐馥为贼杀郡将郡今应举孝廉不坦对曰四罪不相及殛鯀而兴禹徐馥为逆何妨一郡之贤又问奸臣贼子弑君污宫溷宅莫大之恶也乡旧废四科之选今

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鲁昭公岂可废仲尼也竟不能屈先是以兵乱之后务存慰悦远方秀孝到不策试普皆除署至是帝申明旧制皆令试经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太兴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并托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坦奏议曰臣闻经邦建国教学为先移风崇化莫尚斯矣古者且耕且学三年而通一经以平康之世犹假渐渍积以日月自丧乱以来十有余年干戈载扬俎豆礼戢家废讲诵国阙庠序率尔责试窃以为疑然宣下以来涉历三载累遇庆会遂未一试扬州诸郡接近京都惧累及君父多不敢行其远州边郡掩诬朝廷冀于不试冒昧来赴既到审试遂不敢会臣愚以不会与不行其为阙也同若当偏加除署是为肃法奉宪者失分侥幸投射者得官颓风伤教惧于是始夫王言如丝其出如纶临事改制示短天下人听有惑臣窃惜之愚以王命无贰宪制宜信去年察举一皆策试如不能试可不拘到遣归不署又秀才虽以事策亦泛问经义苟所未学实难暗通不足复曲乖例违旧造异谓因宜其不会徐更革制可申明前下崇修学校普延五年以展讲习钧法齐训示人轨则夫信之与法为政之纲施之家室犹弗可贰况经国之典而可玩黷乎帝纳焉听孝廉申至七年秀才如故时典客令万默领诸胡胡人相诬朝廷疑默有所偏助将加大辟坦独不署由是被谴遂弃官归会稽久之除领军司马未赴召会王敦反与右卫将军虞潭俱在会稽起义而讨沈充事平始就职扬州刺史王导请为别驾咸和初迁尚书左丞深为台中之所敬惮寻属苏峻反坦与司马司徒陶回白王导曰及峻未至宜急断阜陵之界守江西当利诸口彼少我众一战决矣若峻未至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先人有夺人之功时不可失导然之庾亮以为峻脱径来是袭朝廷虚也故计不行峻遂破姑熟取盐米亮方悔之坦谓人曰观峻之势必破台城自非战士不须戎服既而台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无他时

人称其先见及峻挟天子幸石头坦奔陶侃侃引为长史时侃等夜筑白石垒至晓而成闻峻军严声咸惧来攻坦曰不然若峻攻垒必须东北风急令我水军不得往救今天清静贼必不动决遣军出江乘掠京口以东矣果如所筹时□鉴镇京口侃等各以兵会既至坦议以为本不应须召□公遂使东门无限今宜遣还虽晚犹胜不也侃等犹疑坦固争甚切始令鉴还据京口遣郭默屯大业又令骁将李闳曹统周光与默并力贼遂势分卒如坦计及峻平以坦为吴郡太守自陈吴多贤豪而坦年少未宜临之王导庾亮并欲用坦为丹阳尹时乱离之后百姓雕弊坦固辞之导等犹未之许坦慨然曰昔肃祖临崩诸君亲据御□共奉遗诏孔坦□贱不在顾命之限既有艰难则以微臣为先今由俎上肉任人脍截耳乃拂衣而去导等亦止于是迁吴兴内史封晋陵男加建威将军以岁饥运家米以赈穷乏百姓赖之时使坦募江淮流人为军有殿中兵因乱东还来应坦募坦不知而纳之或讽朝廷以坦藏台叛兵遂坐免寻拜侍中咸康元年石聪寇历阳王导为大司马讨之请坦为司马会石勒新死季龙专恣石聪及譙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请降坦与聪书曰华狄道乖南北迴邈瞻河企宋每怀饥渴数会阳九天祸晋国奸凶猾夏乘衅肆虐我德虽衰天命未改干符启再集之庆中兴应灵期之会百六之艰既过惟新之美日隆而神州振荡遗氓波散誓命戎狄之手局躅豺狼之穴朝廷每临寐永叹痛心疾首天罚既集罪人斯隕王旅未加自相鱼肉岂非人怨神怒天降其兰艾同焚贤愚所叹矜哀勿喜我后之仁大赦旷廓唯季龙是讨彭譙使至粗具动静知将军忿疾丑类翻然同举承问欣豫庆若在己何知几之先觉介石之易悟哉引领来仪怪无声息将军出自名族诞育洪胄遭世多故国倾家覆生离亲属假养异类虽逼伪宠将亦何赖闻之者犹或有悼况身婴之能不愤慨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诚反族归正之秋图义建功之日

也若将军喻纳往言宣之同盟率关右之众辅河南之卒申威赵魏为国前驱虽窦融之保西河黥布之去项羽比诸古今未足为喻圣上宽明宰辅弘纳虽射钩之隙赏之故行雍齿之恨侯之列国况二三子无曩人之嫌而遇天启之会当如影响有何迟疑今六军诚严水陆齐举熊罴踊跃齧噬争先锋鏖一交玉石同碎虽复后悔何嗟及矣仆以不才世荷国宠虽实不敏诚为行李之主区区之情还信所具夫机事不先鲜不后悔自求多福唯将军图之朝廷遂不果北伐人皆怀恨坦在职数年迁侍中时成帝每幸丞相王导府拜导妻曹氏有同家人坦每切谏时帝刻日纳后而尚书左仆射王彬卒议者以为欲却期坦曰婚礼之重重于救日蚀救日蚀有后之丧太子堕井则止纳后盛礼岂可以臣丧而废从之及帝既加元服犹委政王导坦每发愤以国事为己忧尝从容言于帝曰陛下春秋已长圣敬日跻宜博纳朝臣谏诤善道由是忤导出为廷尉怏怏不悦以疾去职加散骑常侍迁尚书未拜疾笃庾冰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将终不问安国宁家之术乃作儿女子相问邪冰深谢焉临终与庾亮书曰不谓疾苦遂至顿弊自省绵绵奄忽无日修短命也将何所悲但以身往名没朝恩不报所怀未叙即命多恨耳足下以伯舅之尊居方伯之重抗威顾盼名震天下棖椽之佐常愿下风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统封京观于中原反紫极于华壤是宿昔之所咏咏慷慨之本诚矣今中道而毙岂不惜哉若死而有灵潜听风烈俄卒时年五十一追赠光禄勋谥曰简亮报书曰廷尉孔君神游体离呜呼哀哉得八月十五日书知疾患转笃遂不起济悲恨伤楚不能自胜足下方在中年素少疾患虽天命有在亦祸出不图且足下才经于世世常须才况于今日倍相痛惜吾以寡乏忝当大任国耻未雪夙夜忧愤常欲足下同在外藩戮力时事此情未果来书奄至申寻往复不觉深隕深明足下慷慨之怀深痛足下不遂之志邈然永隔夫复何言

谨遣报答并致薄祭望足下降神飨之子混嗣

孔严

按晋书孔愉传愉从子严字彭祖祖父奕全椒令明察过人时有遗其酒者始提入门奕遥呵之曰人饷吾两罍酒其一何故非也检视之一罍果是水或问奕何以知之笑曰酒重水轻提酒者手有轻重之异故耳在官有惠化及卒市人若丧慈亲焉父伦黄门郎严少仕州郡历司徒掾尚书殿中郎殷浩临扬州请为别驾迁尚书左丞时朝廷崇树浩以抗拟桓温温深以不平浩又引接荒人谋立功于阆外严言于浩曰当今时事艰难可谓百六之运使君屈己应务属当其会圣怀所以日昃匪懈临朝斤斤每欲深根固本静边宁国耳亦岂至私哉而处任者所至不同所见各异人口云云无所不至顷来天时人情良可寒心古人为政防人之口甚于防川闲日侍座亦已粗申所怀不审竟当何以镇之老子云夫唯不争则万物不能与之争此言不可不察也愚意故谓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韩彭可专征伐萧曹守管钥内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蔺屈申之道平勃相和之义令婉然通顺人无间言然后乃可保大定功平济天下也又观顷日降附之徒皆人面兽心贪而无亲难以感义而聚着都邑杂处人间使君常疲圣体以接之虚府库以拯之足以疑惑视听耳浩深纳之及哀帝践阼议所承统时多异议严与丹杨尹庾龢议曰顺本居正亲亲不可夺宜继成皇帝诸儒咸以严议为长竟从之隆和元年诏曰天文失度太史虽有祈禳之事犹衅眚屡彰今欲依鸿祀之制于太极殿前庭亲执虔肃严谏曰鸿祀虽出尚书大传先儒所不究历代莫之兴承天接神岂可以疑殆行事乎天道无亲唯德是辅陛下祇顺恭敬留心兆庶可以消灾复异皆己蹈而行之德合神明丘祷久矣岂须屈万乘之尊修杂祀之事君举必书可不慎欤帝嘉之而止以为扬州大中正严不就有司奏免诏特以侯领尚书时东海王奕求海盐钱塘以水牛牵埭税取钱

直帝初从之严谏乃止初帝或施私恩以钱帛赐左右严又启诸所别赐及给厨食皆应减省帝曰左右多困乏故有所赐今通断之又厨膳宜有减彻思详具闻严多所匡益太和中拜吴兴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善于宰牧甚得人和余杭妇人经年荒卖其子以活夫之兄子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孕弟远行未反遇荒岁不能两全弃其子而活弟子严并褒荐之又甄赏才能之士论者美焉五年以疾去职卒于家三子道民宣城内史静民散骑侍郎福民太子洗马皆为孙恩所害

孔沉

按晋书孔愉传愉从弟群群子沉字德度有美名何充荐沉于王导曰文思通敏宜登宰门辟丞相司徒掾琅邪王文学并不就从兄坦以裘遗之辞不受坦曰晏平仲俭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犹狐裘数十年卿复何辞于是受而服之是时沉与魏顛虞球虞存谢奉并为四族之口沉子廞位至吴兴太守廷尉廞子琳之以草书擅名又为吴兴太守侍中

圣裔部列传四

宋

孔鲜

按阙里志二十六代鲜字鲜之恢廓大度好学善诲后人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袭封奉圣亭侯改封崇圣侯生子乘

孔淳之

按宋书本传淳之字彦深鲁郡鲁人也祖惔尚书祠部郎父粲秘书监征不就淳之少有高尚爱好坟籍为太原王恭所称居会稽剡县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穷其幽峻或旬日忘归常游山遇沙门释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载法崇叹曰缅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倾盖于兹不觉老之将至也及淳之还反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参军并不就居丧至孝庐于墓侧服阕与征士戴颛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为人外之游敬弘以女适淳之子尚会稽太守谢方明苦要

入郡终不肯往茅屋蓬户庭草芜径唯口上有数卷书元嘉初复征为散骑侍郎乃逃于上虞县界家人莫知所之弟默之为广州刺史出都与别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即日命驾东归遂不顾也元嘉七年卒时年五十九默之儒学注谷梁春秋默之子熙先按阙里志二十六代淳之默之

孔季恭

按宋书本传孔靖字季恭会稽山阴人也名与高祖祖讳同故称字祖愉晋车骑将军父闇散骑常侍季恭始察郡孝廉功曹史著作佐郎太子舍人镇军司马司徒左西掾未拜遭母忧隆安五年于丧中被起建威将军山阴令不就高祖东征孙恩屡至会稽季恭曲意礼接赡给甚厚高祖后讨孙恩时桓元篡形已着欲于山阴建义讨之季恭以为山阴去京邑路远且元未居极位不如待其篡逆事彰豐成恶稔徐于京口图之不忧不口高祖亦谓为然虞啸父为征东将军会稽内史季恭初求为府司马不得及帝定桓元以季恭为内史使赍封板拜授季恭相值季恭便舟夜还至即叩扉告啸父并令扫拂别斋即便入郡啸父本为桓元所授闻元败震惧开门请罪季恭慰勉使且安所住明旦乃移季恭到任务存治实敕止浮华剪罚游惰由是寇盗衰止境内肃清征为右卫将军加给事中不拜寻除侍中领本国中正徙琅邪王大司马司马寻出为吴兴太守加冠军先是吴兴频丧太守云项羽神为卞山王居郡听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恭居听事竟无害也迁尚书右仆射固让义熙八年复督五郡诸军征虜会稽内史修饰学校计课调习十年复为尚书右仆射加散骑常侍又让不拜顷之除领军将军加散骑常侍本州大中正十二年致仕拜金紫光禄大夫常侍如故是岁高祖北伐季恭求从以为太尉军谿祭酒后将军从平关洛高祖为相国又随府迁宋台初建令书以为尚书令加散骑常侍又让不受乃拜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辞事东归高祖餞之戏马台百僚咸赋诗以述其

美及受命加开府仪同三司辞让累年终以不受永初三年薨时年七十六追赠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子历显位侍中会稽太守坐小弟驾部郎道穰逼略良家子女白衣领郡元嘉二十七年卒官弟灵符元嘉末为南谯王义宣司空长史南郡太守尚书吏部郎世祖大明初自侍中为辅国将军郢州刺史入为丹阳尹山阴县土境褊狭民多田少灵符表徙无费之家于余姚鄞鄮三县界垦起湖田上使公卿博议太宰江夏王义恭议曰夫训农修本有国所同土著之民习玩日久如京师无田不闻徙居他县寻山阴豪富室顷亩不少贫者肆力非为无处耕起空荒无救灾歉又缘湖居民鱼鸭为业及有居肆理无乐徙尚书令柳元景右仆射刘秀之尚书王瓚之顾凯之颜师伯嗣湘东王讳议曰富户温房无假迁业穷身寒室必应徙居葺宇疏口产粒无待资公则公未易充课私则私卒难具生计既完畜功自息宜募亡叛通恤及与乐田者其往经创须粗修立然后徙居侍中沈怀文王景文黄门侍郎刘歆口颺议曰百姓虽不亲农不无资生之路若驱以就田则坐相违夺且鄞等三县去治口远既安之民忽徙他邑新垣未立旧居已毁去留两困无以自资谓宜适任民情徙其所乐开宥逋亡且令就业若审成腴壤然后议迁太常王元谟议曰小民贫匮远就荒畴去旧即新粮种俱阙习之既难劝之未易谓宜微加资给使得肆勤明力田之赏申怠惰之罚光禄勋王升之议曰远废之畴方剪荆棘率课穷乏其事弥难资徒粗立徐行无晚上违议从其徙民口成良业灵符自丹阳出为会稽太守寻加豫章王子尚抚军长史灵符家本丰产业甚广又于永兴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为有司所纠诏原之而灵符答对不实坐以免官后复旧官又为寻阳王子房右军长史太守如故口实有材干不存华饰每所莅官政绩修理前废帝景和中犯忤近臣为所谗构遣鞭杀之二子湛之渊之

于都赐死太宗即位追赠灵符金紫光禄大夫渊之大明中为尚书比部郎时安陆应城县民张江陵与妻吴共骂母黄令死黄忿恨自经死值赦律父子贼杀伤殴父母梟首骂詈弃市谋杀夫之父母亦弃市值赦免刑补治江陵骂母母以之自裁重于伤殴若同杀科则疑重用殴伤及骂科则疑轻制唯有打母遇赦犹梟首无骂母致死值赦之科渊之议曰夫题里逆心而仁者不入名且恶之况乃人事故殴伤咒诅法所不原詈之致死则理无可宥罚有从轻盖疑失善求之文旨非此之谓江陵虽值赦恩故合梟首妇本以义爱非天属黄之所恨情不在吴原死补治有允正法诏如渊之议吴免弃市

孔熙先

按宋书范传鲁国孔熙先博学有纵横才志文史星算无不兼善为员外散骑侍郎不为时所知久不得调初熙先父默之为广州刺史以赃货得罪下廷尉大将军彭城王义康保持之故得免及义康被黜熙先密怀报效欲要朝廷大臣未知谁可动者以志意不满欲引之而熙先素不为所重无因进说外甥谢综雅为所知熙先常经相识乃倾身事综与之结厚熙先藉岭南遗财家甚富足始与综诸弟共博故为拙行以物输之综等诸年少既屡得物遂日夕往来情意稍款综乃引熙先与为数又与戏熙先故为不敌前后输物甚多既利其财宝又爱其文艺熙先素有词辩尽心事之遂相与异常申莫逆之好始以微言动不回熙先乃极辞譬说素有闺庭论议朝野所知故门胄虽华而国家不与姻娶熙先因以此激之曰丈人若谓朝廷相待厚者何故不与丈人婚为是门户不得耶人作犬豕相遇而丈人欲为之死不亦惑乎默然不答其意乃定时与沈演之口为上所知待每被见多同若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尝独被引又以此为怨屡经义康府佐见待素厚及宣城之授意好乖离综为义康大将军记室参军随镇豫章

综还申义康意于求解晚隙复敦往好既有逆
谋欲探时旨乃言于上曰臣历观前史二汉故事诸
蕃王政以詖诅幸灾便正大逆之罚况义康奸心暨
迹彰着遐迩而至今无恙臣窃惑焉且大梗常存将
重阶乱骨肉之际人所难言臣受恩深重故冒犯披
露上不纳熙先素善天文云太祖必以非道晏驾当
由骨肉相残江州应出天子以为义康当之综父述
亦为义康所遇综弟约又是义康女夫故太祖使综
随从南上既为熙先所奖说亦有酬报之心广州人
周灵甫有家兵部曲熙先以六十万钱与之使于广
州合兵灵甫一去不反大将军府史仲承祖义康旧
所信念屡衔命下都亦潜结腹心规有异志闻熙先
有诚密相结纳丹扬尹徐湛之素为义康所爱虽为
舅甥恩过子弟承祖因此结事湛之告以密计承祖
南下申义康意于萧思话及云本欲与萧结婚恨
始意不果与范本情不薄中间相失傍人为之耳有
法略道人先为义康所供养粗被知待又有王国寺
法净尼亦出入义康家内皆感激旧恩规相拯拔并
与熙先往来使法略罢道本姓孙改名景元以为臧
质宁远参军熙先善于治病兼能诊口法净尼妹夫
许耀领队在台宿卫殿省尝有病因法净尼就熙先
乞治为合汤一剂耀疾即损耀自往酬谢因成周旋
熙先以耀胆干可施深相待结因告逆谋耀许为内
应豫章胡遵世藩之子也与法略甚款亦密相酬和
法净尼南上熙先遣婢采藻随之付以笺书陈说图
讖法净还义康饷熙先铜匕铜镊袍段綦衾等物熙
先虑事泄鸩采藻杀之湛之又谓等臧质见与异
常岁内当还已报质悉携门生义故其亦当解人此
旨故应得健儿数百质与萧思话款密当仗要之二
人并受大将军眷遇必无异同思话三州义故众力
亦不减质郡中文武及合诸处侦逻亦当不减千人
不忧兵力不足但当勿失机耳乃略相署置湛之为
抚军将军扬州刺史中军将军南徐州刺史熙先
左卫将军其余皆有选拟凡素所不善及不附义康

者又有别簿并入死目熙先使弟休先为檄文曰夫休否相乘道无恒泰狂狡肆逆明哲是殛故小白有一匡之勋重耳有翼戴之德自景平肇始皇室多故大行皇帝天诞英姿聪明睿哲拔自藩国嗣位统天忧劳万几垂心庶务是以邦内安逸四海同风而比年以来奸竖乱政刑罚乖淫阴阳违舛致使豐起萧墙危祸萃集贼臣赵伯符积怨含毒遂纵奸凶肆兵犯蹕祸流储宰崇树非类倾坠皇基罪百浞过十元莽开辟以来未闻斯比率土叨心华夷泣血咸怀亡身之诚同思糜躯之报湛之与行中领军萧思话行护军将军臧质行左卫将军孔熙先建威将军孔休先忠贯白日诚着幽显义痛其心事伤其目投命奋戈万殒莫顾即日斩伯符首及其党与虽豺狼即戮王道维新而普天无主群萌莫继彭城王体自高祖圣明在躬德格天地勋溢区宇世路威夷勿用南服龙潜凤栖于兹六稔苍生饥德亿兆渴化岂唯东征有鸛鹑之歌陕西有勿剪之思哉灵祇告征祥之应讖记表帝者之符上答天心下愜民望正位辰极非王而谁今遣行护军将军臧质等赍皇帝玺绶星驰奉迎百官备礼络绎继进并命群帅镇戍有常若干挠义徒有犯无贷昔年使反湛之奉赐手敕逆诚祸乱预睹斯萌令宣示朝贤共拯危溺无断谋事失于后机遂使圣躬滥酷大变奄集哀恨崩裂抚心摧哽不知何地可以厝身辄督厉尫顿死而后已熙先以既为大事宜须义康意旨乃作义康与湛之书宣示同党曰吾凡人短才生长富责任情用己有过不闻与物无恒喜怒违实致使小人多怨士类不归祸败已成犹不觉悟退加寻省方知自招刻肌刻骨何所复补然至于尽心奉上诚贯幽显拳拳谨慎惟恐不及乃可恃宠骄盈实不敢故为欺罔也岂苞藏逆心以招灰灭所以推诚自信不复防护异同率意信心不顾万物议论遂致谗巧潜构众恶归集甲奸险好利负吾事深乙凶愚不齿扇长无赖丙丁趋走小子唯知谄进伺求长短共造虚说致令祸陷

骨肉诛戮无辜凡在过衅竟有何征而刑罚所加同
之元恶伤和枉理感彻天地吾虽幽逼日苦命在漏
刻义慨之士时有音信每知天文人事及外间物情
土崩瓦解必在朝夕是为衅起群贤滥延国家夙夜
愤踊心腹交战朝之君子及士庶白黑怀义秉理者
宁可不识时运之会而坐待横流耶除君侧之恶非
唯一代况此等狂乱罪孰终古所无加之剪戮易于
摧朽耶可以吾意宣示众贤若能同心奋发族裂逆
党岂非功均勦业重造宋室乎但兵凶战危或致侵
滥若有一豪犯顺诛及九族处分之要委之群贤皆
当谨奉朝廷动止闻启往日嫌怨一时豁然然后吾
当谢罪北阙就戮有司苟安社稷瞑目无恨勉之勉
之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将军衡阳王义季右将军南
平王铄出镇上于武帐冈祖道等期以其日为乱
而差互不得发于十一月徐湛之上表曰臣与范
本无素旧中忝门下与之邻省屡来见就故渐成周
旋比年以来意态转见倾动险忌富贵情深自谓任
遇未高遂生怨望非唯攻伐朝士讥谤圣时乃上议
朝廷下及藩辅驱扇同异恣口肆心如此之事已具
上简近员外散骑侍郎孔熙先忽令大将军府吏仲
承祖腾及谢综等意欲收合不逞规有所建以臣
昔蒙义康接盼又去岁群小为臣妄生风尘谓必有
嫌惧深见劝诱兼云人情乐乱机不可失讖纬天文
并有征验寻自来复具陈此并说臣论议转恶全
身为难即以启闻被敕使相酬引究其情状于是悉
出檄书选事及同恶人名手墨翰迹谨封上呈凶悖
之甚古今罕比由臣暗于交士闻此逆谋临启震惶
荒情无措诏曰湛之表如此良可骇惋素无行检
少负瑕衅但以才蕪可施故收其所长频加荣爵遂
参清显而险利之性有过溪壑不识恩遇犹怀怨愤
每存容养冀能悛革不谓同恶相济狂悖至此便可
收掩依法穷诘其夜先呼及朝臣集华林东合止
于客省先已于外收综及熙先兄弟并皆款服于时
上在延贤堂遣使问仓卒布惧不即首款上重

遣问曰卿与谢综徐湛之孔熙先谋逆并已答款犹尚未死征据见存何不依实对曰今宗室盘石蕃岳张跣设使窃发侥幸方镇便来讨伐几何而不诛夷且臣位任过重一阶两级自然必至如何以灭族易此古人云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臣虽尼下朝廷许其粗有所及以理而察臣不容有此上复遣问曰熙先近在华林门外宁欲面辨之乎辞穷乃曰熙先苟诬引臣臣当如何熙先闻不服笑谓殿中将军沈邵之曰凡诸处分符檄书疏皆范所造及治定云何于今方作如此抵蹋耶上示以墨迹乃具陈本末明日仗士送付廷尉入狱问徐丹阳所在然后知为湛之所发熙先望风吐款辞气不挠上奇其才遣人慰劳之曰以卿之才而滞于集书省理应有异志此乃我负卿也又诘责前吏部尚书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将三十作散骑郎那不作贼熙先于狱中上书曰囚小人猖狂识无远概徒徇意气之小感不料逆顺之大方与第二弟休先首为奸谋干犯国宪脍脯醢无补尤戾陛下大明含弘量包天海录其一介之节猥垂优逮之诏恩非望始没有遗荣终古以来未有斯比夫盗马绝缨之臣怀璧投书之士其行至贱其过至微由识不世之恩以尽驱命之报卒能立功齐魏致勋秦楚囚虽身陷祸逆名节俱丧然少也慨窃慕烈士之遗风但坠崖之木事绝升跻覆盆之水理乖收汲方当身膏铁钺诒诫方来若使魂而有灵结草无远然区区丹抱不负夙心贪及视息少得申畅自惟性爱群书心解数术智之所周力之所至莫不穷揽究其幽微考论既往诚多审验谨略陈所知条牒如故别状愿且勿遗弃存之中书若囚死之后或可追存庶九泉之下少塞衅责所陈并天文占候讖上有骨肉相残之祸其言深切本息谓入狱便死而上穷其狱遂经二旬更有生望狱吏因戏之曰外传詹事或当长系闻之惊喜综熙先笑之曰詹事尚可共疇事时无不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跃马顾盼自以

为一世之雄而今扰攘纷纭畏死乃尔设令今时赐以性命人臣图主何颜可以生存谓卫狱将曰惜哉薤如此人将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曰大将言是也及子蔼遥叔葵孔熙先及弟休先景先思先熙先子桂甫桂甫子白民谢综及弟约仲承祖许曜诸所连及并伏诛

孔琳之

按宋书本传琳之字彦琳会稽山阴人祖沈晋丞相掾父殿光禄大夫琳之强正有志力好文义解音律能弹口善草隶郡命主簿不就后辟本国常侍轻之尉桓元时议欲废钱用谷帛琳之议曰洪范八政以货次食岂不以交易之资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不以交易百姓用力于为钱则是妨其为生之业禁之可也今农自务谷工自务器四民各肆其业何尝致勤于钱故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既无毁败之费又省运置之苦此钱所以嗣功龟贝历代不废者也谷帛为宝本充衣食今分以为货则致损甚多又劳毁于商贩之手耗弃于割截之用此之为弊着于自曩故锤繇曰巧伪之民竞蕴湿谷以要利制薄绢以充资魏世制以严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马芝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钱之不用由于兵乱积久自至于废有由而然汉末是也今既用而废之则百姓顿亡其财今括囊天下谷以周天下之食或仓庾充衍或粮靡斗储以相资通则贫者仰富致之之道实假于钱一朝断之便为弃物有钱无粮之民皆坐而饥困此断钱之立敝也且据今用钱之处不为贫用谷之处不为富又民习来久革之必惑语曰利不百不易业况又钱便于谷邪魏明帝时钱废谷用三十年矣以不便于民乃举朝大议精力达治之士莫不以宜复用钱民无异情朝无异论彼尚舍谷帛而用钱足以明谷帛之弊着于已试世谓魏氏不用钱久积累巨万故欲行之利公富国斯殆不然昔晋文后舅犯之谋而先成季之信以为虽有一时之勋不如万世之益于时名贤在列君子盈朝大谋

天下之利害将走经国之要术若谷实便钱义不昧当时之近利而废永用之通业断可知矣斯实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张耳近孝武之未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便自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验之事实钱又不妨民也顷兵革屡兴荒谨荐及饥寒未振实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视听弘敦本之教明广农之科敬授民时各顺其业游荡知反务末自休固已南亩竞田野无遗壤矣于是以往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恤愚谓救弊之术无取于废钱元又议复肉刑琳之以为唐虞象刑夏禹立辟盖淳薄既异致化实同宽猛相济惟变所适书曰刑罚世轻世重言随时也夫三代风纯而事简故罕蹈刑辟季末俗巧而务殷故动陷宪网若三千行于叔世必省踊贵之尤此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悉复者也汉文发仁恻之意伤自新之路莫由革古创制号称刑厝然名轻而实重反更伤民故孝景嗣位轻之以缓缓而民慢又不禁邪期于刑罚之中所以见美在昔历代详论而未获厥中者也兵荒后罹法更多弃市之刑本斩右趾汉文一谬承而弗革所以前贤怅恨议之而未辩鍾繇陈群之意虽小有不同而欲右趾代弃市若从其言则所活者众矣降死之生诚为轻法然人情慎显而轻昧忽远而惊近是以盘盂有铭韦弦作佩况小人尤其所惑或目所不睹则忽而不戒日陈于前则惊心骇矚由此言之重之不必不伤轻之不必不惧而可以全其性命蕃其孕育仁既济物功亦益众又今之所患逋逃为先屡叛不革逃身靡所亦以萧戒未犯永绝恶原至于余条宜依旧制岂曰允中贵献管穴元好人附悦而琳之不能顺旨是以不见知迁楚台员外散骑侍郎遭母忧去职服阕除司徒左西掾以父致仕自解时司马休之为会稽内史后将军仍以琳之为长史父忧去官服阕补太尉主簿尚书左丞扬州治中从事史所居着绩众官献便宜议者以为宜修庠序恤典刑审官方明黜陟举逸拔才务农简调琳之于众议之外别建言曰夫玺印

者所以辩章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于皇帝爵莫尊于公侯而传国之玺历代迭用袭封之印奕世相传贵在仍旧无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职独用一印至于内外群官每迁悉改讨寻其义私所未达若谓官各异姓与传袭不同则未若异代之为殊也若论其名器虽有公卿之贵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诛夷之臣忌其凶秽则汉用秦玺延祚四百未闻以子婴身戮国亡而弃之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于传玺人臣众僚之卑何嫌于即印载籍未闻其说推例自乖其准而终年刻铸丧功消实金银铜炭之费不可称言非所以因循旧贯易简之道愚谓众官即用一印无烦改作若有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后乃铸则仰裨天府非唯小益又曰凶门柏装不出礼典起自末代积习生常遂成旧俗爰自天子达于庶人诚行之有由卒革必骇然苟无关于情而有愆礼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有所失固当式遵先典厘革后谬况复兼以游费实为民患者乎凡人士丧仪多出闾里每有此须动十数万损民财力而义无所取至于寒庶则人思自竭虽复室如悬罄莫不倾产殫财所谓葬之以礼其若此乎谓宜谨遵先典一罢凶门之式表以素扇足以示凶又曰昔事故饥荒米谷绵绢皆贵其后米价登复而绢于今一倍绵绢既贵蚕业者滋虽勤厉兼倍而贵犹不息愚谓致此良有其由昔事故之前军器正用铠而已至于袍袄襌裆必俟战阵实在库藏永无损毁今仪从直卫及邀罗使命有防卫送迎悉用袍袄之属非唯一府众军皆然绵帛易败势不支久又昼以御寒夜以寝卧曾未周年便自败裂每丝绵新登易折租以市又诸府竞收动有千万积贵不已实由于斯私服为之难贵官库为之空尽愚谓若侍卫所须固不可废其余则依旧用铠小小使命送迎之属止宜给仗不烦铠袄用之既简则其价自降又曰夫不耻恶食唯君子能之馥馥尚奢为日久矣今虽改张是弘而此风未革所甘不过一味而陈必方丈适口之外皆为说目之

费富者以之示夸贫者为之单产众所同比而莫能独异愚谓宜粗为其品使奢俭有中若有不改加以贬黜则德俭之化不日而流迁尚书吏部郎义熙六年高祖领平西将军以为长史大司马琅邪王从事中郎又除高祖平北征西长史迁侍中宋台初建除宋国侍中出为吴兴太守公事免永初二年为御史中丞明宪直法无所屈挠奏劾尚书令徐羨之曰臣闻事上以奉宪为恭临下以威严为整然后朝典惟明口众必肃斯道或替则宪纲其颓臣以今日七日预皇太子正会会毕车去并猥臣停门待阙有何人乘马当臣车前收捕驱遣命去何人骂詈收捕谘审欲录每有公事臣常虑有纷纭语令勿问而何人独骂不止臣乃使录何人不肯下马连叫大唤有两威仪走来击臣收捕尚书令省事倪宗又牵威仪手力击臣下人宗云中丞何得行凶敢录令公人凡是中丞收捕威仪悉皆缚取臣敕下人一不得斗凶势辘张有顷乃散又有群人就臣车侧录收捕樊马子牙行筑马子顿伏不能还台臣自录非本无对校而宗敢乘势凶恣篡夺罪身尚书令臣羨之与臣别车纷纭若此或云羨之不禁或云羨之禁而不止纵而不禁既乖国宪禁而不止又不经通陵犯监司凶声彰赫容纵宗等曾无纠问亏损国威无大臣之体不有准绳风裁何寄羨之内居朝右外司辇毂位任隆重百辟所瞻而不能弘惜朝章肃是风轨致使宇下纵肆凌暴宪司凶赫之声起自京邑所谓已有短垣而自逾之又宗为篡夺之主纵不纠问二三亏违宜有裁贬请免羨之所居官以公还第宗等篡夺之愆已属掌故御史随事检处诏曰小人难可检御司空无所问余如奏羨之任居朝端不欲以犯宪示物时羨之领扬州刺史琳之弟璩之为治中羨之使璩之解释琳之停寝其事琳之不许璩之固陈琳之谓曰我触忤宰相正当罪止一身尔汝必不应从坐何须勤勤邪自是百僚震肃莫敢犯禁高祖甚嘉之行经兰台亲加临幸又领本州大中正迁祠部尚书不治产

业家尤贫素景平元年卒时年五十五追赠太常子
邈有父风官至扬州治中从事史邈子觐别有传觐
弟道存世祖大明中历黄门吏部郎临海王子瑱前
军长史南郡太守晋安王子勋建伪号为侍中行雍
州事事败自杀

按兖州府志琳之孔子二十八代孙也

孔佑

按阙里志二十八代佑晋子有至行通神隐于四明
山太守王僧虔引为主簿不就

孔灵产

按阙里志二十八代灵产道隆子解天文有高志累
迁光禄大夫齐高帝尝称有古人之风

孔道徽

按阙里志二十九代道徽佑子少厉高行隐居南山
终身不窥都邑豫章王辟之不至

孔觐

按宋书本传觐字思远会稽山阴人太常琳之孙也
父邈扬州治中觐少骨梗有风力以是非为己任口
吃好读书早知名初举扬州秀才补主簿长沙王义
欣镇军功曹衡阳王义季安西主簿户曹参军领南
义阳太守转署记室奉笺固辞曰记室之局实惟华
要自非文行秀敏莫或居之觐逊业之举无闻于乡
部惰游之贬有编于疲农直山渊藏引用不遐弃故
得抃风口润凭附弥年今日之命非所敢冒昔之学
优艺富犹尚斯难况觐能薄质鲁亦何容易觐闻居
方辨物君人所以官才陈力就列自下所以奉上觐
虽不敏常服斯言今宠藉惟旧举非尚德恐无以提
衡一隅盍允视听者也伏愿天明照其心请乞改今
局授以闲曹则鳧鹤从方所忧去矣又曰夫以记室
之要宜须通才敏忠加性情勤密者觐学不综贯性
又疏惰何可以属知秘记秉笔文闺假吹之尤方斯
非滥觐少沦常检本无远植荣进之愿何能忘怀若
实有萤爝增晖光景固其腾声之日飞藻之辰也岂
敢自求从容保其淡逸伏愿矜其鲁拙业之有地则

曲成之施终始优渥义季不能夺遂得免召为通直郎太子中舍人建平王友秘书丞中书侍郎随王诞安东谘议参军领记室黄门侍郎建平王宏中军长史复为黄门临海太守初晋世散骑常侍选望甚重与侍中不异其后职任闲散用人渐轻孝建三年世祖欲重其选诏曰散骑职为近侍事居规纳置任之本实惟亲要而顷选常侍陵迟未允宜简授时良永置清辙于是吏部尚书颜竣奏曰常侍华选职任俟才新除临海太守孔觐意业闲素司徒长史王彧怀尚清理并任为散骑常侍世祖不欲威权在下其后分吏部尚书置二人以轻其任侍中蔡兴宗谓人曰选曹要重常侍闲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实虽主意欲为轻重人心岂可变邪既而常侍之选复卑选部之贵不异觐领本州大中正大明元年改太子中庶子领翊军校尉转秘书监欲以为吏部郎不果迁廷尉卿御史中丞坐鞭令史为有司所纠原不问六年除义兴太守未之任为寻阳王子房冠军长史加宁朔将军行淮南宣城二郡事其年复除安陆王子绥冠军长史江夏内史复随府转后军长史如故为人使酒仗气每醉辄弥日不醒僚类之间多所凌忽尤不能曲意权幸莫不畏而疾之不治产业居常贫罄无有丰约未尝关怀为二府长史典签谘事不呼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虽醉日居多而明晓政事醒时判决未尝有壅众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胜他人二十九日醒也世祖每欲引见先遣人覘其醉醒性真素不尚矫饰遇得宝玩服用不疑而他物粗败终不改易时吴郡顾觐之亦尚俭素衣裘器服皆择其陋者宋世言清约称此二人觐弟道存从弟徽颇营产业二弟请假东还觐出渚迎之輜重十余船皆是绵绢纸席之属觐见之伪喜谓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侧既而正色谓道存等曰汝辈忝预士流何至还东作贾客邪命左右取火烧之烧尽乃去先是庾徽之为御史中丞性豪丽服玩甚华觐代之衣冠器用莫不粗率兰台令史并三吴富人咸有

轻之之意凯蓬首缓带风貌清严皆重迹屏气莫敢欺犯庾徽之字景猷颍川鄢陵人也自中丞出为新安王子鸾北中郎长史南东海太守卒官八年凯自郢州行真征为右卫将军未拜徙司徒左长史道存代顓为后军长史江夏内史时东土大旱都邑米贵一斗将百钱道存虑凯甚乏遣吏载五百斛米饷之凯呼吏谓之曰我在彼三载去官之日不办有路粮二郎至彼未几那能便得此米邪可载米还彼吏曰自古以来无有载米上水者都下米贵乞于此货之不听吏乃载米而去永光元年迁侍中未拜复为江夏王义恭太宰长史复出为寻阳王子房右军长史加辅国将军行会稽郡事太宗即位召凯为太子詹事遣故佐平西司马庾业为右军司马代凯行会稽郡事时上流反叛上遣都水使者孔璪入东慰劳璪至说凯以废帝侈费仓储耗尽都下罄匱资用已竭今南北并起远近离叛若拥王郡之锐招动三吴事无不克凯然其言遂发兵驰檄凯子长公璪二子淹元并在都驰信密报泰始二年正月并叛逃东归遣书要吴郡太守顾琛琛以母年笃老又密迹京邑与长子宝素谋议未叛少子宝先时为山阴令驰书报琛以南师已近朝廷孤弱不时顺从必有覆灭之祸凯前锋军已渡浙江琛遂据郡同反吴兴太守王昙生义兴太守刘延熙晋陵太守袁标一时响应庾业既东太宗即以代延熙为义兴加建威将军以延熙为巴陵王休若镇东长史业至长唐湖即与延熙合太宗遣建威将军沈怀明东讨尚书张永系进镇东将军巴陵王休若董统东讨诸军事移檄东土曰盖闻衅集有兆祸至无门倚伏之来实惟人致故器述贪乱终殄宗祀昌宪构氛旋润斧钺斯则昭章记牒□戒今古者也自国步时艰三纲道尽神歇灵绎璇业缀旒皇上仁雄集瑞英睿应历凤仪燁升龙辉电举荡秽紫枢不俟鸣条之誓凝政中不肆漂杵之威是以坠维再造亏天重构幽明裁纪标配斯光而群凶肆虐协扇童孺蕞尔东垂复沦丑迹邪回从慝

蜂动蚁附圣图霆发神威四临羽骝所届义旅云属
揜钺所麾逆徒冰泮胜负之效皎然已显司徒建安
王英冠世董率元戎骠骑山阳王风略夙昭抚厉
中陈或振霜江蠡或腾焱荆河金甲烛天庭器声震
海浦前将军吴兴太守张永东南标秀协赞戎机建
威将军沈怀明镇东中兵参军刘亮武卫将军寿寂
之霜锐五千熊腾虎步龙骧将军王穆之龙骧将军
顿生铁骑连群风驱电迈右军将军齐王射声校尉
姚道和楼舰千艘覆川盖汜左军垣恭祖步兵校尉
杜幼文口从仆射全景文员外散骑侍郎孙超之并
率虎旅骆驿云赴殿中将军杜敬真殿中将军陆攸
之建武将军吴喜甲楯一万分趣义兴予猥承人乏
总司戎统耸剑东驰申愤海曲歎气则白日尽晦刷
马则清江倒流以此伐叛何勅不剿以此柔服何顺
不怀愍彼群迷弗辨尧桀螳龟微命拟雷电之冲已
枯之叶当霜口之队尺竖所为寒心匹妇所为叹息
夫因祸提庆资败为成前监不忘后事明筮若能相
率归顺投兵口款则福鍾当年祉覃来裔孰如身轘
宗屠鬼喂魂泣者哉详镜安危自求多福购生擒覬
千五百户开国县侯生擒琛千户开国县侯斩送者
半赏时将士多是东人父兄子弟皆已附逆上因送
军普加宣示曰朕方务德简刑使四罪不相及助顺
同逆者一以所从为断卿等当深达此怀勿以亲戚
为虑也众于是大悦覬所遣孙昙瓘等军顿晋陵九
里部陈甚盛怀明至奔牛所领寡弱以筑垒自固张
永至曲阿未知怀明安否百姓惊扰将士咸欲离散
永退还延陵就休若诸将帅咸劝退保破冈其日大
寒风雪甚猛塘埭决坏众无固心休若宣令敢有言
退者斩众小定乃筑垒息甲寻得怀明书贼定未进
军主刘亮又继至兵力转加人情乃安时永世令孔
景宣复反栅县西江岷山断遏津径刘延熙加其宁
朔将军杜敬真陆攸之溧阳令刘休文攻景宣别寨
斩其中兵参军史览之等十五人永世人徐崇之率
乡里起义攻县斩景宣吴喜至板崇之领县事太宗

嘉休文等诚效除休文宁朔将军县如故崇之殿中将军行永世县事并赐侯爵喜敬真及员外散骑侍郎竺超之等至国山县界遇东军于虎槛村击大破之自国山进吴城去义兴十五里刘延熙遣杨元孙矫之沈灵秀黄泰四军拒喜喜等兵力甚弱众寡势悬交战终日临陈斩元孙黄泰余众一时奔走因进义兴南郭外延熙屯军南射堂喜遣步骑击之即退还水北乃栅断长桥保郡自守喜筑垒与之相持庾业于长塘湖口夹岸筑城有众七千余人器甲甚盛与延熙遥相犄角沈怀明张永与晋陵军相持久不决太宗每遣军辄多所求须不时上道外监朱幼举司徒参军督护任农夫骁果有胆力性又简率资给甚易乃以千人配之使助东讨时庾业兵盛农夫于延陵出长唐虽云千兵至者裁四百未至数十里遣人参候云贼筑城犹未合农夫率广武将军高尚之永兴令徐崇之驰往攻之因其城垒未立农夫亲持刀楯赴城入陈大破之庾业弃城走义兴先是龙骧将军阮佃夫募得蜀人数百多壮勇便战皆着犀皮铠执短兵本应就佃夫向晋陵未发会农夫须人分以配之及战每先登东人并畏惮又怪其形饰殊异旧传狐獠食人每见之辄奔走农夫收其船杖与高志之进义兴援吴喜二月一日乃度水攻郡分兵击诸垒栅农夫虽至众力尚少兵势不敌喜乃与数骑登高东西指麾若招引四面俱进者东军大骇诸营一时奔散唯龙骧将军孔睿一栅未拔喜以杀伤者多乃开围缓之其夜庾业孔睿相率奔走义兴平刘延熙投水死有人告之乃斩尸传首京邑义兴诸县唯绥安令巢邃秉节不移不受伪爵时齐王率军东讨与张永刘亮杜幼文沈怀明等于晋陵九里西结营与东军相持义兴军既为吴喜等所破奔散者多投晋陵东军震恐上又遣积射将军江方兴南台御史王道隆至晋陵视贼形势贼帅孙昙瓘程捍宗陈远凡有五城互相连带捍宗城犹未固其月三日道隆与齐王张永共议捍宗城既未立可以藉手上副

圣旨下成众气道隆便率所领急攻之俄顷城陷斩捍宗首刘亮果劲便刀楯朝士先不相悉上亦弗闻唯尚书左丞徐爰知之白太宗称其骁敢至是每战以刀楯直荡往辄陷决张永嫌其过锐不令居前贼连栅周亘塘道迫狭将士力不得展亮乃负楯而进直入重栅众军因之即皆摧破袁标遣千人继至齐王与永等乘胜驰击又大破之屠其两城昙瓘率众数百鼓噪而至标又遣千人继之众军骇惧将欲散矣江方兴率勇士迎射之应弦倒者相继昙瓘因此败走吴喜军至义乡伪辅国将军车骑司马孔瓘屯吴兴南亭太守王昙生诣瓘所事会信还云台军已近瓘大惧堕口曰悬赏所购唯我而已今不遽走将为人禽左右闻之并各散走瓘与昙生焚烧仓库东奔钱塘喜至吴兴颊置郡城仓廩遇雨不然无所损失初昙生遣宁朔将军沈灵宠率八千人向黄鹄峽欲候道出芜湖迎接南军广德令王蕴发兵据嶮灵宠不得进屯住故鄣昙生既走灵宠乃与弟灵昭军副姚天覆率偏裨以下十七军归顺太宗嘉之擢为镇东参军事因率所领东讨喜分遣军主沈思仁吴系公追蹙瓘等陆攸之任农夫自东迁进向吴郡台遣军主张灵符即晋陵其月四日齐王急攻之其夜孙昙瓘陈景远一时奔溃诸军至晋陵袁标弃郡东走晋陵既平吴中震动吴兴军又将至顾琛与子宝素携其老母泛海奔会稽海盐令王孚邀讨不及太宗以四郡平定留吴喜统全景文沈怀明刘亮孙超之寿寂之等东平会稽追齐王张永姚道和杜幼文垣恭祖张灵符北讨王穆之顿生江方兴南伐其月九日喜等至钱唐钱唐令顾昱及孔瓘王昙生等奔渡江东喜仍进军柳浦诸暨令傅琰将家归顺喜遣镇北参军沈思仁强弩将军任农夫龙骧将军高志之南台御史沈佃夫扬武将军卢僧泽等率军向黄山浦东军据岸结寨农夫等攻破之乘风举帆直趣定山破其大帅孙会之于陈斩首自定山进向鱼浦戍主孔睿率千余人据垒拒战佃夫使队主阙法炬

射杀楼上弩手睿众惊骇思仁纵兵攻之斩其军主孔奴于是败散其月十九日吴喜使刘亮由盐官海渡直指同浦寿寂之济自渔浦邪趣永兴喜自柳浦渡趣西陵西陵诸军皆悉散溃斩庾业顾法直吴恭传首京都东军主卜道济督战许天赐请降庾业新野人也父彦达以干局为太祖所知为益州刺史世祖世官至豫章太守太常卿刘亮全景文孙超之进次永兴同市遇覬所遣陆孝伯孔豫两军与战破之斩孝伯豫首会稽闻西军稍近将士多奔亡覬不能复制二十日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覬以东西交逼忧遽不知所为其夕率千余人声云东讨实趣石先已具船海浦值湖涸不得去众叛都尽门生载以小船窜于山村伪车骑从事中郎张绥先遣人于钱唐诣喜归诚及覬走绥闭封仓库以待王师二十一日晏至郡入自北门囚绥付作部其夜杀之执寻阳王子房于别署纵兵大掠府库空尽若邪村民录送伪龙骧将军车骑中兵参军军主孔睿将斩之睿曰吾年已过立未沾官伍蒙知己之顾以身许之今日就死亦何所恨含笑就戮孔璪叛投门生陆林夫林夫斩首送之二十二日山民缚覬送晏晏谓之曰此事孔璪之为无豫卿事可作首辞当相为申上覬曰江东处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辈行意耳晏乃斩之东合外临死求酒曰此是平生所好时年五十一顾琛王昙生袁标等并诣喜归罪喜皆宥之琛子宝素与父相失自缢死东军主凡七十六人于陈斩十七人其余皆原宥初遣庾业向会稽追使奉朝请孙长度送仗与之并令召募行达晋陵袁标就其求仗长度不与为标所杀追赠给事中先是邓琬遣临川内史张淹自南路出东阳淹遣龙骧将军桂遑征西行参军刘越绪屯据定阳县巴陵王休若遣沈思仁讨之思仁遣军主崔公烈攻其营斩幢主朱伯符首桂遑刘越绪诸军并奔逸晋安太守刘瞻据郡同逆建安内史赵道生起义讨之聚徒未合七月思仁遣军主姚宏祖鲍伯奋应寄生等讨破瞻斩

之于罗江县邓琬先遣新安太守杨伯子及军主任
献子袭黟县县令吴茹公固守力不敌弃城走伯子
等屯县城茹公与台军主丘敬文李灵赐萧伯寿
等攻围弥时八月乃□斩伯子献子首张淹屯军上
饶县闻刘胡败军副鄱阳太守费昙欲图之诈云得
邓琬信急宜谘论欲因此斩淹淹素事佛方礼佛不
得时进昙复诬云捕虎借大鼓及仗士二百人淹信
而与之昙因率众入山飨士约誓扬言虎走城西鸣
鼓大呼直来趣城城门守卫悉委仗观之昙率众突
入淹正礼佛闻难走出因斩首

南齐

孔稚珪

按南齐书本传稚珪字德璋会稽山阴人也祖道隆
位侍中父灵产泰始中罢晋安太守有隐遁之怀于
禹井山立馆事道精笃吉日于静屋四向朝拜涕泗
滂沱东出过钱塘北郭辄于舟中遥拜杜子公墓自
此至都东向坐不敢背侧元徽中为中散大中大夫
颇解星文好术数太祖辅政沈攸之起兵灵产密白
太祖曰攸之兵众虽强以天时冥数而观无能为也
太祖验其言擢迁光禄大夫以簏盛灵产上灵台令
其占候饷灵产白羽扇素隐几曰君性好古遗君古
物稚珪少学涉有美誉太守王僧虔见而重之引为
主簿州举秀才解褐宋安成王车骑法曹行参军转
尚书殿中郎太祖为骠骑以稚珪有文翰取为记室
参军与江淹对掌辞笔迁正员郎中书郎尚书左丞
父忧去官与兄仲智还居父山舍仲智妾李氏骄妒
无礼稚珪白太守王敬则杀之服阕为司徒从事中
郎州治中别驾从事史本郡中正永明七年转骁骑
将军复领左丞迁黄门郎左丞如故转太子中庶子
廷尉江左相承用晋世张杜律二十卷世祖留心法
令数讯囚徒诏狱官详正旧注先是七年尚书删定
郎王植撰定律章表奏之曰臣寻晋律文简辞约旨
通大纲事之所质取断难释张裴杜预同注一章而
生杀永殊自晋泰始以来唯斟酌参用是则吏挟威

福之势民怀不对之怨所以温舒献辞于失政絳侯慨而兴叹皇运革祚道冠前王陛下绍兴光开帝业下车之痛每恻上仁满堂之悲有矜圣思爰发德音删正刑律敕臣集定张杜二注谨砺愚蒙尽思详撰削其烦害录其允衷取张注七百三十一条杜注七百九十一条或二家两释于义乃备者又取一百七条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条集为一书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条为二十卷请付外详校撻其违谬从之于是公卿八座参议考正旧注有轻重处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从轻其中朝议不能断者制旨平决至九年稚珪上表曰臣闻匠万物者以绳墨为正驭大国者以法理为本是以古之圣王临朝思理远防邪萌深杜奸渐莫不资法理以成化明刑赏以树功者也伏惟陛下躋历登皇乘图践帝天地更筑日月再张五礼裂而复缝六乐頽而爰缉乃发德音下明诏降恤刑之文申慎罚之典敕臣与公卿八座共删注律谨奉圣旨谘审司徒臣子良禀受成规创立条绪使兼监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抄撰同异定其去取详议八座裁正大司马臣嶷其中洪疑大议众论相背者圣照元览断自天笔始就成立律文二十卷录叙一卷凡二十一卷今以奏闻请付外施用宣下四海臣又闻老子仲尼曰古之听狱者求所以生之今之听狱者求所以杀之与其杀不辜宁失有罪是则断狱之职自古所难矣今律文虽定必须用之用失其平不异无律律书精细文约例广疑似相倾故误相乱一乖其纲枉滥横起法吏无解既多谬僻监司不习无以相断则法书徒明于帙里口魂犹结于狱中今府州郡县千有余狱如令一狱岁枉一人则一年之中枉死千余矣口毒之死上干和气圣明所急不可不防致此之由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乱其经或以军勋余力或以劳吏暮齿犷情浊气忍并生灵昏心狠态吞剥氓物虐理残其命曲文被其罪口积之兴复缘斯发狱吏虽良不能为用使于公哭于边城孝妇口于遐外陛下虽欲宥之其已血溅

九泉矣寻古之名流多有法学故释之定国声光汉台元常文惠绩映魏阁今之士子莫肯为业纵有习者世议所轻良由空勤永岁不逢一朝之赏积学当年终为闾伍所将恐此书永坠下走之手矣今若弘其爵赏开其劝慕课业宦流班习胄子拔其精究使处内局简其才良以居外任方岳咸选其能邑长□擢其术则皋繇之谋指掌可致杜郑之业郁焉何远然后奸邪无所逃其刑恶吏不能藏其诈如身手之相驱若弦括之相接矣臣以□短谬司大理陛下发自圣衷忧矜刑网御筵奉训远照民瘼臣谨仰述天官伏奏云陛所奏繆允者宜写律上国学置律学助教依五经例国子生有欲读者策试上过高第即便擢用使处法职以劝士流诏报从纳事竟不施行转御史中丞迁骠骑长史辅国将军建武初迁冠军将军平西长史南郡太守稚珪以虏连岁南侵征役不息百姓死伤乃上表曰匈奴为患自古而然虽三代智勇两汉权奇算略之要二涂而已一则铁马风驰奋威沙漠二则轻车出使通驿虏庭推而言之优劣可睹今之议者咸以丈夫之气耻居物下况我天威宁可先屈吴楚劲猛带甲百万截被鲸鲵何往不碎请和示弱非国计也臣以为荒裔之性本昧人伦鸱鸣狼踞不足喜怒蜂目蝮尾何关美恶唯宜胜之以深权制之以远弘之以大度处之以蠹贼岂足肆天下之忿捐苍生之命发雷电之怒争虫鸟之气百战百胜不足称雄横尸千里无益上国而蚁聚蚕攒穷诛不尽马足毛群难与竞逐汉高横威海表窘迫长围孝文国富刑清事屈陵辱宣帝抚纳安静朔马不惊光武卑辞厚礼寒山无霭是两京四主英济中区输宝货以结和遣宗女以通好长辔远馭子孙是赖岂不欲战惜民命也唯汉武藉五世之资承六合之富骄心奢志大事匈奴遂连兵积岁转战千里长驱瀚海饮马龙城虽斩获名王屠走凶羯而汉之器甲十亡其九故卫霍出关千队不反贰师入汉百旅顿降李广败于前锋李陵没于后阵其余奔北不

可胜数遂使国储空悬户口减半好战之功其利安在战不及和相去何若自西朝不纲东晋迁鼎群鹵沸乱羌狄交横荆棘攒于陵庙豺虎咆于宫闱山渊反复黔首涂地逼迫崩腾开辟未有是时得失略不稍陈近至元嘉多年无事末路不量复挑强敌遂乃连城覆徙虏马饮江青徐之际草木为人耳建元之初鹵尘犯塞永明之始复结通和十余年间边候且息陛下张天造历驾日登皇声雷宙势压河岳而封豕残魂未屠剑首长蛇余喘偷窥外甸烽亭不静五载于斯昔岁蚁坏口食樊汉今兹虫毒浸淫未已兴师十万日费千金五岁之费宁可货计陛下何惜匹马之驿百金之赂数行之诏诱此凶顽使河塞息肩关境全命蓄甲养民以观彼弊我策若行则为不世之福若不从命不过如战失一队耳或云遣使不受则为辱命夫以天下为量者不计细耻以四海为任者宁顾小节一城之没尚不足惜一使不反曾何取惭且我以权取贵得我略行何嫌其耻所谓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臣不言遣使必得和自有可和之理犹如欲战不必胜而有可胜之机耳今宜早发大军广张兵势征犀甲于岷峨命楼船于浦海使自青徂豫候骑星罗沿江入汉云阵万里据险要以夺其魂断粮道以折其胆多设疑兵使精销而计乱固列金汤使神茹而虑屈然后发衷诏驰轻驿辩辞重币陈列吉凶北虏顽而爱奇贪而好货畏我之威喜我之赂畏威喜赂愿和必矣陛下用臣之启行臣之计何忧玉门之下而无款塞之胡哉彼之言战既殷勤臣之言和亦谦阔伏愿察两涂之利害检二事之多少圣照元省灼然可断所表谬奏希下之朝省使同博议臣谬荷殊恩奉佐侯岳敢肆瞽直伏奏千里帝不纳征侍中不行留本任稚珪风韵清口好文咏饮酒七八斗与外兄张融情趣相得又与琅邪王思远庐江何点点弟引口款交不乐世务居宅盛营山水凭机独钓傍无杂事门庭之内草莱不剪中有蛙鸣或问之曰欲为陈蕃乎稚珪笑曰我以此当两部鼓吹

何必期效仲举永元元年为都官尚书迁太子詹事加散骑常侍三年稚珪疾东昏屏除以口鬻走因此疾甚遂卒年五十五赠金紫光禄大夫

孔琇之

按南齐书本传琇之会稽山阴人也祖季恭光禄大夫父灵运著作郎琇之初为国子生举孝廉除卫军行参军员外郎尚书三公郎出为乌程令有吏能还迁通直郎补吴令有小儿年十岁偷刈邻家稻一束琇之付狱治罪或谏之琇之曰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县中皆震肃迁尚书左丞又以职事知名转前军将军兼少府迁骠骑将军少府如故出为宁朔将军高宗冠军征虜长史江夏内史还为正员常侍兼左民尚书廷尉卿出为临海太守在任清约罢郡还献干姜二十斤世祖嫌少及知琇之清乃叹息除武陵王前军长史未拜仍出为辅国将军监吴兴郡寻拜太守治称清严高宗辅政防制诸蕃致密旨于上佐隆昌元年迁琇之为宁朔将军晋熙王冠军长史行郢州事江夏内史琇之辞不许未拜卒

梁

孔休源

按兖州府志休源字庆绪孔子三十一代孙也齐举秀才梁历中书舍人尚书右丞累佐名藩甚得人誉精通详练强正慎密终金紫光禄大夫谥曰贞手校书七十卷有文集十五卷

陈

孔奂

按陈书本传奂字休文会稽山阴人也曾祖琇之齐左民尚书吴兴太守祖□太子舍人尚书三公郎父稚孙梁宁远枝江公主簿无锡令奂数岁而孤为叔父虔孙所养好学善属文经史百家莫不通涉沛国刘显时称学府每共奂讨论深相叹服乃执奂手曰昔伯喈坟索悉与仲宣吾当希彼蔡君足下无愧王氏所保书籍寻以相付州举秀才射策高第起家扬州主簿宣惠湘东王行参军并不就又除镇西湘东

王外兵参军入为尚书仓部郎中迁仪曹侍郎时左民郎沈□为飞书所谤将陷重辟事连台阁人怀忧惧免廷议理之竟得明白丹阳尹何敬容以免刚正请补功曹史出为南昌侯相值侯景乱不之官京城陷朝士并被拘繫或荐免于贼帅侯子鉴子鉴命脱桎梏厚遇之令掌书记时景军士悉资其凶威子鉴景之腹心委任又重朝士见者莫不卑俯屈折免独敖然自若无所下或谏免曰当今乱世人思苟免獯羯无知岂可抗之以义免曰吾性命有在虽未能死岂可取媚凶丑以求全乎时贼徒剥掠子女拘逼士庶免每保持之得全济者甚众寻遭母忧哀毁过礼时天下丧乱皆不能终三年之丧唯免及吴国张种在寇乱中守持法度并以孝闻及景平司徒王僧辩先下辟书引免为左西曹掾又除丹阳尹丞梁元帝于荆州即位征免及沈□并令西上僧辩累表请留之帝手敕报僧辩曰孔沈二士今且借公其为朝廷所重如此仍除太尉从事中郎僧辩为扬州刺史又补扬州治中从事史时侯景新平每事草创宪章故事无复存者免博物强识甄明故实问无不知仪注体式笺表书翰皆出于免高祖作相除司徒右长史迁给事黄门侍郎齐遣东方老萧轨等来寇军至后湖都邑骚扰又四方壅隔粮运不继三军取给唯在京师乃除免为贞威将军建康令时累岁兵荒户口流散勅敌忽至征求无所高祖□日决战乃令免多营麦饭以荷叶裹之一宿之间得数万裹军人旦食讫弃其余因而决战遂大破贼高祖受禅迁太子中庶子永定二年除晋陵太守晋陵自宋齐以来旧为大郡虽经寇扰犹为全实前后二千石多行侵暴免清白自守妻子并不之官唯以单船临郡所得秩俸随即分贍孤寡郡中大悦号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绮见免居处素俭乃饷衣一袭毡被一具免曰太守身居美禄何为不能办此但民有未周不容独享温饱耳劳卿厚意幸勿为烦初世祖在吴中闻免善政及践祚征为御史中丞领扬州大中正免性刚直善持

理多所纠劾朝廷甚敬惮之深达治体每所敷奏上未尝不称善百司滞事皆付免决之迁散骑常侍领步兵校尉中书舍人掌诏诰扬东扬二州大中正天嘉四年重除御史中丞寻为五兵尚书常侍中正如故时世祖不豫台阁众事并令仆射到仲举共免决之及世祖疾笃免与高宗及仲举并吏部尚书袁枢中书舍人刘师知等入侍医药世祖尝谓免等曰今三方鼎峙生民未乂四海事重宜须长君朕欲近则晋成远隆殷法卿等须遵此意免乃流涕歔歔而对曰陛下御膳违和痊复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圣德日跻安成王介弟之尊足为周旦阿衡宰辅若有废立之心臣等愚诚不敢闻诏世祖曰古之遗直复见于卿天康元年乃用免为太子詹事二州中正如故世祖崩废帝即位除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光大二年出为信武将军南中郎康乐侯长史寻阳太守行江州事高宗即位进号仁威将军云麾始兴王长史余并如故免在职清俭多所规正高宗嘉之赐米五百斛并累降敕书殷勤劳问太建三年征为度支尚书领右军将军五年改领太子中庶子与左仆射徐陵参掌尚书五条事六年迁吏部尚书七年加散骑常侍八年加侍中时有事北讨口复淮泗徐豫酋长降附相继封赏选叙纷纭重迭免应接引进门无停宾加以鉴识人物详练百氏凡所甄拔衣冠缙绅莫不悦伏性耿介绝请托虽储副之尊公侯之重溺情相及终不为屈始兴王叔陵之在湘州累讽有司固求台铉免曰袞章之职本以德举未必皇枝因抗言于高宗高宗曰始兴那忽望公且朕儿为公须在鄱阳王后免曰臣之所见亦如圣旨后主时在东宫欲以江总为太子詹事令管记陆瑜言之于免免谓瑜曰江有潘陆之华而无园绮之实辅弼储宫窃有所难瑜具以白后主后主深以为恨乃自言于高宗高宗将许之免乃奏曰江总文华之人今皇太子文华不少岂藉于总如臣愚见愿选敦重之才以居辅导帝曰即如卿言谁当居此免曰都官尚书王廓世有懿

德识性敦敏可以居之后主时亦在侧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可居太子詹事免又奏曰宋朝范即范泰之子亦为太子詹事前代不疑后主固争之帝卒以总为詹事由是忤旨其梗正如此初后主欲官其私宠以属免免不从及右仆射陆缮迁职高宗欲用免已草诏讫为后主所抑遂不行九年迁侍中中书令领左骁骑将军扬东扬丰三州大中正十一年转太常卿侍中中正并如故十四年迁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领前军将军未拜改领弘范宫卫尉至德元年卒时年七十赠散骑常侍本官如故有集十五卷弹文四卷子绍薪绍忠绍忠字孝扬亦有才学官至太子洗马仪同鄱阳王东曹掾

孔宗范

按阙里志三十二代宗范休源少子聪敏有识度陈中书黄门侍郎

北魏

孔灵珍

按阙里志二十八代灵珍授秘书郎孝文帝太和十九年仍封崇圣侯食邑一千户生子一文泰

孔文泰

按阙里志二十九代文泰袭封崇圣侯食邑一千户年五十八卒葬祖墓南生子渠

北齐

孔渠

按阙里志三十代渠袭封崇圣侯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改封恭圣侯后周静帝大象二年改封邹国公食邑一千户生子一长孙

北周

孔长孙

按阙里志三十一代长孙周武帝宣政元年袭封邹国公食邑一千户年六十四卒葬祖墓西北生子二英哲嗣哲

孔英哲

按阙里志三十二代英哲封奉圣侯无子

隋

孔嗣哲

按阙里志嗣哲隋文帝时应制登科授涇州司兵参军迁太子通事舍人袭封邹国公炀帝大业四年改封绍圣侯食邑一千户年七十卒葬祖墓西生子一德伦

唐

孔颖达

按唐书本传颖达字仲达冀州衡水人八岁就学诵记日千余言暗记三礼义宗及长明服氏春秋传郑氏尚书诗礼记王氏易善属文通步历尝造同郡刘焯焯名重海内初不之礼及请质所疑遂大畏服隋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炀帝召天下儒官集东都诏国于秘书学士与论议颖达为冠又年最少老师宿儒耻出其下阴遣客刺之匿杨元感家得免补太学助教隋乱避地虎牢太宗平洛授文学馆学士迁国子博士贞观初封曲阜县男转给事中时帝新即位颖达数以忠言进帝问孔子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何谓也对曰此圣人教人谦耳己虽能仍就不能之人以资所未能己虽多仍就寡少之人更资其多内有道外若无中虽实容若虚非特匹夫君德亦然故易称蒙以养正明夷以口众若其据尊极之位衔聪耀明恃才以肆则上下不通君臣道乖自古灭亡莫不由此帝称善除国子司业岁余以太子右庶子兼司业与诸儒议历及明堂事多从其说以论撰劳加散骑常侍爵为子皇太子令颖达撰孝经章句因文以尽箴讽帝知数争太子失赐黄金一斤绢百匹久之拜祭酒侍讲东宫帝幸太学观释菜命颖达讲经毕上释奠颂有诏美后太子稍不法颖达争不已乳夫人曰太子既长不宜数面折之对曰蒙国厚恩虽死不恨割切愈至后致仕卒陪葬昭陵赠太常卿谥曰宪子志终司业志子惠元力学寡言又为司业擢累太子谕德三世司业时人美之

孔德伦

按阙里志三十三代德伦唐高祖武德九年改封圣侯太宗贞观十一年诏朝会位同三品食邑一千户天授元年赐敕书及时服年七十一卒子崇基

孔崇基

按阙里志三十四代崇基中宗嗣圣十二年袭封褒圣侯年五十六卒生子一燧之

孔燧之

按阙里志三十五代燧之字藏晖元宗开元五年袭封褒圣侯二十七年改封文宣公邑一千户生子萱

孔季诩

按阙里志三十五代季诩字季和楨子早知名登制科陈子昂尝称公神清韵远终左补阙

孔若思

按阙里志三十五代若思绍安孙以学行知名累迁给事中中宗朝再转礼部侍郎出为卫州刺史以清白称加银青光禄大夫历汝州刺史太子右谕德

孔萱

按阙里志三十六代萱袭封文宣公兼兖州泗水令生子一齐卿

孔至

按阙里志三十六代至字惟微若思子著作郎明氏族学撰百家类例

孔巢父

按唐书本传巢父字弱翁孔子三十七世孙也少力学隐徂来山永王璘称兵江淮辟署幕府不应铲迹民伍璘败知名广德中李季卿宣抚江淮荐为左卫兵曹参军三迁库部员外郎出为泾原行军司马累拜湖南观察使未行会普王为荆里副元帅署行军司马俄而德宗狩奉天行在擢给事中为河中陕华招讨使累上破贼方略帝嘉纳未几兼御史大夫为魏博宣慰使巢父辩而才及见田悦与言君臣大义利害逆顺开晓其众是时悦久不臣下皆厌乱杂然喜曰不图今日还为王人酒中悦起自陈骑射工曰

陛下见用何敌不摧巢父曰若尔不蚤自归乃一剧贼耳悦曰能为剧贼岂不能为功臣乎巢父曰国方多虞待子而息悦谢焉数日田绪杀悦与大将邢曹俊等听命巢父即以绪权知军务纾其难李怀光据河中帝复令巢父宣慰罢其兵以太子太保授之怀光素服待命巢父不止众忿曰太尉无官矣方宣诏乃噪而合害巢父并杀中人啖守盈初巢父至怀光以其使魏博而田悦死疑其谋出巢父故军乱不肯救帝闻震悼赠尚书左仆射谥曰忠诏具礼收葬赐其家粟帛存恤之从子戮戡戡

孔齐卿

按阙里志三十七代齐卿德宗建中三年袭封文宣公遭叛乱陷于东平生子惟晷文瑾

孔惟晷

按阙里志三十八代惟晷宪宗元和十三年东平兵解归鲁袭封文宣公年六十五卒葬祖墓东生子策

孔戮

按唐书孔巢父传巢父从子戮字君严擢进士第郑滑卢群辟为判官群卒摄总留务监军杨志谦雅自肆众皆恐戮邀志谦至府与对榻卧起示不疑志谦严惮不敢动入为侍御史累擢谏议大夫条上四事一多冗官二吏不奉法三百姓田不尽垦四山泽榷酤为州县弊宪宗异其言中人刘希光受赇二十万缗抵死吐突承璀坐厚善逐为淮南监军太子舍人李涉知帝意投上言承璀有功不可弃戮得副章不肯受面质让之涉更因左右以闻戮劾奏涉结近幸营罔上听有诏斥涉峡州司马宦宠侧目人为危之戮自以适所志轩轩甚得俄兼太子侍读改给事中江西观察使李少和坐赃狱寝不下博陵崔易简杀从父兄鞫状具京兆尹左右之翻其情戮慷慨论正贬少和杀易简夺尹三月俸再迁尚书左丞信州刺史李位好黄老道数祠祷部将韦岳告位集方士图不轨监军高重谦上急变捕位劾禁中戮奏刺史有罪不容系仗内请付有司诏送御史台戮与三司

杂治无反状岳坐诬罔诛贬位建州司马中人愈怒故出为华州刺史明州岁贡淡菜蚶蛤之属戮以为自海抵京师道路役凡四十三万人奏罢之历大理卿国子祭酒会岭南节度使崔咏死帝谓裴度曰尝论罢蚶菜者谁欤今安在是可往为朕求之度以戮对即拜岭南节度使既至免属州逋负十八万缗米八万斛黄金税岁八百两先是属刺史俸率三万又不时给皆取部中自衣食戮乃倍其俸约不得为贪暴稍以法绳之南方鬻口为货掠人为奴婢戮峻为之禁亲吏得婴儿于道收育之戮论以死由是闾里相约不敢犯士之斥南不能北归与有罪之后百余族才可用用之稟无告者女子为嫁遣之蕃舶泊步有下碇税始至有阅货宴所饷犀琲下及仆隶戮禁绝无所求索旧制海商死者官籍其赀满三月无妻子诣府则没入戮以海道岁一往复苟有验者不为限悉推与自贞元中黄洞诸蛮叛久不平容桂二管利虏掠幸有功乃请合兵讨之戮固言不可帝不听大发江湖兵会二管入讨士被瘴死者不胜计安南乘之杀都护李象古而桂管裴行立容管阳旻皆无功忧死独戮不邀一旦功交广晏然大治穆宗立以吏部侍郎召改右散骑常侍还为左丞以老自乞雅善韩愈谓曰公尚壮上三留何去之果戮曰吾岂要君者吾年一宜去吾为左丞不能进退郎官二宜去愈曰公无留资何恃而归曰吾负二宜去尚奚顾子言愈嗟叹即上疏言臣与戮同在南省数与戮相见其为人守节清苦论议正平年七十筋力耳目未衰忧国忘家用意至到如戮辈在朝不过三数人陛下不宜苟顺其求不留自助也礼大夫七十致事若不得谢则赐之几杖安车不必七十尽许致仕今戮据礼求退陛下若不听许亦无伤义而有贪贤之美不报以礼部尚书致仕岁致羊酒如汉征士礼卒年七十三赠兵部尚书谥曰贞子遵孺温裕仕为天平节度使遵孺子纬

孔戡

按唐书孔巢父传巢父从子戡字胜始进士及第补修武尉以大理评事佐昭义李长荣节度府长荣死卢从史自别将代之留署掌书记从史稍得志益骄与王承宗田绪阴相结欲久连兵以固其位戡始阴争不从则于会肆言以折之从史始若受其言后偃蹇不轨戡遂以疾归洛阳未几李吉甫镇扬州表置幕府戡未应从史曰是欲舍我而从人邪即诬以事奏三上诏以卫尉丞分司东都自贞元后帅镇劾奏僚佐不验辄斥至是给事中吕元膺执不可宪宗遣使谕曰朕非不知戡行用之矣未几卒年五十七从史败追赠司勋员外郎

孔戡

按唐书孔巢父传巢父从子戡字方举初父死难诏与一子官补修武尉不受以让其兄戡擢明经书判高等为校书郎阳翟尉累迁殿中侍御史分司东都昭义判官徐致故尝助卢从史为跋扈者从史败孟元阳代欲复用之戡移书昭义前系致乃上列其状帝怒流致播州转侍御史库部员外郎始朱泚以彭偃为中书舍人偃子充符得不死辟鄜坊府或荐其能召还京师戡谓京兆尹裴武曰泚所下诏令皆偃为之悖逆子不鸟窜兽伏乃干誉求进乎子盍效季孙行父逐莒仆以勉事君者武即逐出充符拜京兆尹再迁为湖南观察使召授右散骑常侍京兆尹岁旱文宗忧甚戡躬祠曲江池一夕大澍帝悦诏兼御史大夫卒赠工部尚书子温业

孔载

按阙里志三十八代载父子贞元二十七年及第

孔温业

按唐书孔巢父传巢父从子戡戡子温业字逊志擢进士第大中时为吏部侍郎求外迁宰相白敏中顾同列曰吾等可少警孔吏部不乐居朝矣后为太子宾客

孔纬

按唐书孔巢父传巢父从子戡戡孙纬字化文少孤

依诸父多与有名者游才誉蚤成擢进士第东川崔慎由表置幕府从崔铉淮南复从慎由守河中再迁观察判官宰相杨收荐以长安尉直弘文馆迁监察御史进礼部员外郎兼集贤直学士母丧解还为右司员外郎赵隐言其才拜翰林学士俄知制诰频迁户部侍郎擢御史中丞纬方雅疾恶若讎中外闻风未绳辄肃三迁吏部侍郎权要私谒至盈几一不省当路不悦改太常卿从僖宗西到蜀以刑部尚书判户部萧遘雅不喜坐调度不给改太子少保及帝避朱玫次陈仓惟黄门卫士数百扈乘舆诏拜纬御史大夫令趣百官至行在时群臣露次整屋为盗剽胁衣囊略尽纬谒宰相欲有所论遘与裴澈怨田令孜不欲行辞不见纬召御史曰吾等身被恩谊不辞难今诏群臣皆不至夫与人布衣游犹有缓急相恤况于君乎且泣下御史亦辞方寇□丐食请办一日费而行纬曰吾妻疾旦暮尽丈夫岂以家事后国事乎公善自谋吾行决矣往见李昌符曰诏书再至而群臣顾未行仆大夫也不敢后愿假兵护送天子所昌符具资装送之既及行在纬策玫必反建言关邑□狭不足驻六师请幸梁州即日去陈仓而玫兵至微纬言几不脱进拜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玫平从帝还领诸道盐铁转运使累迁尚书左仆射赐号持危启运保义功臣铁券恕十死又赐天兴良田善和里第各一区兼京畿营田使昭宗即位进司空以太学焚残乃兼国子祭酒完治之加司徒封鲁国公帝将郊见中尉枢密使索宰相朝服有司白中人无衣冠助祭事中尉怒责礼官必得纬言中人不朝服国典也陛下欲假借之则请以所兼官为之服谏官固执帝召谓曰方举大礼为我容之进兼太保时天武都头李顺节疏暴人也以浙西节度使兼平章事台史白已谢当班见百官纬判止之明日顺节盛服至则无班怏怏去他日见纬以为言纬曰固疑公见望也且百辟卿士天子廷臣班见宰相以宰相为之长公提天武健儿墟堂受礼安乎必欲用之去都

头乃可顺节惭缩不敢言张浚将伐太原帝不决以问纬纬助浚请既浚败坐傅会出为荆南节度使俄贬均州刺史二人皆密结朱全忠全忠为请诏听所便乃屏居华阴李茂贞入杀韦昭度帝恶大臣朋比与藩臣交更召纬入朝擢吏部尚书以司空门下侍郎复辅政使者敦劝力疾到京师见帝呜咽流涕自陈衰疾不任事乞归田里帝动容诏使者送纬至堂视事会天子出次石门从至莎城以病还都家人召医视纬曰天下方乱何久求生不肯服药卒赠太尉

孔策

按阙里志三十九代策明经及第历国子监丞袭封文宣公迁国子尚书博士生子振

孔振

按阙里志四十代振字国文懿宗咸通四年状元及第除秘书省校书郎历监察御史左补阙水部员外郎袭封文宣公生子一昭俭

孔拯

按阙里志四十代拯字弘济袭封振之弟中和二年状元及第历侍郎拯弟郁郁子述字彰圣述子桧同光元年避地吴越因家于温州之平阳吴越王累聘不就

孔纶

按阙里志四十代纶字昌言咸通二年与兄绚同榜进士第九人及第历殿中侍御史户部郎中

孔纁

按阙里志四十代纁字征夫咸通十四年状元及第

孔绪

按阙里志四十代绪任曲阜令

孔昭俭

按阙里志四十一代昭俭任南陵尉受广文馆博士兖州司马赐绯除秘书郎袭封文宣公屡宰曲阜年六十卒葬祖墓西生子一光嗣

孔昌□

按阙里志四十一代昌□字佐化纬子进士及第终

散骑常侍

孔昌序

按阙里志四十一代昌序字昭举晦子进士及第终散骑常侍

孔邈

按阙里志四十一代邈字隼之温质孙织子干宁五年进士第五人及第终谏议大夫

孔仲良

按阙里志四十一代仲良唐莆田令卒于官因家焉今尚有世谱及唐诰刻石于县斋朱文公熹尝为订其谱宋淳佑中官勅涵光书院建先圣殿又为立圣胄庄以教养孔氏子孙五十代孙元龙尝跋其谱云

孔光嗣

按阙里志四十二代光嗣斋郎出身哀帝天佑二年授泗水令陵庙主年四十二为洒扫户孔末所害葬祖墓西北生子一仁玉

后周

孔仁玉

按阙里志四十三代仁玉字温如初孔末既害光嗣自为曲阜令时仁玉生始九月母张氏抱归育于外家后鲁人见其长诉于官事闻于朝乃罢末以仁玉为先圣嗣身长七尺姿貌异常善六艺尤精春秋为人严整临事有断时年九岁任曲阜主簿两考满升县令袭封文宣公后周太祖广顺二年幸谒祖庙及孔林召对数刻赐五品服银器杂彩复敕授曲阜县令兼监察御史年四十五卒于官葬祖墓东赠兵部尚书后世以孔氏苗裔几绝而复续推为中兴祖生子四宜宪冕勛

圣裔部列传五

宋

孔承恭

按兖州府志承恭字光祖戡五世孙也由戡至其父庄皆登进士第以门荫授秘书省正字历温安丰二县主簿时王审琦节制寿春以承恭名家子奏摄节

度推官入为大理寺丞出监西京酒曲岁增课六千万迁大理正谏狱平允擢库部员外郎判大理少卿事迁屯田兵部二郎中同考校京朝官课第端拱三年以为太常少卿诏与徐元刊正道书俄以疾求解官且言早游嵩少间乐其风土愿卜居焉上召见哀其羸瘠出御药赐之授将作监致仕以其子玠同学究出身为登封县尉俸就禄养未果行而卒年六十二承恭少口纵及长能折节自励尤奉佛多疏食所得俸禄大半以饭僧人多言其迂阔云

孔宜

按宋史儒林传孔宜字不疑兖州曲阜人孔子四十四世孙孔子生鲤字伯鱼鲤生伋字子思伋生白字子上白生永字子家水生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高穿生谦字子慎谦生鲋字子鱼以弟子腾为嗣腾字子襄值秦难藏其家书于屋壁腾生正字季忠正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国延年生霸字次儒汉昭帝时为博士宣帝时为大中大夫授皇太子经元帝即位赐爵关内侯号褒成君霸生福福生房房生均字长平好学有才为尚书郎平帝元始元年封均为褒成侯食邑二千户追谥夫子为褒成宣尼公王莽以均为太尉三以疾辞得还莽败失国后汉世祖建武十四年复封均子志为褒成侯谥元成志生损袭爵和帝永元四年徙封损为褒亭侯损卒子曜嗣侯邑千户子完嗣邑百户完早卒无子以弟子羨袭爵羨仕魏为议郎黄初二年封宗圣侯邑百户羨生震晋武帝泰始三年徙封奉圣亭侯邑二百户历太常黄门侍郎震生嶷嶷生抚举孝廉辟太尉掾历豫章太守抚生懿懿生鲜有度量好学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袭封奉圣侯鲜生乘博学有才艺后魏孝文延兴初举孝廉三年封乘为崇圣大夫复十户以供洒扫乘生灵珍袭爵历秘书郎太和十九年改封崇圣侯邑百户灵珍生文泰文泰生渠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改封恭圣侯后周宣帝大象二年追封孔子为邹国公以渠袭爵邑百户渠生长孙隋文帝复封长孙为邹国

公长孙生嗣哲应制举历涇州司兵参军太子通事舍人大业四年改封绍圣侯邑百户嗣哲生德伦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封褒圣侯邑百户朝会位同三品复其子孙则天天授二年赐德伦玺书衣服德伦生崇基袭侯中宗神龙元年授朝散大夫崇基生璪之元宗开元中历国子四门博士邠王府文学蔡州长史二十七年诏追谥孔子为文宣王改封褒圣侯璪之为袭文宣公兼兖州长史璪之生萱袭封历兖州泗水令萱生齐卿德宗建中三年诏以齐卿为兖州司马陷于东平卒至宪宗元和十三年平李师道其子惟晔归鲁诏以惟晔为兖州参军奉夫子祀复五十户以供洒扫惟晔生策会昌元年历国子监丞尚书博士大中元年宰相白敏中奏岁给封户绢百匹充春秋奉祀自璪之至策五世并袭封文宣公策生振懿宗咸通四年举进士甲科历兖州观察判官至刑部员外郎振生昭俭历兖州司马曲阜令自策至昭俭三世岁给封绢以供享祀昭俭生光嗣哀帝天佑中为泗水主簿奉孔子祀光嗣生仁玉九岁通春秋姿貌雄伟后唐明宗长兴元年以为曲阜主簿三年迁龚丘令袭文宣公晋高祖天福五年改曲阜令周高祖广顺二年平慕容彦超幸曲阜拜孔子庙墓召仁玉赐五品服复以为本县令仁玉四子长曰宜举进士不第干德中诣阙上书述其家世诏以为曲阜主簿历黄州军事推官迁司农寺丞掌星子镇市征宜上言星子当江湖之会商贾所集请建为军诏以为县就命宜知县事后以为南康军宜代还献文赋数十篇太宗览而嘉之召见问以孔子世嗣因下诏曰素王之道百代所崇传祚袭封抑存典制文宣王四十四代孙司农寺丞宜服勤素业砥砺廉隅亟历官联洽闻政绩圣人之后世德不衰俾登朝伦以光儒胃可太子右赞善大夫袭封文宣公复其家未几通判密州太平兴国八年诏修曲阜孔子庙宜贡方物为谢诏褒之迁殿中丞雍熙三年王师北征受诏督军粮涉拒马河溺死年四十六子延世字茂先

以父死事赐学究出身为曲阜主簿历闽长葛二令真宗至道三年十一月召赴阙以为曲阜令袭封文宣公赐白金束帛及太宗御书印九经咸平三年诏本道转运使本州长吏待以宾礼仍留三年卒官年三十八次曰宪太平兴国二年进士及第至工部员外郎知浚仪县次曰冕应城主簿次曰勛雍熙中进士及第延世子圣祐景德初始九岁特赐同学究出身大中祥符元年东封泰山特听圣佑衣绿陪位缀京官班后及还至兖州十一月朔幸曲阜谒孔子庙行酌献之礼孔氏宗属并令陪位又幸孔林观其墓久之又御北亭召从臣观古碑加谥孔子为元圣文宣王追封孔子父叔梁纥齐国公母颜氏鲁国太夫人擢圣佑为太常寺奉礼郎又录其近属进士谓三傅出身习进士延佑习学究延渥延鲁延龄并同学究出身共赐银二百两绢三百匹以充奉祠庙时勛为殿中丞通判广州王钦若言其有声于乡曲召赴阙改太常博士赐绯令知曲阜县专主祠庙二年三月又遣使赐太宗御书及九经书疏三史藏于庙令本州选儒生讲说圣祐后改大理评事天禧五年授光禄寺丞袭封文宣公知仙源县事后改名佑迁太子中舍卒年三十勛为司封郎中延鲁大中祥符五年复举进士及第后改名道辅为左司谏龙图阁待制自有传

孔勛

按宋史孔道辅传道辅父勛进士及第为太平州推官以殿中丞通判广东会真宗东封躬诣孔子祠帝问宰相孔氏今孰为名者或言勛有治行即召对以为太常博士知曲阜县初勛在广州以清洁闻及被召蕃酋争持宝货以献皆慰遣之后为御史台推直官累迁秘书监分司南京管勾祖庙以尚书工部侍郎致仕后道辅卒年八十九

孔道辅

按宋史本传道辅字原鲁初名延鲁孔子四十五代孙也幼端重举进士第为宁州军事推官数与州将

争事有蛇出天庆观真武殿中一郡以为神州将帅官属往奠拜之欲上其事道辅径前以笏击蛇碎其首观者初惊后莫不叹月迁大理寺丞知仙源县主孔子祠事孔氏故多放纵者道辅一绳以法上言庙制卑陋请加修崇诏可再迁太常博士章献太后临朝召为左正言受命日论奏枢密使曹利用尚御药罗崇勋窃弄威柄宜早斥去以清朝廷立对移刻可其言乃退未几为直史馆判三司理欠凭由司奉使契丹道除右司谏龙图阁待制契丹宴使者优人以文宣王为戏道辅艷然径出契丹使主客者邀道辅还坐且令谢之道辅正色曰中国与北朝通好以礼文相接今俳优之徒慢侮先圣而不之禁北朝之过也道辅何谢契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口谓曰方天寒饮此可以致和气道辅曰不和固无害既还言者以为生事且开争端仁宗问其故对曰契丹比为黑水所破势甚蹙平时汉使至契丹辄为所侮若不较恐益慢中国帝然之历判吏部流内铨纠察在京刑狱坐纠事不当出知郓州徙青州还判流内铨迁尚书兵部员外郎复出知徐许二州徙应天府明道二年召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会郭皇后废道辅率谏官孙祖德范仲淹宋郊刘涣御史蒋堂郭劝杨偕马绛段少连十人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当轻议绌废愿赐对尽所言帝使内侍谕道辅等至中书令宰相吕夷简以皇后当废状告之道辅语夷简曰大臣之于帝后犹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谏止柰何顺父出母乎夷简曰废后有汉唐故事道辅复曰人臣当道君以尧舜岂得引汉唐失德为法邪夷简不答即奏言伏合请对非太平美事于是出道辅知泰州明日晨入至待漏闻有诏亟驰出城顷之徙徐州又徙兖州进龙图阁直学士迁给事在兖三年复入为御史中丞道辅性鲠挺特达遇事弹劾无所避出入风采肃然及再执宪权贵益忌之初道辅与其父里中僦郭贄旧宅居之有言于帝者曰道辅家近太庙出入传呼非所以尊神明即诏道辅

他徙集贤校理张宗古上言汉内史府在太庙堧垣中国朝以来庙垣下皆有官私第舍谓不须避帝出宗古通判莱州道辅叹曰儉人之言入矣会受诏鞫冯士元狱事连参知政事程琳宰相张士逊素恶琳而疾道辅不附己将逐之察帝有不悦琳意即谓道辅上顾程公厚今为小人所诬见上为辨之道辅入对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果怒以道辅朋党大臣出知郓州已而道辅知为士逊所卖颇愤惋时大寒上道行至韦城发病卒天下莫不以直道许之皇佑三年王素因对语及道辅仁宗思其忠特赠尚书工部侍郎子宗翰

孔彦辅

按阙里志庆历八年以彦辅为主簿任满除将作监主簿告养亲十五年服阕知县事官至国子博士

孔良辅

按阙里志天圣五年以良辅任仙源县主簿

孔宗愿

按阙里志宗愿字子庄延泽子仁宗天圣中以叔父道辅荫补太庙斋郎宝元二年授守国子监主簿袭封文宣公知仙源县事至和二年改封衍圣公迁尚书比部员外郎通判潍州卒于官年六十三葬祖墓西南四子若蒙若虚若愚若拙

孔舜亮

按阙里志四十六代舜亮字君亮道辅长子位至左中散大夫致仕累赠特进少师

孔宗翰

按宋史孔道辅传道辅子宗翰字周翰登进士第知仙源县而为治有条理遇族人恩不以私故翫法王珪司马光皆上章论荐由通判陵州为夔峡转运通判官提点京东刑狱知虔州城滨章贡两江岁为水啮宗翰伐石为址治铁镗之由是屹然诏书褒美历陕扬洪兖州皆以治闻哲宗初立求言吏民上书以千数诏司马光采阅其可用者十五人独称奖其二乃宗翰与王巩也元佑初召为司农少卿迁鸿臚

卿言孔子之后自汉以来有褒成奉圣宗圣之号皆赐实封或缣帛以奉先祀至于国朝益加崇礼真宗东封临幸赐子孙世袭公爵然兼领他官不在故郡于名为不正请自今袭封之人使终身在乡里诏改衍圣公为奉圣公不领他职给庙学田万亩赐国子监书立学官以诲其子弟进刑部侍郎属疾求去以宝文阁待制知徐州未拜而卒

按阙里志四十六世孙宗翰尝叹家谱略宗族世有贤俊苟非见于史册即泯然不闻是可痛也魏晋而下逮于隋唐见纪者止百余人按议郎传云自霸至昱七世之内爵位相继卿相牧守五十二人列侯七人五十一世元祚谨按南史有孔邈字世远好典故学宋升明中为齐台仪曹郎齐永明中为太子家令又有孔嗣之字敬伯宋时与齐高帝俱为中书舍人淡于仕进自庐江郡守去官隐于钟山朝廷以为中奉大夫卒又有孔奭通五经尤明三礼考经论语生徒数百人为五经博士历海盐山阴令太清间卒子淑元涉文学官至太学博士奭兄子元素亦善三礼有盛名又有孔子祛少好学挟书耕樵勤苦自励遂通经术累迁中书通事舍人加通直正员郎卒于官凡着尚书义二十卷集注三十卷续朱异集注易一百卷续何承天集礼论一百五十卷又有孔子云仕梁官至五经博士尚书祠部郎又有孔广字淹源美容止善谈论仕至扬州中从事又有孔道抗直有才藻制东都赋才士称之又着三吴决录卒于卫军武陵王东曹掾此皆闻达表表者史失其世次姑附录于此

孔宗旦

按兖州府志宗旦孔子四十六代孙也为邕州司户参军侂智高未反时州有白气出庭中江水溢宗旦以为兵象度智高必反以书告知州陈珙珙不听后智高破横州即载其亲往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无为俱死也既而州破被执贼欲任其事宗旦叱贼且大骂遂被害知袁州祖无择以其事闻赠太子中

允

孔宗祜

按阙里志庆历五年以将作监丞宗祜知仙源县

孔宗质

按阙里志庆历五年以宗质为从事郎仙源县丞

孔宗寿

按阙里志治平四年以宗寿任仙源县主簿绍圣元年知县事

孔宗哲

按阙里志四十六代宗哲以白身最长补迪功郎堂差兴仁府乘氏县主簿终兖州仙源县丞

孔延之

按阙里志四十六代延之绩五世孙庆历二年登进士第司封郎中与濂溪先生周惇颐友善卒葬庐山南丰曾巩志其墓赠殿中丞金紫光禄大夫

孔旼

按兖州府志旼字宁极孔子四十六代孙也隐居汝州性孤洁喜读书有田数百亩赋税常为邻里先遇岁饥分所余调不足者未常计有无动止必依礼法环所居百余里人皆爱慕之见旼于路辄敛以避葬其父庐墓三年卧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间生紫芝数十本州以行义闻赐粟帛又给复其家近臣列荐授秘书省校书郎致仕居数年召为国子监直讲辞不赴即迁光禄寺丞顷之起知龙兴县复辞卒赠太常丞旼居山未常逢毒蛇虎豹或谓之曰子毋夜行此亦可畏旼曰无心则无所畏晚年惟玩周易老子他书亦不复读为太元图张壁上外列方州部家而规其中心空之无所书曰易所谓寂然不动者与此无异也

孔若蒙

按阙里志四十七代若蒙字公明熙宁元年袭封衍圣公天佑元年改封奉圣公坐事废以弟若虚承袭

孔若虚

按阙里志若虚字公实元符元年袭奉圣公卒朝廷

复以若蒙子端友继之熙丰间专主祀事不任他职
大观间复以奉圣公为衍圣公每遇大礼许赴阙陪
位至明列圣视学遣官钦取衍圣公观礼始此

孔若升

按阙里志四十七代若升字公渐道辅子舜亮之长子也元丰元年以若升为仙源县主簿五年以新泰县令监修祖庙赠朝奉大夫

孔若谷

按阙里志四十七代若谷字公应道辅子舜亮之次子也大观二年为文林郎任仙源县令右朝散郎致仕

孔文仲

按宋史本传文仲字经父临江新喻人性狷直寡言笑少刻苦问学号博洽举进士南省考官吕夏卿称其词赋赡丽策论深博文势似荀卿扬雄白主司擢第一调余杭尉恬介自守不事请谒转运使在杭召与议事事已驰归不诣府人问之曰吾于府无事也再转台州推官熙宁初翰林学士范镇以制举荐对策九千余言力论王安石所建理财训兵之法为非是宋敏求第为异等安石怒启神宗御批罢归故官齐慄孙固封还御批韩维陈荐孙永皆力言文仲不当黜五上章不听范镇又言文仲草茅口远不识忌讳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为圣明之累亦不听苏颂叹曰方朝廷求贤如饥渴有如此人而不见录岂其论太高而难合邪言太激而取怨邪吴充为相欲置之馆阁又有忌之者仅得国子直讲学者方用王氏经义进取文仲不习其书换为三班主簿出通判保德军时征西夏众数十万皆道境上久不解边人厌苦文仲陈三不便曰大兵未出而丁夫预集河东顾夫劳民而损费诸路出兵首尾不相应虞夏商周之盛未尝无外侮然怀柔制御之要不在彼而在此也元佑初哲宗召为秘书省校书郎进礼部员外郎有言皇族唯扬荆二王得称皇叔余宜各系其祖若唐人称诸王孙之比文仲曰上新即位宜广敦睦

之义不应口间骨肉议遂寝迁起居舍人擢左谏议大夫日食七月朔上疏条五事曰邪说乱正道小人乘君子远服侮中国斜封夺公论人臣轻国命宜察此以消厌兆祥论青苗免役首困天下保甲保马茶盐之法为遗螫留口改中书舍人三年同知贡举文仲先有寒疾及是昼夜不废职同院以其形瘵劝之先出或居别寝谢曰居官则任其责敢以疾自便乎于是疾益甚还家而卒年五十一士大夫哭之皆失声苏轼拊其柩曰世方嘉软熟而恶峥嵘求劲直如吾经父者今无有矣诏厚恤其家命弟平仲为江东转运判官视其葬初文仲与弟武仲平仲皆以文声起江西时号三孔后追贬梅州别驾元符末复其官有文集五十卷

按兖州府志文仲孔子四十七代孙

孔武仲

按宋史孔文仲传文仲弟武仲字常父幼力学举进士中甲科调谷城主簿选教授齐州为国子直讲丧二亲毁瘠特甚右肱为不举元佑初历秘书省正字校书集贤校理著作郎国子司业尝论科举之弊诋王氏学请复诗赋取士又欲罢大义而益以诸经策御试仍用三题进起居郎兼侍讲迺英殿除起居舍人数月拜中书舍人直学士院初罢侍从转对专责以论思武仲言苟不持之以法则言与不言将各从其意愿轮二人次对时议祠北郊久不决武仲建用纯阴之月亲祠如神州地祇擢给事中迁礼部侍郎以宝文阁待制知洪州请从臣为州者杖以下公坐止劾官属俟狱成听大理约法庶几刑不逮贵近又全朝廷体貌之意遂着为令徙宣州坐元佑党夺职居池州卒年五十七元符末追复之所著诗书论语金华讲义内外制杂文共百余卷

孔平仲

按宋史孔文仲传文仲弟平仲字义甫登进士第又应制科用吕公着荐为秘书丞集贤校理文仲卒归葬南康诏以平仲为江东转运判官护葬事提点江

浙铸钱京西刑狱绍圣中言者诋其元佑时附会当
路讥毁先烈削校理知衡州提举董必劾其不推行
常平法陷失官米之直六十万置狱潭州平仲疏言
米贮仓五年半陈不堪食若非乘民阙食随宜泄之
将成弃物矣傥以为非臣不敢逃罪乃徙韶州又坐
前上书之故摘惠州别驾安置英州徽宗立复朝散
大夫召为户部金部郎中出提举永兴路刑狱帅鄜
延环庆党论再起罢主管兖州景灵宫卒平仲长史
学工文词着续世说释解稗诗戏诸书传于世

孔传

按兖州府志传字世文道辅孙也精于易学操行介
洁建炎初与孔端友南渡寓居衢州率族人拜疏阙
下叙家门故事尝知邠州锄强扶弱吏民畏服知陕
州平鼎澧寇以功知抚州建昌进续白氏六帖文枢
要记诏送秘书省所著有东家杂记杉溪集官至中
散大夫子端己历官奉议郎

按阙里志传元佑四年任仙源县主簿八年任仙源
县尉

孔端木

按阙里志四十八代端木字子工若升子为若谷后
宣和四年驾幸太学诏大臣先圣后有在学者特赐
进士第当自今始召见赐上舍出身建炎三年十月
南渡明年八月特差徽州黟县令绍兴二年召试馆
职历秘书郎著作佐郎司封员外郎终朝散郎知临
江军见家于徽

孔端己

按阙里志四十八代端己字子正传子侍父渡江习
见祖庭旧事常举以训族子弟历官五十年介洁不
污终奉议郎年八十一赠少保

孔端友

按阙里志四十八代端友字子交宋崇宁三年封衍
圣公建炎初偕叔父传扈跸南渡寓三衢终知郴州
无嗣以侄玠袭于衢凡六世至明始罢封弟端操金
权袭封衍圣公于鲁生子四长瑄次璠次瑱次即玠

也

孔端问

按阙里志宣和七年诏以端问为迪功郎任仙源县丞

孔玠

按阙里志四十九代玠字锡老端友子绍兴二年袭衍圣公于衢一说端友无子即端操之子

按西安县志四十九代玠端友子字锡老绍兴中袭封衍圣公终通直郎高宗诏以衢州学为家庙计口量赐田亩除烝尝外均赡族人口免租税八年六月壬戌赐田五顷奉先圣祠事

孔搢

按阙里志第五十代搢玠子高宗绍兴二十四年袭封衍圣公于衢

按西安县志五十代搢玠子字季绅绍兴中袭封衍圣公转承事郎知建昌军浙东安抚使参议孝宗淳熙间召入侍祠貌似先圣玉音嘉奖擢知建昌

孔元龙

按兖州府志元龙字季凯孔子五十代孙也尚志笃学从真德秀游任余干县尉后为柯山精舍山长以宣教郎致仕年至九十手不释卷所著有柯山讲义论语集说鲁樵斐口奏议丛璧卒赠太子少师

孔拱

按阙里志五十代拱字执谦瑑子少孤好学笃意义方乡党贤之年五十三卒有习经读史各三卷锡山草堂集五卷村居杂兴三卷

孔文远

按西安县志五十一代文远搢子字绍先光宗绍熙中袭封衍圣公吉州通判

孔应选

按阙里志五十一代应选字舜举搢子与弟应发自为师友刻意问学嘉定十二年同请乡举淳佑七年用四十四代世基旧例赐同本科出身授迪功郎临安府余杭主簿

孔应得

按阙里志五十一代应得字德夫元龙子嘉熙二年补入太学淳佑元年理宗车驾幸太学赐同进士出身初任吉州太和县主簿终端明殿学士金书枢密院事福建江浙宣谕大使年六十一自号退学

孔文朴

按阙里志五十一代文朴字伯厚拱子宝佑元年及第以先圣后特旨转修职郎复玉沙县簿尉终奉议郎知潭州湘潭尉

孔万春

按西安县志五十二代万春文远子字耆年宋宝庆中袭封衍圣公通判衢州泉州内外宗正丞

孔梦斗

按阙里志五十二代梦斗字元极宋嘉熙四年浙漕附试发解宝佑元年以兄阁舍牒试国子补入太学升前廊宰执列荐经明行修特旨免省赴殿景定三年进士及第历临安府学教授召试馆职除秘书省正字史馆校勘终承议郎通判庆元府年七十七号愚斋有尚书解愚斋文集

孔洙

按西安县志五十三代洙万春子字思曾一字景清号存斋理宗淳熙中袭封衍圣公通判衢州吉州平江元授祭酒浙东学校宋亡家居不仕元世祖至元十九年立孔子后廷议寓衢者乃其宗召赴阙载封归鲁奉祀洙以庙墓在衢不忍舍去义让封爵于曲阜宗弟治子承绪世祖曰宁违莹而不违亲真圣人后也自端友后六世衍圣公其罢封自洙始

金

孔政

按阙里志四十六代政天德二年为忠勇校尉曲阜县尉

孔若鉴

按阙里志四十七代若鉴天会八年为迪功郎任仙源县主簿

孔端操

按阙里志四十八代端操端友弟金权袭封衍圣公于鲁生子四瑄璠瑱玠

孔端甫

按金史孔璠传四十八代端甫明昌初学士党怀英荐其年德俱高读书乐道该通古学召至京师特赐王泽榜及第除将仕郎小学教授以主簿奉祀致仕

孔璠

按金史本传璠字文老至圣文宣王四十九代孙故宋朝奉郎袭封端友弟端操之子齐阜昌三年补迪功郎袭封衍圣公主管祀事天会十五年齐国废熙宗即位兴制度礼乐立孔子庙于上京天眷三年诏求孔子后加璠承奉郎袭封衍圣公奉祀事是时熙宗颇读论语尚书春秋左氏传及诸史通历唐律乙夜乃罢皇统元年三月戊午上谒奠孔子庙北面再拜顾谓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大凡为善不可不勉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万世高仰如此皇统三年璠卒子拯袭加文林郎

按阙里志四十九代璠字文老端操第二子废齐阜昌三年袭封衍圣公于鲁金天眷三年赠荣禄大夫皇统二年卒年三十八葬祖墓西南生子二拯

孔瑀

按阙里志皇统二年改仙源县复曲阜旧名以登仕郎瑀任主簿

孔

按阙里志皇统五年以将仕郎任曲阜县主簿

孔拯

按金史孔璠传璠子拯字元济天德二年定袭封衍圣公俸格有加于常品是岁立国子监久之加拯承直郎大定元年卒弟袭封加文林郎

按阙里志五十代拯字元济金熙宗皇统二年行省咨文宣王四十九代孙璠已袭封未施行令男拯次当袭封奏奉敕旨准行时年七岁袭封衍圣公管勾祀事金世宗大定元年卒年二十六葬祖墓西无嗣

以弟继

孔擢

按阙里志五十代擢字用之性资纯古通经术金大定二十二年进士及第待阙莱州掖县令章宗以圣人后特授太学助教为都省掾三部司正终刑部都事

孔

按金史孔璠传璠子拯拯弟字元会大定二十年召至京师欲与之官尚书省奏主先圣祀事若加任使守奉有阙上曰然乃授曲阜县令明昌元年卒子元措袭封加文林郎

按阙里志字元会大定三年袭封衍圣公管勾祀事二十一年世宗召赴阙下欲留任用力辞请专祀事特授曲阜县令少颖悟通左氏春秋其袭封也严洁祭祀敦睦亲族尝言曰生为圣人子孙而谬当嗣职坐观隘陋宁不愧于心乎乃亲率佃户之东蒙山采伐材木增广林庙及尼丘防山殿宇廊庑五十余楹终奉直大夫卒年五十三赠光禄大夫葬祖墓西南初四十得子多不育夜梦异人衣冠伟然告曰今此非尔子后丑年庚月丁日所生则真尔子矣当名元措后果如其言生子二元措元□

孔元措

按金史孔璠传璠子子元措字梦得明昌三年四月诏曰衍圣公视四品阶止八品不称可超迁中议大夫永着于令四年八月丁未章宗行释奠礼北面再拜亲王百官六学生员陪位承安二年正月诏元措兼曲阜县令仍世袭元措历事宣宗哀宗后归大元终焉

按阙里志五十一代元措字梦得年十一金章宗明昌二年袭封衍圣公管勾祀事特旨令视四品是年章宗行郊礼召赴阙侍祠位在终献之次三年特旨超授中议大夫仍赐四品勋封承安二年敕袭封衍圣公年及十七兼曲阜县令仍令世袭不得别行差占于是始世袭曲阜令宣宗贞佑二年幸汴京趋赴

行在所适丁母忧三年起复遥授东平府判初有旨授府判俟来春令赴任尚书省奏若拟正授是职缘今多事之际恐旷废本职姑且遥授至来春乃正授令往管勾祀事况见丁母忧有无特恩起复于是遥授仍起复与随朝除授时平章政事高琪奉旨曰初与此职时曾寻思欲与随朝职事缘多得胜奏孔圣坟莹见在河北若与本人随朝除授恐致旷废祭祀可与附近州府职事以故不得已授以东平府通判窃思目今土寇尚未宁静若谓恐废宗祀与以河北职事倘因而被害是绝圣人之后终废祭祀也如今且与随朝职事授太常博士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也兴定二年秩满赴任四年改行太常丞元光元年授同知集贤院兼行太常丞正大二年三月授知集贤院兼太常丞四年秩满复任六年十二月又任前职至天兴元年八月通历三考九月一日改除遥授泰定军节度使兖州总管观察使兼行太常少卿天兴二年正月迁光禄大夫寻改授太常卿癸巳年归附元朝于汴梁特取元措还东平依旧袭封衍圣公主奉祀事无子以侄之固庶子浚嗣爵之固乃元措母弟元口子也坐罪夺爵无子以元措从弟元用权袭封焉

孔元孝

按阙里志初宗愿第三子若愚生端立端立生琥金特恩授进义校尉琥生拂拂长子元孝

孔思逮

按阙里志世宗大定初思逮入覲授承事郎曲阜令

孔克昌

按阙里志章宗承安二年克昌任县令

孔天监

按郳县志天监系出阙里金明昌间令郳旧斜谷水环溉城外历皇统饥馑湮塞六十余年天监委听黄冠力主兴复不为奸人所挠沮卒底于成民甚利之宪司张子明录其事白台臣具奏寻誉美除进嘉议大夫同知曲阜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

无世系可

叙附金末

元

孔元用

按阙里志元用字俊卿元孝弟金贞佑二年袭封元措从宣宗还汴拟兄元用摄祀事及宋克平山东宝庆元人权袭封衍圣公仙源令二年改济州通判兼京东西路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元初太师国王木华里统诸道兵至承制封拜权授袭封衍圣公世袭曲阜令给降衍圣公印乙酉年太师征益都以元用偕行世袭曲阜令

孔之厚

按阙里志五十二代之厚元孝子也赠亚中大夫济宁路总管轻车都尉鲁郡侯自元措传浚以来嫡长乃元孝生之厚至浚凡三世

孔浚

按阙里志浚之固子元宪宗元年继伯祖元措袭封八年族人以不事儒雅攻之褫其爵罢为维州尹无子自端操至浚凡六世北袭封嗣绝于是推端立之后焉

孔治

按阙里志治字世安之全子壬子年补替父阙充曲阜管民长官中统元年改曲阜令四年权主祀事至元十三年授承事郎曲阜令兼管诸军奥鲁仍权祀事二十二年授奉训大夫单州防御使二十九年迁奉直大夫密州知州元贞元年赴阙朝见特授中议大夫袭封衍圣公子思诚罢封

孔浣

按阙里志五十三代浣字日新赠中议大夫太常礼仪院同佥上骑都尉追封平郡伯再赠通议大夫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追封鲁郡侯生子一思晦

孔济

按阙里志延佑间授孔济承事郎曲阜尹

孔涇

按阙里志五十三代涇旧名泳字世清元兴化路学正累官翰林国史院检阅太祖革命以贤良官随例居临濠衍圣公克坚奏请释还乡里为孔庭族长洪武十七年九月十五日召见应对称旨面赐藤拐一枝谕令主领家务教训子孙永远遵守

孔思晦

按元史本传思晦字明道孔子五十四代孙也资质端重性简默童卯时读书已识大义及长受业于张讲求义理于词章之习薄而勿为家贫躬耕以为养虽剧寒暑而为学未尝懈远近争聘为子弟师大德中游京师祭酒耶律有尚欲荐之以母老辞而归母卧疾躬进药饵衣不解带居丧勺水不入口者五日至大中举茂才为范阳儒学教谕延佑初调宁阳学先是两县教官率以廩薄不能守职而思晦以俭约自将教养有法比代去学者皆不忍舍之于是孔氏族人相与议思晦适长且贤宜袭封爵奉祠事状上政府事未决仁宗在位雅崇尚儒道一日问孔子之裔今几世袭爵为谁廷臣具对曰未定帝亲取孔氏谱牒按之曰以嫡应袭封者思晦也复奚疑特授中议大夫袭封衍圣公月俸百缗加至五百缗赐四品印泰定三年山东廉访副使王鹏南言袭爵上公而阶止四品于格弗称且失尊崇意明年升嘉议大夫至顺二年改赐三品印思晦以宗祀责重恒惧勿胜每遇祭祀必敬必慎初庙毁于兵后虽苟完而角楼围墙未备思晦竭力营度以复其旧金丝堂坏又一新之祭器礼服悉加整饬以尼山乃毓圣之地故有庙已毁民冒耕祭田且百年思晦复其田里请置尼山书院以列于学官朝廷从之三氏学旧有田三千亩占于豪民子思书院旧有营运钱万缗贷于民取子钱以供祭祀久之民不输子钱并负其本思晦皆理而复之圣父旧封齐国公思晦言于朝曰宣圣封王而父爵犹公愿加褒崇乃诏加封圣父启圣王圣母王夫人五季时孔末之后方盛欲以伪灭真害宣圣子孙几尽至是其裔复欲冒称宣圣后思晦以

为不早辨则真伪久益不可明彼与我不共戴天乃列于族与共拜殿庭遂会族人稽典故斥之既又重刻宗谱于石而孔氏族裔益明矣元统元年卒年六十七卒之日有鹤百余翔其屋上又见神光自东南落其舍北至正中朝廷加赠其官而赐谥曰文肃

孔思诚

按阙里志至元二十二年授思诚从事郎袭县尹大德五年修庙成衍圣公治遣其子曲阜令思诚请碑遂留为国子监丞敕中书赐尚珍署田五十顷

孔思凯

按阙里志至治二年思凯由国子生袭县尹

孔克坚

按元史孔思晦传思晦子克坚袭封衍圣公阶嘉议大夫既而进通奉大夫至正十五年召为同知太常礼仪院事拜陕西行台侍御史迁国子祭酒擢山东肃政廉访使不赴孙希学袭封衍圣公

按兖州府志克坚字璟夫思晦之子也聪敏博学能为诗赋至元六年袭封衍圣公进位中奉大夫时宰荐其习礼征拜太常卿历治书侍御史受诏辞归又召入为集贤直学士礼部尚书出为西台侍御史召拜国子祭酒以世乱不乐仕谢病归祖庭累召不起二十六年兵取中原明太祖手诏趋入覲待以宾礼而不名赐廩禄不烦以政郊社必致膳肉慰劳甚至上尝谓曰尔有福快活人也政不烦尔洪武三年以疾告遣中使存问日再至疾笃诏驿传还家赐白金百两杂彩十端钱物称是三月次邳之新安驿卒于舟中诸子扶柩归葬祖墓西北年五十五生子九长希学次希说希范希进希麟希凤希顺希尹希赞按孔氏分九门自此始

孔克钦

按曲阜县志克钦孔子五十五代孙世袭曲阜县尹创洙泗书院置义仓以给族人之贫者邑民戴之如父母

明

孔克伸

按阙里志洪武元年改元从事郎县尹希大为承事郎曲阜尹七年以克伸为世职知县希大坐罪废世袭改世职衍圣公希学同族人思矩等二十八人赴京保举克伸堪任前职太祖召见问曰尔能为诗否对曰会学诗因命题蒋山须臾诗成上悦遂领敕赴任嘉靖二十八年入乡祠孔氏世职始此

按曲阜县志克伸孔子五十五代孙以学行闻太祖召面试蒋山诗立成授曲阜知县招逃垦荒兴学校均赋役洁祀睦族宠褒屡下入乡贤春秋祭祀

孔克中

按曲阜县志克中孔子五十五代孙衍圣公暨族众举于朝授知曲阜县事抚辑有方施设有序吏民爱之宗党悦之其邑大治锡奖励至今有声入乡贤春秋祭祀

孔克

按阙里志洪武十五年克任曲阜知县嘉靖戊子入乡贤

孔克忠

按西安县志五十五代克忠思许字信夫任福建福清州学正时元灭明兴克忠新受恩例

孔希学

按阙里志五十六代希学字士行年二十一至正五年授中奉大夫袭封衍圣公元末兵起誓不污乱侍父走燕南召见拜秘书卿仍袭封焉洪武元年朝京师问以历代治理条对甚悉上嘉之赐杂彩六端即命回守祖庭是年十二月授资善大夫袭封衍圣公岁入觐赐予稠迭恩礼益隆岁旦万国来朝特命班列上相始至中使慰劳馆馈虽童隶无不沾给祖庭兵后廊庑圯坏祭田荒芜官赋征逼条理复故礼器乐器佾舞仪式次第毕举皆希学请也卒年四十七朝廷遣使致祭葬墓西北生子二讷谓洪武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上御端门文武百官早朝召衍圣公孔希学问曰尔年几何对曰臣三十有九上曰今去尔

祖孔子历年几何对曰仅二千年上曰年代虽远而人尊敬如一日何也尔祖明纲常兴礼乐正彝伦所以为帝者师为常人教传至万世其道不可废也且尔祖无所不学无所不通故得为圣人如问礼于老学琴于师襄之类此谓学无常师非特如此楚王渡江得一物其大如斗其赤如日其甜如蜜众皆不知遣使问于尔祖曰此萍实也问何以知之尔祖曰昔闻诸童谣云童子之言尔祖尚记之不忘况道德之奥者乎今尔袭封爵至上公不为不荣矣此非尔祖之遗荫与朕以尔孔子之裔不欲于流内铨注以政事烦尔正为保全尔也尔若不读书孤朕意矣且人年自八岁至弱冠多昏蒙未开不肯向学自冠至壮年有室血气正盛百为营营亦无暇好学者亦四十志虑渐凝定见识渐老成正好读圣人之书亲近名师良友蚤夜讲明道义必期有成学成之后四方之人知尔之能俱来执经问难且曰此无愧孔氏子孙者岂不美与然四体之动乃德之符步履进退亦必用安详不可敲斜飞舞久久习熟遂为端人正士朕今婉曲教尔尔其自择还家亦以此教子孙可也勉之哉勉之哉

孔希大

按阙里志至正十二年以从事郎希大袭曲阜县尹明洪武元年改承事郎曲阜尹

孔希章

按阙里志至正二十三年授希章从事郎曲阜县尹洪武初入乡贤

孔希文

按阙里志洪武十七年希文任曲阜知县嘉靖戊子入乡贤

孔希范

按阙里志洪武二十八年希范任曲阜知县嘉靖戊子入乡贤

孔希永

按阙里志成化二十三年希永任曲阜知县

孔希路

按西安县志五十六代希路克忠子字士正任福州岳山书院山长

孔讷

按阙里志五十七代讷字言伯笃学恭谨能诗书工篆洪武十六年丁父忧以国哀赴京祭孝陵既竣事入覲太祖顾谓廷臣曰孔讷真圣人子孙也赐膳光禄命礼官馆于太学遣尚书刘仲质劳问日给庖廩复赐衣服钞锭充物馆舍将俾袭爵以居丧乃止十七年正月朝京师拜袭封之命受诰大廷百僚班列仍敕礼官以教坊乐导至太学学官率诸生二千余人迎于成贤街观者莫不赞叹明日入谢复赐袭衣宴于礼部诰词吏部奏用资善阶上谕曰既爵公勿事散官但诰以织文玉轴为异耳遂为故事每岁入覲得给符乘传班序列文臣首厚其廩饩下及侍从皆古未有者也三十三年九月十六日以疾卒年四十三葬祖墓西北祔考墓也生子四长鉴次铎钧镗

孔谔

按兖州府志谔孔子五十七代孙也永乐中举乡试特赐进士任左春坊中允赐宅一区教皇太子师道严正一无所阿后转大理寺评事累官河南按察司僉事

孔

按阙里志景秦元年任曲阜知县敕封文林郎入乡贤

孔燮

按阙里志成化八年燮任曲阜知县敕封文林郎加兖州府通判衔父希敬如其官

孔议

按西安县志五十七代议希路子字文伯不仕

孔公鉴

按阙里志五十八代公鉴字昭文生而岐嶷长益端谨洪武三十三年袭封衍圣公嗜学尤笃三十五年以疾卒年二十三太宗文皇帝临御之初遣使谕祭

生子彦缙

孔公恂

按明外史本传公恂字宗文曲阜人先圣五十八世孙也景泰五年举会试闻母疾不赴廷对帝以问礼部具言其故乃遣使召之于时日且午矣不及备试卷命翰林院给以笔札既登第即丁母忧归衍圣公孔彦缙卒妾江氏诉孙弘绪幼弱为族人所侵诏遣礼部郎治丧公恂理其家事天顺初授礼科给事中时弘绪已袭封大学士李贤妻以女公恂因得交于贤久之贤言于帝谓公恂大圣人后赞善司马恂裔出宋温国公光大贤人后可辅导太子帝喜同日起拜少詹事侍东宫讲读入语孝肃皇后曰吾今日得圣贤子孙为汝子傅孝肃皇后者宪宗生母是时方以皇贵妃有宠于帝于是具冠服拜谢宫中欢传以为盛事宪宗嗣位加恩宫僚改公恂大理左少卿公恂快快上言臣世儒家不通法律乞还旧职乃复以少詹事兼左谕德成化二年上言京师天下根本京师固则四方安今边隅多事内政不修将老兵疲何以应变毛里孩数为边患其志叵测近兵部榜谕郡县招募壮勇夫朝廷养兵百年一遇小警辄欲募兵万一敌窥虚实拥众南下不知谁可御之顷命京营总兵官朱永南征荆襄臣思荆襄一隅与京师孰为轻重如永威望今武臣中一人而已宜留镇京师别遣代者总督尚书白圭谙晓边事宜予司马之职假以便宜使与代永者分守要害断贼出入招徕抚绥不战而功倍矣臣又见京师以南德州临清东昌济宁徐州皆南北襟要而守城疲卒不逾二三百人甚有空城无一卒者请集民壮专官训练用备不虞疏入诸武人哗然不平给事中袁恺御史陈炜等交章驳之谓永虽有威重岂遂无匹圭既督军务节制自专何事改任民壮无异壮勇既以招募为非何为又欲起集帝乃下公恂狱罪当输赎谪汉阳知府未至丁父忧服阙会大学士商辂请复建言得罪者官乃还故秩口南京詹事府久之卒公恂自以圣裔举科

第颇尚气凌物然能高自标置于孔氏子孙号最贤
恂字恂如浙江山阴人正统末由举人擢刑科给事
中天顺元年改赞善侍宪宗于东宫既迁少詹事仍
侍讲读逾年宪宗立命兼国子祭酒省亲归未几卒
久之赠礼部左侍郎善强记通篆隶为人敦厚与物
无忤及擢宫端遂怀柄用情态颇异士论以是少之

孔公镗

按阙里志宣德九年公镗任曲阜知县

孔公锡

按阙里志天顺五年公锡由举人任曲阜知县敕封
文林郎以考绩加兖州府通判衔仍管县事按世职
加衔始此

孔公统

按阙里志正德十一年公统任曲阜知县

孔公□

按曲阜县志公□孔子五十八代孙由监生授曲阜
县令才品高卓政教浹洽时有蝗蝻为患偶生黑蜂
啮尽邑人以为仁政所感历官十有二载急流勇退
当道赠以完名全节匾于堂至今族属仰重人所难
也

孔公诚

按西安县志五十八代公诚议子字贵道乡饮正宾

孔公泽

按阙里志嘉靖二十一年公泽任曲阜知县

孔公璜

按阙里志公璜成化丁酉任四氏学录修理祖庙莹
寝考正家门典故自号北窗迂叟有文集若干卷行
世

孔彦缙

按阙里志五十九代彦缙字朝绅其名与字皆仁宗
昭皇帝所命也蚤孤母胡夫人教育永乐八年十二
月袭封衍圣公太宗观其言动进退从容喜谓侍臣
曰真圣人之裔也馆之太学礼待甚厚既归日读祖
书不懈洪熙元年赐第于东安门北宣德正统间礼

遇尤厚景泰二年上幸太学特召率三氏子孙观礼遣内官金英传旨衍圣公来朝与正一品衣服一套钞二千贯下程羊酒永依此例又赐三氏子孙冠带锦衣越三年朝会复赐三台银印玉带织锦麒麟衣秩视一品皆异数也卒年五十五命礼部治丧工部治坟墓祖墓之次生子四承庆吉泽源

孔彦绳

按西安县志五十九代彦绳公诚子字朝武孝宗弘治十八年正月三十日守臣沈杰以衢州孔子家庙自孔洙让爵之后衣冠祭仪混同流俗奏奉钦依查勘孔端友嫡派子孙孔彦绳世授翰林院五经博士主奉祠事正德元年六月十一日吏部覆题十三日奉武宗圣旨是孔彦绳准与做翰林院世袭五经博士

孔彦士

按阙里志弘治二年彦士由举人任曲阜知县敕封文林郎

孔承庆

按阙里志六十代承庆年六岁遭母夏夫人丧奉父及继母尽孝既长从三氏学学录孔克宴学所著有礼庭吟口行于世未袭爵而卒景泰六年十二月赠袭封衍圣公葬祖考墓次生子二长弘绪次弘泰

孔承美

按西安县志六十代承美彦绳子字永实正德十四年三月初七日袭封翰林院五经博士主奉衢州孔子祠事

孔承泗

按阙里志正德元年承泗任曲阜知县

孔承夏

按阙里志正德五年承夏任曲阜知县

孔承震

按阙里志嘉靖元年承震由举人任曲阜知县

孔承业

按阙里志嘉靖二十五年承业任曲阜知县

孔承厚

按阙里志隆庆二年承厚由廩膳生两院荐举孝行题授曲阜知县未几致仕

孔弘绪

按阙里志六十一代弘绪字以敬早失怙景泰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袭封衍圣公时年八岁延入内宫特赐金钮麒麟图书御篆谨礼崇德四字亦异数也弘治十七年以疾卒年五十七葬祖墓之次生子二闻韶闻礼

孔弘泰

按阙里志弘泰字以和成化六年五月十一日以侄尚在襁褓权继兄袭封衍圣公弘治十六年五月十六日以疾卒年五十四

孔弘章

按西安县志六十一代弘章承美子字以达嘉靖二十六年三月初十日袭封翰林五经博士

孔弘干

按阙里志六十一代弘干字以象鲁府审理正进阶奉议大夫所著辑谈柄孔门金载淳庞风味桥梓联编文献集

孔弘廓

按阙里志嘉靖四十三年弘廓任曲阜知县

孔弘复

按阙里志万历元年弘复由廩膳生奉新例由提学道考选呈送两院覆考送部题授曲阜知县四年始奉例朝覲加衔历官运司同知

孔弘毅

按阙里志崇祯二年弘毅任曲阜知县由廩生选授

孔闻韶

按阙里志六十二代闻韶字知德弘绪长子弘治十六年袭封衍圣公笃学明敏本年巡抚都御史徐源奏闻韶系孔子六十二代孙次当袭封上曰崇儒重道莫先于孔氏其亟行之事下吏部遣官诣阙里传召命是岁九月入覲袭封焉择日上表陈谢如仪上

益思所以褒崇之者特遣中贵人持玉带一麒麟文绮一以赐仍之玺书以侈其事一时文武廷臣下暨宿卫将校至都人士见者莫不称叹曰朝廷待宣圣后其盛如此吾等何幸亲见云自馆阁九卿相率为诗以纪其盛嘉靖二十五年二月十二日以疾卒年六十五生子二长贞干次贞宁

孔闻诗

按阙里志六十二代闻诗字知言衍圣公弘泰长子以父代兄袭封弘治十六年恩荫翰林院五经博士有名当世 又按志六十二代闻诗字知言中万历戊午举人天启壬戌进士授内阁中书舍人考选吏科给事中升礼科右给事中（

按闻诗志两见名字世数俱同而事实各异姑两存之）

孔闻礼

按阙里志六十二代闻礼字知节衍圣公弘绪次子正德中袭翰林院五经博士

孔闻音

按西安县志六十二代闻音弘章于字知正万历五年六月初二日袭封翰林院五经博士

孔闻简

按阙里志天启元年闻简由廩生选授曲阜知县升东昌府通判

孔贞干

按阙里志六十三代贞干字用济嘉靖二十五年袭封衍圣公嘉靖三十五年七月抱疾庆贺万寿圣节至京疾亟世宗皇帝遣御医徐炜来视八月初八日卒于赐第年三十八生子尚贤

孔贞宁

按阙里志六十三代贞宁字用致衍圣公闻韶次子嘉靖二十五年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以孙引植袭衍圣公改赠衍圣公

孔贞运

按西安县志六十三代贞运闻音子字用行万历四

十三年二月初一日袭封翰林院五经博士

孔贞教

按阙里志万历二十二年贞教由廩膳生选授曲阜知县二十八年以衍圣公奏两院勘明改常州府学教授三十三年升京卫武学教授三十五年仍以本县知县候缺寻致仕

孔贞丛

按阙里志万历二十七年贞丛由廩膳生选授曲阜知县加衔历官盐运使

孔贞堪

按阙里志崇祯十三年贞堪由廩膳生授曲阜知县

孔尚贤

按阙里志六十四代尚贤字象之别号龙宇嘉靖三十五年袭封衍圣公年方十四岁早失怙幸祖母卫太夫人养育至是拜袭封之命蒙世宗皇帝特敕该部传与抚按官知道孔尚贤年幼你抚按官不时存问他敢有族人恃长欺凌他的指名参来治罪历侍四朝三幸辟雍赐宴赐茶冠带锦衣酬眷益隆奉神宗皇帝留京随朝礼遇尤笃天启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以疾卒于赐第年七十九遣礼部尚书孙慎行致祭工部造坟遣行人卢时泰护灵归祖墓之次生子引椿先于万历年题准比照勋卫钦依冠服长子麟袍犀带皆异数也次引桂袭五经博士俱早卒无嗣先于四十七年取嫡次枝堂侄孔引植到京承继题授五经博士至次年继父尚贤既卒于天启二年五月袭封焉

孔尚达

按阙里志六十四代尚达崇祯元年圣公借任翰林院五经博士

孔尚朝

按西安县志六十四代孔尚朝贞运长子字象元早卒未袭职

孔引桂

按阙里志六十五代引桂衍圣公尚贤次子万历二

十二年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

孔引隆

按阙里志六十五代引隆字懋德天启四年圣公借任翰林院五经博士

孔引相

按阙里志六十五代引相崇祯初圣公借任翰林院五经博士

孔引锡

按阙里志六十五代引锡崇祯十四年圣公借任翰林院五经博士

孔引钰

按阙里志六十五代引钰崇祯十六年圣公借任翰林院五经博士

孔辅

无世数

附明末

按汝宁府志辅道元汝阳人先圣五十四代孙思友仕元汝宁府司理子孙因家焉辅幼以神童称登正德戊辰进士授中书舍人时名孟富迁刑部员外郎鞫狱明允上览其疏赐名辅盖以公辅期之也己卯三月上将南巡辅偕同舍郎孙凤等伏阙谏廷杖三十夺俸半年寻出为松江守丁内艰复补辰州世宗改元大褒谏臣进辅俸一级又以外艰归起补广南卒辅天资颖异读书至万余卷过目辄不忘所著诗文甚富

圣裔部艺文一

制命宗圣侯孔羨奉家祀碑 魏曹植

维黄初元年大魏受命嗣轩辕之高踪绍虞氏之遐统应历数以改物扬仁风以作教于是辑五瑞班宗彝钧衡石同度量秩群祀于无文顺天时以布化既乃缉熙圣绪绍显上世追存三代之礼兼绍宣尼之后以鲁县百户命孔子二十一世孙议郎孔羨为宗圣侯以奉孔子之祀制诏三公曰昔仲尼负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当衰周之末而无受命之运在鲁卫

之朝教化洙泗之上栖栖焉皇皇焉欲屈己以存道
贬身以救世于是王公终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
礼修素王之事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太师而正雅颂
俾千载之后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谋咨可
谓命世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遭天下大乱百祀堕
坏旧居之庙毁而不修褒成之后绝而莫继阙里不
闻讲诵之声四时不睹烝尝之位斯岂所谓崇礼报
功盛德必百祀者哉嗟乎朕甚悯焉其以议郎孔
羨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之祀令鲁郡修起旧庙
置百户卒吏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屋宇以居学
者于是鲁之父老诸生游士睹庙堂之始复观俎豆
之初设嘉圣灵于仿口想祯祥之来集乃慨然而叹
曰大道衰废礼乐绝灭三十余年皇上怀仁圣之懿
德兼二仪之化育广大包于无方渊深沦于不测故
自受命以来天人咸和神气氤氲嘉瑞踵武休征屡
臻殊俗解编发而慕义遐夷越险阻而来宾虽太皞
游龙以君世虞氏仪凤以临民伯禹命元圭而为夏
后西伯出岐社而为周文尚何足称于大魏哉若乃
绍继微绝兴修废官畴咨稽古崇配乾坤况神明之
所福作宇宙之所观欣欣之色岂徒鲁邦而已哉尔
乃感殷人路寝之义嘉先民泮宫之事以为高宗僖
公盖嗣世之王诸侯之国耳犹着德于三颂腾声于
千载况今圣皇肇造区夏创业垂统受命之日曾未
下輿而褒美大圣隆化如此能无颂乎乃作颂曰煌
煌大魏受命溥将继续体黄唐包夏含商降厘下土廓
清三光群祀咸秩靡事不纲嘉彼元圣有赫其灵遭
世替乱莫显其荣褒成既绝寝庙斯倾阙里萧条靡
韶靡馨我皇悼之寻其世武乃建宗圣以绍厥后修
复旧堂丰其薨宇莘莘学徒爰居爰处王教既新群
小遄沮鲁道以兴永作宪矩洪声岂遐神祇来和休
征杂沓瑞我邦家内光区域外被荒遐殊方慕义搏
拊扬歌于赫四圣运世应期仲尼既没文亦在兹彬
彬我后越而五之垂于亿载如山之基

至和二年改封文宣公为衍圣公制

宋仁宗

孔子之后以爵号褒显世世不绝其来远矣自汉元帝封为褒成君以奉其祀至平帝时改为褒成侯始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褒成其国也宣尼其谥也公侯其爵也后之子孙虽更改不一而不失其义至唐开元中始追谥孔子为文宣而尊以王爵其嗣褒圣侯为嗣文宣公孔子子孙去国名而袭谥号礼之失也盖由于此比朕稽考前训博采群议皆谓宜去汉之旧革唐之失稽古正名于义为得朕念先帝崇尚儒术亲祀阙里而始加至圣之号务极尊显之意肆朕纂临继奉先志不敢失坠而正其后裔嗣袭之号不其重欤宜改至圣文宣王四十六代孙宗愿为衍圣公

上孔中丞书

石介

夫子之道不行于当年传于其家直四十余世以俟子孙如此其远也夫子没后世有子思焉安国焉颖达焉止于发扬其言而已自汉相光唐相纬虽得位亦不能尽行其道夫子之道其肯口然蟠伏于其家乃跃起奋出弥漫于天下天下人皆可以得之汉高祖唐太宗能得之于上以之有天下三百年孟轲扬雄文中子韩愈能得之于下以之有其名于亿万世唯孔氏子孙无有得之者俟四十余世仅二千年阁下乃得之今夫子之道不专在于阁下也阁下又且赫然有声烈于天下复得位于朝见用于天下其将以夫子之道事于圣君施于天下俾国家为二帝为三王为两汉为巨唐矣夫子之志曰吾志在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惧之而又时无君己无位不能诛不能正乃作春秋焉所以正王纲举王法故春秋成乱臣贼子惧为司寇则七日而诛少正卯于两观之下摄相事则齐终不敢窥兵河南当时之君则昏也当时之位则摄也尚不及阁下得明君有大位为中丞逾月而未闻有举焉阁下在朝朝廷尚有奸臣敢在位天下口贼未悉除是夫子道犹未

克尽举岂夫子直四十余世仅二千年以俟阁下阁下宜念之且天子之设御史府尊其位崇其任不与他府并旧有大夫则中丞亚大夫而领其属今大夫阙则中丞其长也故中丞之任特重焉中丞之责尤重焉君有佚豫失德悖乱无道荒政拂谏废忠慢贤御史府得以谏责之相有依违顺旨蔽上罔下贪宠忘谏专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纠绳之将有骄悍不顺恃武肆害玩兵弃战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举劾之君至尊也相与将至贵也且得谏责纠劾之余可知也御史府之尊严也如轩陛之下庙堂之上进退百官行政教出号令明制度纪赏罚有不如法者御史得言之御史府视中书枢密虽若卑中书枢密亦不敢与御史府抗威争礼而反畏悚而尊事之御史府之重其无与比然须得如阁下者居之始贵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礼曰人存则政举阁下圣人之后又能得圣人之道以方重刚正公忠清直烈烈在朝为天子献可替否赞谋猷持纲纪天下想望其风采者十五年间简于清衷期将大用且历试于外更观其能违更三大藩皆卓然有治声闻于天府泱于日下御史府中丞虚位日久紫宸殿下佩金煌煌行声锵锵且有百数天子弗录之乃南走三百里外以驿召阁下直入其府登其位自陛下独决万几来登崇俊良黜逐纤人革故鼎新百度修举太平之望日月以隆然而天人之心犹口然不大舒释者以阁下尚稽大任也至是天人之心始大舒释矣阁下自初及终皆以直道进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介尝闻朝大夫语曰有某人为某官时忠鯁直说蹇蹇敢言触龙逆鳞不避诛死由是人主知之声名蔼然耸动朝野不四五年取显仕今为某官位弥高身弥贵禄厚惠渥私庭曳青绶者五六人门前炎炎可炙手顾此势力荣宠有所惜也如有物塞其耳如有叶蔽其目如有钳缄其口朝廷有阙政国家遗事若不闻若不睹而不复言则向之忠鯁说直蹇蹇敢言乃沽名耳其以为速进之媒乎意士之积道德富仁义于厥

身盖假于权位以布诸行事利于天下也岂有屑屑然谋夫衣食者欤正色直己立于朝廷行其道乃使天下有此论庸无伤乎古今君子少小人多君子常不胜小人小人不惟常胜君子而又不能容之恶直丑正囂囂实繁幸而有一君子在于朝则百小人排之非铁心石肠刚正不折未有不随而靡者小人不容君子也如是而不能死节以永终誉中途晚节须有渝变宜其为小人之所排也今有人位未显身在下能坚正不顾其身敢直言极谏犯天子颜色封章抗疏论天下利害群小人必丛立指点曰此人速进也沽虚名也非以行道也吁吾徒不见容于小人也取信于天下也固若是乎学周公孔子之道不用则卷而怀之用则肯己乎实将施及国家布于天下以左右吾君绥吾民矣群小人排毁不已无足怪也阁下亦当大警戒之勿使天下有所论则君子幸甚天下幸甚

五贤堂记

孔道辅

五星所以纬天五岳所以镇地五贤所以辅圣万象虽列非五星之运不能成岁功众山虽广非五岳之大不能成厚德诸子虽博非五贤之文不能成正道由是三才之理具万物之情得故圣人与天地并高卑设位道在其中矣所以尊君德安国纪治天物立人极皆斯道也然天地有否闭日月有薄蚀圣人之道有屯塞若天地否则圣人建大中之道以开泰之圣人之道壅则五贤迭起而辅导之先圣生当战伐之世法令机祥巫祝之弊亨杨墨之迂诞庄列之诡谗穷圣汨常三驹孙田术胜于时则我圣人大道为异端破之不容于世也而孟荀继作乃述唐虞之业序仁义道德之源俾诸子变怪不轨之势息圣人之教复振其功甚大矣后至汉室圯缺扬子恶诸子之舛诋訾圣人独能怀二圣三王之迹讥时着书以尊大圣使古道昭昭不泯者扬之力也西汉之后皇纲弛紊六代丧乱文章散靡妖狂之风荡然无革文中子澄其源兆兴王之运韩文公治其末广尊道之旨

致圣化益光显夷夏归正道虽诸子譏噪或欲攘其法戕其教褻其途芜其说弗可得已然贤者违世矫俗能去难者盖寡矣孟不免齐梁之困臧仓之毁荀不免齐人之谗楚国之废扬不免刘歆之侮投阁之患王不免隋氏之抑群公之沮韩不免潮阳之窜皇甫甫之譖其间或讥其作经或短其修史彼徒能毁之弗顾己之弗逮也达者以爵位为虚器太过者人犹嫉之况抱道德富仁义立终古之名宁无恶乎天地虽否无伤于体日月虽蚀无伤于明圣贤虽困无损于道得其时则尧舜禹汤之为君皋陶伊吕之为臣功济于当世非其时则孔圣之无位五贤之不遇道行于后世亦犹岁旱则泽益甘夕暗则烛益明世乱则贤者益固历代以斯为难也孔圣之道否则五贤振起之今五贤湮蔽振之者无闻焉道辅学不及前哲幸以事亲守故国为儒者荣尝谓伏生之徒以训传之功像设于祖堂西序而五贤立言排邪说翊大道非诸子所能跂及反不及配缺孰甚焉因建堂收五贤所著事图其仪叙先儒之时荐庶几识者登斯堂观是像览是书肃然革容知圣贤之道尽在是矣

赠正奉大夫袭封衍圣公孔墓表

金党怀英

至圣文宣王五十代孙讳字元会曾祖讳若蒙袭封奉圣公赠朝奉郎伯祖讳端友朝奉郎直秘阁袭封衍圣公宋建炎二年冬祀大礼赴扬州陪位值大兵隔绝以其弟端操之子璠袭封璠长子拯皇统二年三月补文林郎袭封衍圣公无嗣其弟大定三年七月补文林郎袭封衍圣公管勾先圣祀事公三岁而孤幼警悟及长力学自强通春秋左氏尤喜韩愈诗文谈论简尺多引二书先辈每称誉之公职在严奉林庙草木诸人无敢辄犯宗族之间少长有礼人敬其勤畏而爱之一日顾瞻郛国夫人殿嘿自责曰生为人子孙而谬当其职使之隘陋如此宁不愧于心乎乃亲率佃户携斧斤入蒙山躬亲指画采伐中椽桷者旬有余日连车接轸以归起西庙尼山

两处郛国夫人殿及大中门家庙斋厅祭祀库计五十余楹彩饰图绘毕备朝廷闻公名召赴阙欲留随朝任用公力辞职专祀事不宜妨职任之不专则特授曲阜县令未到任岁大旱既到任甘雨三日而止稼穡益茂岁仍大熟公精勤吏事县署至所居往返十余里及晚治县无一日稍阙差科甚均词讼无滞亲族有讼即移佐官无少长背向意诸村当首者旧验物力赴役公预令定夺相次明以公文告示比至其人已自承认交替不复更至庭下每岁夏绢凡丈尺小户旧合并全匹输纳随村首目皆自敛掠公止令依市价积算扣买使并起纳尽革旧弊县城摧坏官计工修筑公戒董役者曰慎勿拆庐舍坏冢墓若庐舍有碍当随地筑之冢墓有坏当以己俸完之二者既安吾心亦安矣其有不成葬穴无主暴露枯骨当遣使厚葬之有碑曰丛冢邑人春冬祀之葬毕是夜梦众人来谢内一人稍前云嗟哉莫之能及既寤遣人搜求又得十余副复梦来谢公年四十得数子皆不育一日夜梦异人衣冠伟然告曰今此非尔子后丑年庚月丁日所生真尔子矣当名元措公俭于奉己厚于宾客周惠困穷不问家之有无娶泗水孙氏宋副枢密孙传之女孙后封鲁郡太夫人又娶泗水侯氏二子长即元措今袭封衍圣公次元紘举进士女一人适兖州宣武韩昺公享年五十三终奉直大夫以子贵赠正奉大夫呜呼孔子之泽及于无穷国家褒崇之恩方自此始又岂止此而已哉

赠中议大夫袭封衍圣公孔治神道碑记

元蔡文渊

朝列大夫濮州尹致政孔思诚以书币緘父祖二世德业之状命文渊文于石以着其不坠厥绪之实文渊谨按素王世纪思诚宣圣五十四代孙也公之曾祖讳元用字俊卿当金季政乱播越南迁几二十余年时天兵压境公以林庙为重乃率孔族暨庶姓以降其大帅太师国王承制封拜以公世袭曲阜县令公有文武才复拜其子之全仍令其邑授公兵柄攻

取益都累有胜捷没于王事曾祖妣聂氏封宜人妇德为宗族楷范一子即之全字工叔金已前袭封公元措来归同谒武惠严侯公因让曰以贤以长责在吾叔元措乃许曰子父子保全林庙当世其邑武惠允之仍居邑宰二十余年公先考讳治字世安一字先己孝友仁厚公谨廉明文章政事为一时称首弱冠从翰长鹿庵游同门李孟阎徐恒以斯文相谘议年登二十袭曲阜尹鸡鸣而起坐以待旦勤于庶务声达朝廷其待同僚爱百姓咸尽其道时潜斋杨君师表于鲁公退食执弟子礼事之潜斋去损斋杨公继之复从游尽仕优则学之道相下处士任公持正嘉其才德以女妻之其内助居多寿四十一先公卒赠东平郡君再娶毕氏一子一女皆任氏出子即朝列公也女适长垣尹张执中封恭人公于二弟甚相友爱中统四年公始权祀事严洁典礼惠睦宗族待炊之家百室之半至元三年公谓权祀之职匪事功何以塞继述之责闻于上赐白金五十两重修启圣王殿葺书阁牀环廊以石易木殿楹再新筑垣围庙百堵皆作至元六年罢洒扫户凡庙庭大祭维丰维洁咸备于己三十余年给国家南征之役以才干闻年五十三告老以男思诚袭替世尹升公奉训大夫知单州事将行戒其子曰无妄怒轻笞楚人邑长者如汝之父兄幼者如汝之子弟可不慎乎其知单州也兴学校延名士以成士风时宪府贵公按问有伦有要人自以为不口至元二十八年擢公奉直大夫知密州事首牀儒学三皇庙正彝伦明礼法建医学济斯民扶仁寿导江张公泊损斋杨公碑刻悉焉元真改元公见成宗皇帝于上都时大臣奏至圣文宣王孔夫子之嫡孙其祖元用以军功没于王事实开国立功之臣治权奉祀事三十余年有德有文可袭封爵上可其奏仍赐坐慰劳甚厚特授中议大夫衍圣公以祖庭仪等之制飞章于朝赐尚珍署田五十顷复给洒扫户重修礼殿从公请也作堂私第名以诗礼示不忘过庭之教也辛泉杨公大书之紫山胡

公记焉大德十一年冬十一月九日公薨于私第之正寝享年七秩有二冬十二月望日葬公于宣圣墓西北任氏祔焉濮州尹朝列公由乡县以师表国学复授安庆推官寻知息州丁内忧不赴继拜金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司事以朝列大夫濮州尹致仕公之处皆有能名其忠孝廉勤皆先公教诲之力也公娶翰林应奉任君之女振文处士公子也再娶毕氏牛氏冯氏封鲁郡君孙男三人长曰克钦牛氏出授从仕郎承袭世尹权奉祀事娶东野嘉议公女孙女孙五长适广东廉使杨倬次适本县儒士吕恪次适蕲州路府判马侃子元鲁次适主泗水簿马克仁次适礼部尚书李庭实孙士良其子孙端洁绳蛰如此我公德业益茂矣文渊谨考世纪自子思子叙正传汉唐以下安国颖达而已我朝隆盛天生数公者赫然声烈着于两间保林庙以佑乡民好学不倦以承道统力陈大义以新庙庭近能迓续累世之忠孝远能铭述先圣之心法以钦承有国右文之典故为之铭昭示后世彰我圣人溥嗣之恩渥于无极云铭曰天生夫子师表百王庆流万古奕业隆昌天朝受命休有烈光素王之裔帝锡纯良扶文拱武以保鲁疆象贤世邑以死勤王猗欤乃祖公爵是承孝思惟则天子来宁嗟若先考聿新圣宫济人利物以孝移忠继述祖道朝覲帝容帝若曰咨汝袭祖封赐田复户命爵上公又宣之泽万类含春永遵心迹拱视北辰天清地肃正我彝伦续兹谱牒以贻后人

故袭封衍圣公赠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鲁郡公谥文肃孔思晦神道碑

危素

公讳思晦字明道孔子五十四世孙也曾祖元孝祖之厚赠亚中大夫济宁路总管轻车都尉鲁郡侯父浣赠通议大夫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鲁郡侯母李氏追封鲁郡夫人公生至元四年七月天姿颖秀总角读书已识大义导江张先生为三氏教授公授业焉讲求义理薄词章尊德行家贫躬耕虽剧寒暑

不懈于学先生深器重之甫年十有七礼部公弃世
丧葬以礼奉母以孝闻大德七年游京师国子祭酒
耶律公有尚谋荐辟之以亲老固辞至大元年太夫
人卧病躬进药饵衣不解带及居丧勺水不入口者
五日三年丧毕三氏教授举茂才授范县儒学教谕
延佑二年调宁阳学先是两邑校官率以廩薄不能
受职公俭约自将教养有法比代皆挽留不忍舍三
年族人合议以公嫡长且贤宜袭封爵主祀事上政
府未决平章政事李韩公偕礼部力主之会仁宗皇
帝问孔子之裔迨今几世袭封为谁李公具以对仁
宗亲阅谱曰以嫡应袭者思晦也复奚疑且以前袭
封秩卑俸薄遂授中议大夫袭封衍圣公月俸自百
缗加至五百缗铸印四品泰定三年山东廉访副使
王鹏南言袭封上公而秩正四品于格弗称且失尊
崇意明年升嘉议大夫至顺三年改铸三品印公自
以宗祀责重恒惧弗称莅事之际必敬且慎初庙毁
于兵后虽苟全而楼角围墙未备乃竭力营度卒复
旧规金丝堂坏储时祀余贲葺新之不足补以己俸
绘饰从祀塑像补完祭器礼服请于中书置江南郡
县书籍尼山毓圣之地庙毁而碑存居民冒耕祭田
且百年矣稽诸典故言于部使者命邹县长沭阳令
往核之复田百五十亩岁入粟四十有八石因请置
尼山书院三氏学田三千亩在沛县之刁阳为豪民
所据檄州与沛县归侵疆州官受赃败其事公往复
辩议再岁克定前代封圣父齐国母鲁国公言于朝
宣圣封王而父爵犹公愿加褒崇有旨加圣父启圣
王母王夫人公府初止设掌书一人书籍音乐无司
之者金谷无任出纳者以是为言遂置典籍司乐管
勾凡三人分掌之禄秩视国子监且给管勾印掌书
禄视寺监五季时孔永之后方盛欲以伪灭真乘乱
害宣圣子孙几尽其后欲冒称公以为不早辨则真
伪久益莫究彼于我不共戴天乃共拜殿庭而列于
族可乎遂会族人稽典故斥绝之家谱石刻既毁因
参究详考广记诸书重刻焉元统元年寢疾闰月乙

已薨于寝异香满室群鹤百余翔于上又见神光自东南陨于舍北云己酉葬祖莹西二百步娶张氏封鲁郡夫人子男一人克坚爵嘉议大夫袭封衍圣公女四人适李德明孙大用乔元善马元用孙男九人希学嗣爵中奉大夫袭封衍圣公希说希范希进希麟希凤希顺希尹皆国子生希赞其季也孙女二人曾孙男五人女四人公端重简默动容不苟嗜学诲人本乎真诚于宗族尤隆恩义尝曰吾蒙祖宗遗泽殊流同源可不念诸或不自给者周之子弟皆籍于学教养不怠女兄适裴氏而贫迎养甚谨女弟未疾且不慧起居必待于人每亲为口沐性尚清素口财好义所居就袭封旧廨不改作终不构私室其薨也家无尺寸之遗公暮年多疾未尝废书作字端楷可法故三氏子孙与凡四方受业仕而有闻于时者多公造就薨之日莫不哀之会葬者以千计后十有七年赠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鲁郡公谥文肃克坚以江浙行省左右丞汪公泽民守兖州时所述行状属林庙学正夏以忠来俾素论撰先德篆铭神道之碑素不敢以固陋辞则序而为之铭铭曰微子之引笃生圣师历聘侯国式扶民彝维文肃公五十四世克昌其家宏廓震厉导江张氏学探本源授业三氏游道之园有粲群经出自屋壁芟辟芜辞毋俾蓁塞濮有范县兖之宁阳教行下邑弦诵琅琅眷兹大宗犹秉周礼袭封上公明断天启超进华秩匪公之荣右文贵德天下化成公在鲁邦士有标准胡不遐龄耆硕斯陨繄子洎孙丕承宠光节惠易名锡命炜煌爰述始终刻名阙里与国咸休宜受多祉

故国子祭酒孔克坚墓志铭 明宋濂

公讳克坚字璟夫世家鲁之曲阜孔子五十五代孙也曾祖曰之厚赠济宁路总管轻车都尉祖曰浣累赠通议大夫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皆追封鲁郡侯父曰思晦嘉议大夫袭封衍圣公累赠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鲁郡公

谥文肃曾祖妣女真氏祖妣李氏妣张氏皆追封鲁郡夫人公少廓达通敏日诵千余言学极博精尤善春秋左氏传文肃公薨袭封衍圣公元重纪至元之年上疏请修饰庙像顺帝可其奏赐山东历日钱之半给其费命监察御史族人思立持楮币二万五千缙勒石以纪成绩至正六年中书谓公爵与阶不称奏升之制授中奉大夫赐二品银章十五年平章政事达世帖木儿荐公明习礼学征为同知太常礼仪院事以子希学袭公爵是年冬帝亲郊公摄太常事盛服襜然登降有容观者以为达礼御史大夫雪雪言公材宜近侍左右拜中书台治书侍御史公辞归明年拜山东道肃政廉访使既受诏复辞会山东兵乱公率家人北行次□城丞相贺太平奏召公集贤直学士希学为秘书卿遣使者即□城起之公至燕都剧盗毛贵犯畿甸且迫廷议弃燕迁关中公曰天子当与社稷宗庙俱为存亡焉可弃而他之今勤王之兵颇众与之决战盗可平也如公言盗果败去十九年迁礼部尚书知贡举时四方之士避乱多集郡邑公请设流寓科以取之是年冬擢陕西行台侍御史李思齐及察罕帖木儿二军争秦陇相攻朝廷不能制陕西行省丞相帖里木儿纳思齐降将命张良弼御之及中丞袁澳诤曰不可二军不敢举兵以犯奉元岂其力不足哉特以无名耳今纳其叛将而出兵御之是引虎使噬也丞相不从澳亦被劾去公怒曰谋之不善乱且至矣遂自劾而归月余二军及良弼战于鹿台奉元果陷二十二年除国子祭酒帝赐上尊太子书大成殿额以赐公以世乱不乐居位竟谢病归阙里营别业城南以居后起公为资善大夫集贤学士不就复以公为山东廉访使卒不起二十八年天兵取中原上手诏趣公入朝待以宾礼而不名赐廩禄不烦以职郊社必致膳肉抚劳甚至洪武三年春以疾告遣中使存问疾笃诏还公于家给驿以行赐白金百两文绮八端他钱物称是三月二十八日还至下邳新安驿薨于舟中寿五十有五希学

奉丧归以六月十三日葬于孔林去孔子墓二百余步公宽厚乐易事亲极孝遇族人有恩与人交不为掩覆之计一以诚信丰下美口容止甚都顺帝以福人称之公娶张氏济宁路总管子仁女封鲁郡太夫人夫人九子长即希学次希说希范希进希麟希凤希顺希尹皆元国子生希赞其季也女二人孙男十八人长曰讷次曰譟询譟誠端口谔口诤评譟譟誉口诠曾孙男四人长曰鉴次曰铎曰钧曰鎗曾孙女四人希学今资善大夫袭封衍圣公每岁朝正于京师上宠赐之甚厚以袁澳状来请曰先君没今十年而墓道之石无文恐休德不闻于后世人其谓何濂尝获识公且与希学善虽老矣其忍不铭铭曰天生大圣为万世师廓幽昭潜雨施日辉功如尧舜位则不有敛其惠泽以昌厥后历年二千有兴有亡五十余世封君相望自侯而公愈远弥贵桓圭袞衣肃将祀事惟公绍家敦大且文人曰休哉圣师之孙入为秩宗左礼右乐格于幽明上下允若因乱趋迁宗社震蹇君臣合谋弃而西迁公曰不然君死社稷以正伐乱胜不以力王师焯焯如虎如貔盗遁南夷公实启之关陝之间将骄胥噬彼谋不臧以水止溃公谓元戎世方兴乱无失厥防以速其叛言臧不从是臧是为祸将逮身云何弗归玺书迎拜俾掌邦教大训宏敷圣人之道土宇日隳位其可居退修于家琴瑟诗书皇明御极取圣为则陟降帝庭礼仪有翼生享其荣死笃其诚云谁致然圣泽休明惟圣之泽如山如川有址有源以永厥传继圣惟贤守位惟德昭续垂声后嗣是式

故资善大夫袭封衍圣公孔希学神道碑

宋讷

洪武十四年秋九月二十日宣圣五十六代孙资善大夫袭封衍圣公以疾终于正寝越三年为洪武甲子春正月其子讷以服阕入觐礼官引见华盖殿上问以宗族蕃衍子姓贤否讷奏对动合礼度即命馆于太学翌日召嗣袭封衍圣公御制诰词以赐既受

封之五日出前左司员外郎王翌志其先公墓志铭示余曰不肖孤负荷先德忝嗣厥世圣天子不以讷无所肖似俾袭显封位列公爵惟是先考之卒虽纪其岁月纳诸圻中墓道碑石尚未有刻先生职司文衡舍先生其谁托哉敢固以请既还之四月复以书来速遂即其世系封爵卒葬月日以着之按公讳希学字士行宣圣五十六代孙妣张氏封鲁郡太夫人公赋性明敏好学尤嗜汉隶甫冠即有成人志二十一岁侍御公始起同知太常礼仪院事以公袭封公克自树立于经籍子史靡不研究问学优贍文词典雅每宾客燕集谈笑挥洒辄以成章皆出人意表观者奇之四方好事者多求公书隶得之则什袭珍藏元季兵起青齐忧没阙里公誓不汗于乱即间道走燕城得赐见拜秘书卿仍袭封爵岁戊申秋皇明初革元命海宇以次平治朝谒行在上清问下民公即以历代治乱条对从容有序甚嘉纳之自后岁入觐于京师赐予稠迭恩礼益隆每正旦上受万国朝贺特命公班亚上相始至中使慰劳馆馈下及童隶无不沾给盖其诚意所动宸衷特加异数也祖庭自兵后日就圯坏所废浩穰公从容措置期以岁月卒就成功复祭田之侵于豪民者五十顷礼器礼服乐舞仪文以次备举灿然一新卒复旧规年四十有七卒士大夫闻者莫不悼其不寿也讷闻朝廷遣使礼祭是年十有一月初六日葬于孔林之西公凡再娶先配董氏中州功臣世家赠鲁郡夫人继室孙氏前进士辽阳行省平章彦明女卒皆祔葬子男二人长曰讷董氏出也次曰谕孙氏出也女二人长适淑南卫镇抚子杨思次在室孙男一人曰称尚幼公昆弟八人在公为长次希说希范希进希麟希凤希顺希尹希赞皆有文学家庭雍睦为东鲁家法余记弱冠游太学师事助教陈仲众先生而公之父侍御公实同斋舍者有年情好日洽后几二十年当元季兵起公间道归朝时侍御公主太常公侍左右神采迥异信其为名门子也余今获领太学而公之子讷已袭封

号则知公者莫余若也请铭奚敢辞铭曰圣泽汪洋
厚德流芳公承其庆奕世称昌才□乎中鉴其琳琅
脱略芳葩惟德是将皇明启运奄有万方崇文右教
盛际虞唐通修衰典先我素王公袭其封世奉烝尝
惟圣子孙表表昂昂岁时来朝礼锡孔彰报□未伸
早夜匪康祖庭百仪遄复其常鲁山苍苍泗水汤汤
□然孔林为公之藏有子才良早服宠章制诰维新
云汉辉煌存没有光树碑道傍千载不忘

承事郎曲阜县知县孔希范墓表 胡俨

故承事郎曲阜县知县孔希范者孔子五十六世孙
也历官十有七年以目眚致仕逾年而终享年六十
有五既葬之五年其子询寓书奉状来征墓文公字
士则元中奉大夫袭封衍圣公国子祭酒克坚之子
嘉议大夫袭封衍圣公屡赠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
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鲁郡公谥文肃讳
思晦之孙累赠通奉大夫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追
封鲁郡侯讳浣之曾孙曾祖妣李氏祖妣张氏皆追
封鲁郡夫人妣张氏元济宁路总管子仁之女封鲁
郡太夫人公天姿颖秀器宇魁岸自少侍中奉读书
成均精勤博涉已为人所器重元季兵乱侍中奉归
阙里入国朝王师下中原有诏即阙里起中奉公侍
行当是时朝廷褒崇先圣于中奉特加恩礼而公之
兄希学仍袭封衍圣公族人复以贤推欲荐公知曲
阜公曰先圣德泽均被后裔吾兄弟岂得独专其美
于是让其从叔父克克卒又让其从兄希文希

文卒既而族人卒荐公遂拜世职之命实洪武二十
八年春二月也公为政直道而行于宗族于乡人不
以私废公不以恩掩义远近之间小大亲□咸怀其
惠邑尝有豪强诬细民代戍边者其人上下关节民
被钳制受诬不能自直公叹曰吾为令民枉而不理
非职也乃具本末辩于上官由是细民得直而罪其
豪强其他效尤者遂敛迹初五季时有外孔氏尝冒
圣绪因乱肆毒几绝孔氏至其子孙亦假托世胄覬
觊徭赋公曰是乱吾宗也今不明后世莫知矣乃力

斥其非绝不与通因以家谱重刻石庙庭本支原委
灿然别白千百世之下虽有冒昧不能紊也四代祖
考璿之墓碑阙公皆建立上以昭先德下以贻孙谋
其志勤矣哉凡族有丧不能举邑有穷独死无后者
往往具棺敛以葬之人有孤子女贫无以嫁娶者又
给赀装为之嫁娶今袭封衍圣公彦缙公之从曾孙
也初在襁褓而孤公保育调护俾克成立岁时祭享
皆主于公而事无大小不避爱憎一切视为己任由
是宗族姻娅无不顺适宾礼往来各得其宜至于督
修庙宫而着其功能垦复土田而增其岁廩卫先陵
而申樵采之禁赞公府而杜请谒之私凡于宗家无
不尽心焉乃以永乐十年十一月初八日终于正寝
是月丙午葬祖林之原孺人毕氏有贤德克相其家
后公五年卒其葬也祔于公墓子男三人曰询曰誠
曰早夭女四人俱适贤士孙男八人公贞公英
公钦公良公刚公恕公礼公温孙女四人皆在室鸣
呼公之心纯而正行洁而方才敏而周政通而和孝
友忠信出乎自然高怀雅量不见畛域而又文以诗
书节以礼乐雍容揖让于其间信乎神明之裔卓然
不可及矣而遗爱之在人者讵可泯耶谨论次其德
善用表诸墓以告来者

五十七世孙袭封衍圣公孔讷神道碑铭

胡俨

公讳讷字言伯姓孔氏世家鲁曲阜前资善大夫袭
封衍圣公希学之子元中奉大夫袭封衍圣公国子
祭酒克坚之孙嘉议大夫袭封衍圣公累赠通奉大
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鲁郡文
肃公思晦之曾孙实宣圣五十七世孙也公魁梧厚
重寡言笑笃学恭谨不以贵胄骄人士大夫喜与之
游乐善好施遇孤寡不克婚葬者虽倾资济之无难
色又能诗工篆法人得之者皆传诵夸美相贵重华
闻益彰洪武癸亥居父忧以国哀赴京祭孝陵既竣
事入见天眷甚隆顾谓廷臣曰孔讷真圣人子孙遂
赐膳光禄命礼官馆于太学遣尚书刘仲质劳问日

给庖廩复赐衣物钞錠充物馆舍将俾袭爵以居丧乃止服除丙寅正月朝京师既见上大喜即命礼官卜日授爵于是以二月二日拜袭封之命受诰大廷百僚班列仍敕礼官以教坊乐导送至太学学官率诸生二千余人迎于成贤街观者莫不赞叹光荣明日入谢复赐袭衣宴于礼部又明日释奠于学庙以拜命告恩礼之加古未有也初行诰词吏部奏用资善阶圣谕曰既爵公勿事散官但诰以织文玉轴为异耳遂为故事每岁入觐得给符乘传班序列文臣首厚其廩饩下及侍从此又古未有也公天性仁孝待宗族克尽礼意奉祭祀极其严敬至于庙庭修作朝夕程督竭其心力不以为劳洪武庚辰九月十六日竟以疾终时年四十有三以本年十月二十六日葬祖林祔考墓也夫人陈氏继商氏王氏子男四人公鉴公铎公钧公鏜公鉴袭封衍圣公后公二年卒女五人俱适贤士公鉴之子彦缙今袭封衍圣公公之冢孙也曾孙一人曰承庆公没后二十年墓无文彦缙将树碑墓道以昭先德来请铭其词曰维道之高维德之厚金声玉振以昌厥后历世五十而又七叶伟矣贤孙克绍先业宇量恢恢威仪帖帖明诗习礼光华烈烈天之所与族之所宗保佑申锡格于宸衷荣名尊爵超秩显融宠恩异数维圣之崇佩仁服义如守宪律终始惟一靡有愆忒由来龙蛇贤人之嗟嗟尔长逝德音孔遐祖林之原楷木苍苍若斧若堂昭穆相望维公之兆祔考宅幽既封且固世德作求延畀后昆庆泽斯流刻词树碑永昭厥休

五十八代袭封衍圣公孔公鉴墓表

杨士奇

公讳公鉴字昭文姓孔氏宣圣五十八代孙而世为嫡自高祖至考皆袭封衍圣公考讳讷妣夫人陈氏子男三人公其长也生而岐嶷稍长端厚简重不妄言笑而嗜问学读书穷理日进月益其器识宏远侪辈莫及也持身以礼而事亲至孝亲歿哀毁屡绝复苏终丧不一逾于礼度岁时荐祭竭诚敬如生养者

既袭封衍圣公益慎仪则恂恂下乡里袭封之又明年以疾终壬午四月五日也年纔二十有三远近闻者无问识不识咸共悼惜太宗皇帝初临御遣使赐祭公娶胡氏孔颜孟三氏教授进士胡复性之女有妇道二子彦缙袭封衍圣公彦缙与余同朝久间泣谓余曰惟先公之行之实不愧古人而弃代于今二十有六年墓石未有刻词愿饶惠执事庶贻不朽嗟夫孔子明先圣之道立教万世而礼为大防天下之人其言与行有一弗迪于礼不可以名士矧为孔子之后者哉圣人尝谓其子不学礼无以立如公者真不忝孔氏之后哉惜乎年之不永而世莫睹其所至也故撮其行之可以范俗者表诸墓道

故袭封衍圣公孔彦缙神道碑 王直

公孔氏讳彦缙字朝绅其名与字皆仁宗皇帝所命也公早孤母胡夫人教育之天性孝友不妄言笑屹然端重如成人焉甫十岁太宗皇帝召使袭爵观其言动进退从容详雅喜谓侍臣曰真神明之裔也馆之太学礼待甚厚曲阜知县公镗者公之季父也公于事无巨细皆咨决焉由是才识益高闻见益广度量益宽而有容轻财好义出于自然人以为有长者风是以上自朝廷公卿大夫以及士庶人皆敬爱公其入觐得乘传班列文臣首洪熙中赐第于东安门北宣德正统以来礼之尤厚皇帝视学特召公观礼赐冠带锦衣越三年来朝复赐三台银印玉带织金麒麟服秩视一品皆异数也公受恩而归即上表谢告宣圣庙而大会宗姻以彰殊遇宴享未终得风疾而卒景泰乙亥十月二十一日也距其生洪武辛巳三月十二日壬子年五十五讣闻上深嗟悼命礼部治丧工部治坟莹而厚赙恤焉公配夏氏子曰承庆皆先卒江氏子曰承吉亦先卒郭氏子曰承泽茅氏子曰承源女三适某某孙二弘绪弘泰长子承庆既卒孙弘绪当立即驿召来京俾袭封衍圣公而恩礼笃至所以锡赉者一不异于公昔时弘绪归将奉葬于祖林先考墓次谓神道之碑宜有铭而以请于余

余乃为序而铭之铭曰文教之兴大圣以生天实相之后有曾孙自周以来绵绵其胄暨公之世五十有九于昭圣神焕乎文章日月有恒道德之光惟我皇明实赖于治疏爵袭封列圣之制位秩之高章服之华厚德殊恩乃锡乃加公之侯侯克念旧武胡不百年以笃斯祜鲁林之原封树在焉雨露润之□其葱芊神道有碑负以龟趾刻诗勒铭焜耀无已

赠袭封衍圣公孔承庆神道碑 陈循

君讳承庆姓孔氏宣圣六十代孙以嫡派世家曲阜县之阙里自其父彦缙祖公鉴曾祖讷以上俱以宣圣恩袭封衍圣公配皆夫人景泰六年君之父卒讷闻于朝君虽冢嗣而先五年卒矣诏即日驿召其长子弘绪至京袭衍圣公特赐冠带秩视一品并赠君袭封衍圣公配王氏封太夫人亦自弘绪推恩也既而弘绪痛惟先德无以表示后世乃奉工科左给事中同郡孙昱所状君平生求书于神道碑君母夫人夏氏江西布政使司参政济之女也君生自幼端重敏于问学年甫十一遭母夫人之丧秉礼嶷如成人而孝以奉父遇诸弟妹无间于母之异同于书无所不读尤锐志于壁经尝从前教授清江裴侃学录族祖克晏及今教授徽州江永清授业朝夕淬砺虽盛寒暑喜吟□所作多有新意集若干卷名曰礼庭吟□先是君父欲因衰老上请以君袭封如己会君祖母太夫人丧不果至是乃蒙赠典益加厚云享年三十有一其配则今顺天府尹宁阳王君女也子男二人弘绪以卒之年十二月葬君祖林之侧铭曰巍巍孔宗儒道所寄肇自宣圣四方仰止功在六经泽被万世世承有自爵袭无替由昔至今为代凡几绵历六十彦缙之嗣生禀不群资性淳美志重族姻行先孝弟博学多才人称无异璠琦鲁玉瑚璉夏器昔重当时今见阙里为国之珍为家之瑞天界胡厚神夺孰厉寿比于颜少其一岁古今殊时死生常理不泯者存君其何愧祖林之原山水清丽况有依归安其何既煌煌美爵及于贤子于乎孔君死犹不死

赠衍圣公孔承庆夫人王氏合葬墓志铭

刘珣

公讳承庆字永祚曾祖讷祖公鉴父彦缙夫人王氏父讳贤致仕顺天府尹宁阳人公生于永乐庚子三月七日夫人生于永乐己亥二月二十日公十一岁遭母丧自知秉礼不易旦夕哭泣本族人尊卑无虑数百皆曰此儿远大稍长奉诸母诸弟行皆得其欢心其于六经子史涉猎殆尽独嗜诗有礼庭吟□若干卷藏于家视世之富贵侈靡若将浼己乡族有衣食不足婚丧不举者周之以为常一时贤誉駸駸孔宗之右公之行实如此夫人少读女教诸书善于笔札且天性孝友严慈女工家务如素习然井井有法既归以事京兆之孝事舅姑以治父母之家治夫家夫丧舅丧一遵家礼守节三十年不御膏沐鲁之女妇前乎夫人者自叹曰不及后乎夫人者咸取以为法夫人之行实如此公以景泰庚午十一月二十六日卒春秋三十一后三十二年为成化辛丑夫人以正月八日卒春秋六十三讷闻朝廷遣行人汪舜民谕祭进士王寅营葬是岁十二月二日祔于夫墓子二长弘绪彦缙卒未几驿召至京命袭爵赐诰赠公如例封夫人为太夫人次弘泰爰铭曰孔门五十有一世裔嗣绳绳引无替礼庭头角逸凡庸有淑者媛其伉俪家藏诗句鬼神惊人许才华瑚璉器本宗族属恩礼周宗鲁贫穷同一视昭彰声誉四方闻座右奄有鵬鸟至夫人伤尽未亡身三十余年坚节义懿规内范女中师二郎并是云间瑞高堂盛福老逾安泉下卿卿久相迟大廷恤典已均覃幽显哀荣良有自圣泽绵延天地长万古虹光照清泗

迟

去声

圣裔部艺文二

前衍圣公南溪孔先生墓志铭

明李东阳

南溪孔公之病也其子闻韶驰书京师请致医药余

为延医遣价兼程以往比至已弗疗越月而讣至矣初公以闻韶议婚于余东庄公实代行之东庄之丧公以铭见属甫八越月而闻韶以公铭请于呼余何能为情哉公讳弘绪字以敬南溪其所自号宣圣六十一代长孙也父承庆早卒鞠于母王夫人景泰乙亥祖衍圣公彦缙卒公时方八岁景皇帝遣使驿召之陛见之日赐冠服于东角门俾袭封爵公进止应对如老成人帝见公垂髻命中官即庑下鬣之俾归遗其母亲赐玉带以其躯尚小去其二鍔授之俾藏焉又赐金图书印其文曰谨礼崇德复念公幼□特敕其叔祖少詹事公恂为治葬事仍降旨戒其族人共加保护如有恃强挟长肆为凌害者许具实以闻令悬之公堂永为法守又命吏部特简教授一人海之皆异数也天顺丁丑英庙复阼公入覲上召见便殿亲握其手置膝上与语久之赐白金五十两彩币四袭自是每岁入贺万寿圣节上闻公赐第湫隘以大第易之凡南城赏花西苑较猎皆从亲视郊坛亦预分献成化乙酉宪庙视学赐坐彝伦堂听讲退率三氏子孙表谢复赐宴及冠服亲耕籍田亦预宴焉公在官十有七年奏给三氏教授印开生员岁贡格蠲孔氏田租十之七皆前所未有者庚寅公坐事失爵下廷臣议以为世嫡相传古今通义乃据宋若蒙若虚故事以请命自后代袭仍归其子弘治戊午巡按御史奏公迁善修行宜加扞拭请复其旧爵天子命以冠服家居己未宣圣庙灾会东庄在朝公躬率徒众奔走拯护素服庙哭蔬食百日如居丧仪及朝廷命官修建公虽不预经费与其弟赞画为多工且就而东庄卒公哀痛顿剧凡丧事举为综治始以忧悴致疾比闻韶承召袭爵时新庙已成既礼奠归陈所赐敕及麟服玉带金币诸物于庭公曰此吾祖之泽圣天子之赐也汝慎守之疾渐不起比终不乱公孝敬天至太夫人疾必跪进汤药居丧骨立与东庄友爱殊笃凡田庐财□未尝以盈朒介意东庄间语归爵辄曰吾以少为群下所误今吾子未壮安可遽

及每对客谈咏略不及功利其为人内朗外达抱谦秉直见者无不意满睦处宗族厚遇邻里子虽甚爱不废遣河闻韶始受命公卿大夫士皆称其静重简默足承世泽方视事公府即减佃夫庙户额外供亿及代耕牛种请免孔氏赈贷官逋议积谷以贍族之贫者皆公教也公歿闻韶以讣请于朝上遣官赐祭命有司治丧事以闰四月朔日启李夫人之圻而合葬焉李公之元配太师文达公女也继熊氏兖州护卫百户楨之孙再继袁氏山东按察司副使端之女其貳室江氏为济宁卫指挥僉事耘之孙子七闻韶其长次闻礼闻善闻义闻政闻忠闻孝女五长适济宁卫指挥鄂玉之子祐次适赠太保尹恭简公之孙中书舍人继祖铭曰维岳在东圣灵所鍾国有元嗣家有大宗越在先朝茂膺显封峨冠长裾绰有祖风中更事端遵晦养蒙优游桑榆命服在躬胄子既爵新庙既宫物虚则盈数变必通周旋其间善始令终林以姓着葬以穆从龟筮既吉子孙其逢于昭恤恩一代两公我铭虽殊于义则同死者可作生无怍容后百千口庶其知公

明故袭封衍圣公孔闻韶生母江夫人墓志铭

李时选

嘉靖庚寅正月十五日衍圣公成庵孔公生母江太夫人卒将葬走书京师属余铭余与成庵公交甚旧矧惟夫人贤矧又孔氏之母谊不可辞乃据太常少卿刘君汝忠状叙而铭之按状夫人姓江氏先圣公南溪先生二室也祖讳耘济宁卫指挥父讳洪夫人生有异质父母雅爱之属先圣公丧其夫人李氏艰于择偶闻夫人贤遂聘焉夫人既归遂摄家政怡容惠心恪遵纪度相祀宗庙凡豆登苹藻滫之荐无不殷洁事夫子婉而恭善讽谏凡进退词气无不恪慎庭帙雍肃内外群仆咸无间辞偲偲焉惟恐夫人之弗专内政也既而先圣公娶袁夫人夫人贬抑寅畏事无己出即袁夫人咨之言弗隐也命之所弗后也袁夫人安焉性俭素自奉甚约慈惠喜调予工女

红华而不靡遇宗姻降而有节先圣公训诸子严夫人相之亦严尝命诸子曰尔先圣人后也国家崇德象贤世表上公以维王道夫苟纤微弗度则弗若祖矣弗若祖则弗若君矣慎哉毋庸纵逸其若而家训乃报国恩已也诸子拜受焉以故无弗踵德者初弘治甲子先圣公薨夫人哀毁笃至积有郁疾竟以是卒距生天顺丁丑九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四成庵公告哀于朝天子恤之特赐祭葬盖异数云子男七长闻韶即成庵公次闻礼任五经博士次闻善先夫人卒次闻义三氏学生次政次忠次孝俱幼女四长适都指挥邬祐次适尹恭简公孙长史继祖次适刘元昌次适东瓯王长子孙男四卒之年十二月十七日葬于祖莹之次从先圣公之兆也嗟乎予读江夫人之状而信其可铭也夫人之于人有三异焉凡妇之偶嫡者无能宰家政即又弗获其心江夫人归则适先圣公无内配既宰家政矣值袁夫人又以柔逊获志遂终其身成内治焉不贤而能之乎国家崇饰教化褒尊孔氏世绍厥封使先圣公无冢嗣爵几及他子弟矣娶夫人举七子长成庵公继大圣人之后岂偶然也哉国制母以子贵而生母有嫡者不得与封诰卒亦不得祭葬圣天子因心锡孝特赐恤典以树慈烈盖明所未有可不谓难乎故曰予读江夫人之状而信其可铭也铭曰赫赫孔氏世弘厥宗天建神胄锡之上公粤为南溪几乏厥嗣维天授之使夫人有子维子之贤含光纘绪奕世其昌惟夫人不死天册焯焯贲于元宫呜呼夫人秉德考终死也哀荣爰坎而封其隐其隆于昭有融维夫人奠只维永终誉以承其夫子

明故袭封衍圣公孔闻韶墓志铭 严嵩

公讳闻韶字知德宣圣第六十二代孙也年弱冠召至阙下美风仪孝宗皇帝面赐玉带麒麟服人咸荣之时少傅西涯李公名重海内登公于门归以其子一时倾动朝着有冰玉之称焉正德改元视学召公为分奠官命坐彝伦堂听讲赐茶仍赐宴礼部赐衣

带宝鞶丁卯入贺赐御制回文诗庚午复入贺属疾命医诊视命中官颁赐上尊珍饌夫人以归宁卒于京邸诏遣官谕祭驿归其丧赙给甚厚皇上两视学皆驿召公观礼而常赐外加赐织金麒麟绯服一袭及冠带各一以示优异公每值万寿圣节则奉表入贺比岁患疾艰于拜起然犹力勉以来甲辰复来上温旨慰之免其朝贺逾年疾遂殆卒于家嘉靖丙午之二月十一日也讣闻诏赐祭葬如例公生成化壬寅八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五元配李故相文正公之女继配卫宣城伯璋之女封皆夫人男子二人长曰贞干今袭封衍圣公次贞宁五经博士女子一人许配尚书李公廷相子孝元孙男一尚贤孙女二公性质敦重不苟言笑识达世故施于有政厥绩为多尝请蠲孔氏祭田租诏从之尼山洙泗二书院各设学录一员典教事邹故有子思子祠特授公弟闻礼为翰林院五经博士世其职使主祀事皆从公之请也阙里故有志残缺请于文正公辑之以成巨典刘贼之变疏请城阙里而迁曲阜县创义仓以岁给三氏子孙之贫者事继母袁夫人及生母江以孝称居丧一准礼制而友爱其五弟尤至弟皆先卒抚其孤如子敬礼士大夫来谒阙里者皆款接尽欢焉将以明年四月三日葬孔林家莹之次贞干等属予铭铭曰维孔有家实肇洙泗圣有遗泽施于世世崇德象贤纓组攸嗣爵之上公粤为明制洵美成庵宗圣主祀温温其恭淑慎尔止岁朝京师罔有愆礼享有牲醪居有赐第都人来观宣圣之裔曷不复来溘云其逝皇有异恩軫恤弥至昭德赞休刻铭以志

明故衍圣公孔贞干墓志铭 前人

嘉靖丙辰衍圣孔公以入贺万寿来京师先是已遘疾久未愈时秋暑蕴隆或劝之可疏勿行公曰其可爱身而忘君乎乃携其冢嗣尚贤以随力疾前进至则未及拜庆疾增剧以八月八日卒于赐第正寝上闻惊悼诏问致疾何由殒何亟也命礼卿临祭凡祭九坛即命尚贤嗣其爵给驿扶榘以还遣行人何燧

护送尚贤年方□敕山东抚按谕孔氏族人善视之否治罪皇上崇念圣裔恩礼优至如此公先师孔子六十三世孙讳贞干字用济可亭其号也祖讳弘绪考讳闻韶俱袭封衍圣公祖妣李氏太师文达公女前妣李氏太师文正公女今母卫氏宣城伯璋之女俱封夫人公历世外内远承圣裔茂哲夙就动容率礼顷上疏言族属繁家范日弛往往违度干纪无以仰称朝廷崇重至意上特赐敕命公督率族长管束而重戒其不率者君子谓公得正家之法平居慎默而和易遇贤士大夫执礼恭甚虽被爵上公循循如儒生可谓不忝于大圣人之后者矣公生正德己卯十一月七日得年仅三十有八元配张夫人先卒兹葬与公合子男一即尚贤聘吾子之长女女一许配翰林检讨梁绍儒子卜以明年二月十八日葬公于孔林祖莹之次尚贤以梁君所为状来请予铭予与先成庵公及公两世雅相契好以予求婚遂许聘焉成庵之葬予既铭之矣兹甫数年而铭其两世能无悲乎然奚忍弗铭铭曰恭以致其身匪忝乎臣义以正其家人匪昵乎亲胡弗永其龄嗟乎可亭其生也顺事而歿以宁

明诰封衍圣公孔贞干夫人张氏墓志铭

葛守礼

自先师夫子之封其亲墓曰不可无识也而其题延陵季子之墓亦曰贤者不欲其泯泯于宿草也是故志铭之兴也有其义矣其宜为者贤者也贵者也有关系者也无间于妇人也衍圣公先圣之裔孙也其夫人卒乃以翰林检讨梁君绍儒状来请铭予有乡曲之谊矧夫人圣系所托其曷可辞按状夫人姓张氏昭圣太后弟故建昌侯延龄之女母崔氏驸马都尉京山侯元妹也夫人生于贵戚仪性端淑恪遵姆训读孝经列女传能通其义先衍圣公成庵闻韶为厥子今袭封衍圣公贞干聘为配及笄归阙里实先师六十三世孙冢妇也既成庵公久疾太夫人卫氏不遑家事事无巨细一以委夫人内外井井家人咸

宜成庵公薨今公嗣封夫人相祀事惟谨奉太夫人甘旨亲馈常得怡颜辛亥岁万寿圣节公入贺礼成闻夫人疾亟图归讫且至公悲曰母失色养家失壶范吾母曷胜内顾之戚乎促归比再至亦□□辄辞去夫人所系之重概可知已是乌可无铭夫人卒于七月二十五日距生正德辛巳年仅三十有一卜以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十日祔葬孔林祖墓北朝廷遣行人方正修谕祭中书舍人文希儒营其葬事子男一尚贤聘严少师介翁孙女也女一许聘梁内翰子铭曰于惟夫人阙里冢妇古今望族乾坤有数显显大家克礼度无射孝思有斋内助夫爱安贞宗称修媪溘焉早逝孰测其故裔嗣玉立丕承圣祚与天罔极景我贤淑孔林佳兆懿灵载祔命使临封铭兹安厝

重修四氏学记

庄尚稷

簧序为尊贤育才地所系非细也迩司县事者以四氏学科目久湮请而迁之营度综理躬自董率堂宇斋舍焕然改观屏泮更新墙垣孔固又贸古书百余部仍置柜贮之藏尊经阁以备士人诵读至于本庠殫力修葺亦如之犹然乐引后进时时作兴课程发廩赈贫两庠人士益斌斌向风焉由学校而庙庑而公署以及仓廩养济社仓社学靡不经略周详缮治完壮公私称便盖百载硕画哉自是仓庾丰积神祇时歆莪独有养凶荒有备凡邑之父老子弟举莫不欣欣诵说而监临使者每至必啧啧异之斯其实迹之卓卓可纪者如此故因纂修学志而类及之云

明故六十四代诰赠太子太傅袭封衍圣公孔

尚贤暨配张氏合葬墓志铭 姚希孟

山颓木坏而后趋庭之教爰及文孙迨子上子高子顺子鱼之属抱厥心矩守而弗替所谓洙泗之间断断如也汉高帝封子鱼之弟腾为奉嗣君其子忠为褒城侯然以博士世不世侯至孔次孺以大中大夫授太子经爵关内侯侯关内三世仍褒城后复为褒

亭至奉圣崇圣绍圣褒圣代有互更周大象二年称
邹国公唐元宗仍其公号而系曰文宣其称衍圣公
则宋至和二年封宗愿始也由宋迄今无改其世爵
而贤者汉有均六朝有鲜有乘六季有仁玉宋有宜
金元有有思晦胜国有克坚克坚历官禁近至国
子祭酒我高皇帝待以三恪礼子希学首朝京师蒙
顾问自希学八传而至公先圣六十四世孙也讳尚
贤字象之别号龙字父贞干母张氏感异梦生公生
即敏慧泛览经史辄成诵晨昏定省准内则行之世
庙三十五年袭公爵居恒自矢远不负祖训上不负
国恩下不负所学累朝禄赐拟于彻侯而往往屏去
声色淡若寒素与人交推诚待之情谊蔼洽多长者
之风事三朝两遇临靡盛典皆以特召领奉璋峨峨
之班神宗尝谕侍臣曰此圣人后也当宾礼遇之命
坐赐茶纓绅交羨焉留京师赐第不听归惟杜门读
书而已复笥该洽叩之若鏞钟朝章国宪当事者时
一取衷焉研思圣学以明明德为宗每语人曰心体
本自湛然习气蒙之憧憧四出惟以明还明朗若初
体则学之能事毕矣外而事业千流万派总发源于
此畅其旨者唯王文成其曰无善无恶心之体本无
不明也有善有恶意之动明或流于不明也知善知
恶是良知明自常明也为善去恶是格物以明还明
也闻者为之憬悟呜呼此岂徒衣租食税守先世烝
尝而于见闻之统茫无津梁者哉余考先圣之后以
旁系亢宗者风概有文举淹雅有德璋至唐之宪公
为贞观名臣图像凌烟宋龙图学士正色立朝人主
嘉其忠一则因乘輿幸学讲孝经上释奠颂一则治
兗三年化被齐鲁斯文未丧职在后人皆能发五德
之光壮两楹之色若慕效貂冠蝉翼与五侯七贵豪
侈相高出而韞拳踟蹰系鲜陈伎居然魏其平阳也
入而骏奔俎豆问谁氏之子孙有不局然汗浹愧入
地之无从哉如公者其于羹墙堂奥未知何如然能
读其遗书寻牖光隙采以仰承中天之照则凡圣德
遐荫天宠昭敷庶几当之无慙乎公以天启元年十

一月二十四日殁于邸第距其生为嘉靖甲辰年七月初二日得寿七十有八讣闻上予祭九坛益以闻丧一坛遣礼部尚书莅事中书舍人护灵輶行人董兆域荣哀备焉公始配严氏继张氏子二人皆张氏出长引椿钦赐冠带未袭爵而卒聘殷氏次引桂翰林院五经博士亦先卒聘王氏今以从弟之子引植为后袭封衍圣公女二人长适泰兴王长子次适东原王长子袭公爵者卜以崇祯四年六月十二日奉张夫人柩与公合葬于孔林之次而走书属铭余为铭曰圣道辉辉丽日月子孙千姓纷罗列何必一氏称后哲统承先世稽宗牒明禋代守歆蠲洁以兹累代箕裘接三恪不与群公颡簪裾罔敢相逾越更老之席芳体设爰思得姓区类别至圣苗裔尊无埒独有真性洪蒙结此性直与三才揭魄藏仿口成马鬣桧柏阴森护丹穴神何游兮朝帝阙更有绍庭宜降陟

明故六十五代赠衍圣公孔引椿墓志铭

宋鸣梧

谨按状公讳引椿字懋龄震寰别号也至圣六十五世元孙父龙字翁母张氏父袭封衍圣公母封夫人公兄弟二人公居长次公早逝公生时龙翁甫弱冠公生而岐嶷顾视非常龙翁眷爱特异时惊掌上之珍幼即目为天下士稍长遂恒置之膝下耳提面命无异当年过庭训也以是一趋一步居然孔氏家法虽产神明世胄家而锦绣窝中曾不异藜藿寒素抑且神情朗朗晋大夫百间屋胸次汪汪黄叔度万顷陂居常不苟言笑一遇文人墨士可与语者遂鼓颊而前刺刺不休语言妙天下当世罕有其俦匹公及壮而龙翁已期颐矣翁以岁觐圣寿惮于跋涉适会朝命钦留因居都下不克归鲁于是属公恪守庙林清修祀事公一一遵不口毫发禴祀烝尝无弗举举之而卜吉卜洁种种不违旧式亦即以龙翁之所以事先者事之而倍加愷慎岂非诗所谓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匮者乎龙翁爱其类已因比当朝戚畹例

奏请钦依冠服长子麟袍犀带以统摄族属公念龙翁远住京师日日遣人省候曾不旋踵盖不异家庭问视时也四时供献弗缺丰盛特异盖不异家庭服养时也此亦岂故饰之也哉盖纯孝是其天性云时遭龙翁督过不变夔栗愈加恪慎乃先圣所谓劳而不怨者非乎族中有冠者婚者丧不能举者公一一赉助不遗余力而族中赖以举火者无虑数十家而河润何啻九里哉其弟博士公早逝尚遗弱息二女公抚摩鞠育爱如己出及笄为之相攸几遍齐鲁寻乃一字泰兴王长子一字东原王长子办治妆奁各逾万金且于弟之长逝时饮血数斗痛不欲生而友爱之笃有如此者后于万历四十七年省亲京邸承颜怡志朝夕靡宁卒致淹淹成病抱口归里行至直隶青县官署中溘焉朝露呜呼痛哉公生于隆庆五年八月初八日卒于万历四十七年十月初九日享年四十九岁元配武英殿大学士殷公讳士儋女无出天启五年太子太傅袭封衍圣公孔引植以兄早卒未袭公爵奏请蒙熹宗皇上敕赠衍圣公殷氏诰封衍圣公夫人公居阙里余居兰陵鸡犬相望踵相接也余且少侍公函丈时聆警咳其弟对寰公又与予同拜丹墀共伏青蒲数载矣然亦何啻累世通家乎知公详乃僭为志而铭之铭曰斯文藜藿千有余年公维圣裔克绍厥传心体躬行立德立言哲人再作有光杏坛洋洋洙水郁郁尼山佳城永奠贲此丘泉

圣裔部艺文三

诗

送孔巢父还山

唐李白

猎客张兔置不能挂龙虎所以青云人高歌在岩户
韩生信英彦裴子含清贞孔侯复秀出俱与云霞亲
峻节凌远松同衾卧盘石斧水嗽寒泉三子同二履
时时或乘兴往往云无心出山揖牧伯长啸轻衣簪
昨宵梦里还云弄竹溪月今辰鲁东门畅饮与君别
雪口滑去马萝径迷归人相思若烟草历乱无冬春

送故人孔公归鲁

韩翃

鲁客多归兴居人怅别情
雨余衫袖冷风惹马蹄轻
秋草灵光殿寒云曲阜城
知君亲省后少妇下机迎

题金丝堂

宋孔道辅

秦火自焚宁害圣金丝堂壁
闕家书典坟启发皆天意
非为共王好治居

手植桧

孔舜亮

圣人嘉异种移对诵弦堂
双本无今古千年任雪霜
右旋符地顺左纽象干纲
影覆诗书府根盘礼义乡
盛同文不朽高与道相当
洙泗滋荣茂龟蒙借郁苍
毓灵全木帝锤秀极勾芒
气爽群居席烟凝数仞墙
阴连槐市绿子落杏坛香
布露周千尺腾凌上百常
傍欺泮林小远笑峰桐黄
屹若擎天柱森如出日桑
风中雕虎啸云际老龙骧
直欲惊魑魅端凝待凤凰
鳞差阙巩甲干错羽林抢
大节忠臣概坚心志土方
鲁宫侵不得秦火纵何伤
宣子休夸树姬人谩爱棠
松卑虚视爵花贱枉封王
谁念真儒迹何当议宠章

题击蛇笏

元赵孟俯

以笏击蛇有孔公义与段公击贼同事之巨细虽有
异正气愤激生于中伟哉孔公圣人裔岂听妖邪乱
民志即今槐木一尺强气象凛凛含风霜子孙守之
慎宝藏绝胜象牙堆满口

太祖面谕题蒋山诗

明孔克伸

压尽群山素有名巍巍雄峙独峥嵘
数峰碧玉朝天阙一带螺屏映帝京
云霓雨晴龙虎现月岩风暖凤凰鸣
应知圣主无疆福日听昆仑万岁声

送衍圣公希学还阙里

贝琼

星剑光芒万丈腾赐书连舸出金陵
雁违青冢天将雪马渡黄河夜已冰
博士经存终汉出上公爵重自唐升
喜闻手植庭中桧翠接东蒙第几层

陪驾幸太学释奠赐宴

孔公恂

圣主崇儒幸辟雍銮輿晓出大明宫
千官侍从桥门下三氏趋陪殿陛中
宴赐黄封人尽醉衣颁文绮宠偏隆
吾家世世承殊渥祖泽君恩讵有穷

送族人陪驾幸太学南还诗 前人

素王宫殿晓云开雨霁都城万乘来龙袞遥从天上
下鸾舆还向日边来明朝礼乐兼三代盛世人文遍
九垓东鲁儒生劳睿眷临雍宣召许重陪

赠张主事潜奉使阙里取衍圣公及三氏子孙
赴京观幸学礼 李东阳

汉家天子临雍日孔氏云孙应时出关西俊士东鲁
曹奉使南来马行疾长安雪后开新霁炫耀山川豁
蒙密经心道路远逶迤翘首殿庭高萃嶽百年盛典
闻褒恤万古遗经重删述极知礼乐超唐宋冕十二
旒庭八佾平生仰止在宫墙真见升堂还入室杏坛
弦诵想三千童冠舞雩思六七颜祠孟庙皆吾党近
者数弓遥天驿会陪圭组导衿裾归向虞廷拜天秩

尼山高赠孔公伯 程敏政

尼山高高碧嶙峋千年孕此大圣人圣人一去圣泽
新云孙玉树何振振公伯先生号贤者韦布不沾京
洛尘生时分植祖庭桧荏苒于今六十春苍然势欲
凌秋旻朔风吹地才一日先生笑坐开芳辰戏彩儿
孙行绕身携壶陆续来亲宾崧高一纸驰献寿知有
内翰联佳婚新诗在眼酒入唇先生然岸乌巾家
山乔木色不改百岁愿作无怀民

拜祖庙 孔公易

孔氏宗支一口传派分两地岂徒然君臣大义扶持
重祖祢先茔护守坚鲁北已承宗子爵江南难舍旧
家毡百年有幸躬瞻扫忠孝于今喜得全

陪李相公拜祖庙 孔公璜

古木参天黛色新祖庭深处迥无尘千年道德犹宗
圣百世弦歌尚有人花战东风承化雨树留西日醉
阳春遥遥旌节躬瞻拜幸接清朝老缙绅

祖庭述事 前人

一王端拱自唐封天为斯文佑圣宗六十世长人衍
圣二千年古树蟠龙祠增筴豆新人物像设衣冠旧
礼容遗迹尚留坛杏在春深红雨落花浓

送衍圣公还阙里 李时

圣主临雍出紫宸上公承召促朱轮衣冠两度逢殊
典礼乐千年重大伦听讲座依龙袞近拜恩归赐锦
袍新歌成振鹭情何限东望尼山万古春

题击蛇笏诗 孔承庆

传家何所有槐笏至今存不假朱云剑能斫白帝魂
奸邪皆远避魑魅自惊奔要识刚风在须看渍血痕

邑隐士送族人陪驾幸太学诗 孔承懿

圣主龙飞十二春辟雍重幸武彝伦九天星使传东
鲁三世云孙覲紫宸汉代仪刑光复旧皇明日月喜
更新竹东原是文章客命服还充上国宾

送孔上公助祭太学归阙里 唐顺之

国喜嘉宾至人攀上客行来观周室礼去入鲁王城
新袞山龙炫余堂金石鸣圣朝稽古意待尔示诸生

游鲁泮宫 孔弘泰

雨余无事日情思正悠然曲径连芳草高台锁暮烟
幽芹香馥馥皓月影悬悬鲁泮闲游处何须画辋川

为衍圣公赋诗礼庭 许彬

共说趋庭处全声问道庵寸心知景慕万里事幽探
岂但闻三礼还看学二南高山频仰止隔座挹清岚

咏鲁壁 孔贞栋

蝌蚪出从古壁中至今大地书文同秦人遗下六经
火三月咸阳焰尚红

圣裔部纪事

辍耕录孔某者皇庆癸丑间为江浙省掾史身躯短
小仅与堂上公案相等凡呈署牍文必用低凳阁足
令高脱欢丞相以其先圣子孙而且才学优长甚礼
遇之时有诏许文正公从祀夫子庙庭公之子参知
政事恶孔风度不雅因小过叱之退丞相曰他祖公
容得参政父亲坐参政反不容他一个子孙立耶许
大惭

阙里志徽宗政和四年命后苑作制造御前生活所
造牌御书曰大成殿颁降本庙从四十七代孙文林
郎舒州司户曹事若谷之请也又太学辟雍先圣殿
皆御书又袭封衍圣公奏朝廷稽考三代制礼作乐

乞颁降大乐许内族人及县学生咸使肄习并乞降礼器以备释奠及家祭使用至六年五月差四十七代孙宣教郎若谷押赐堂上正声大乐一副礼器一副

孔庭纂要金贞佑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元兵犯本庙殿堂应廊灰烬什伍植桧三株亦遭厄数适有四十九世孙学正塘泊族人避于其间俄有五色云覆其上云中群鹤翔鸣良久而去田夫野老无不见之西安县志思鲁阁在县东孔氏家庙后下奉夫子及元官夫人木像长可三尺许盖自端友孔公随高宗南渡时抱负以来者吾郡人士得以岁时瞻仰亦有生之大幸也

承泽堂在孔圣家庙西子孙祭毕燕享之所

圣裔部杂录

燕翼贻谋录先圣后嗣自先圣封文宣王而袭爵者称文宣公文宣谥号也谥号非子孙所可袭仁宗至和二年三月用太常博士祖无择议改为衍圣公盖取袭封之义

曲阜县志论曰孔氏免粮之典历朝以来开载简牒矣迨我皇明体念至圣乃于宗嫡族众所种额外田地亦量为蠲免版籍之内类可考稽夫有身有庸有田有赋三代定制孔氏不惟复其身且并复其赋周泽至渥矣为圣人后者可无水木之思欤